

0 1cm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deli得力 No.6230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資治通鑑綱目第五十

起戊午唐文宗開成三年

正月盜射傷李



浙江圖書館

凡三十年

以楊嗣復李



資治通鑑綱目第五十



浙江圖書館





資治通鑑綱目第五十

起戊午唐文宗開成三年  
盡丁亥唐懿宗咸通八年  
凡三十年



三年春正月盜射傷李石李石入朝有盜射之微

斷其馬尾僅而得免上以楊嗣復李珣同

平晉事石罷為荆南節度使上自甘露之變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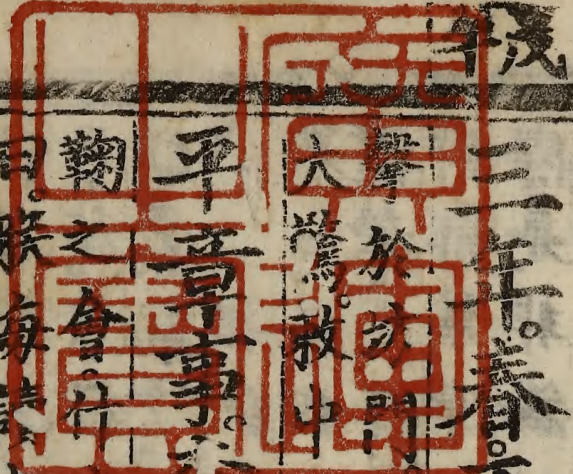
鞠之會行或徘徊眺望或獨語嘆息嘗謂宰相

李石曰為理不可以速成今內外小人尚多疑阻願

下更以寬御之彼有公清奉法如劉弘逸薛季昶者陸

下亦宜褒賞以勸為善上曰我與卿等論天下事有勞

未得行者退但飲醇酒求醉耳石承甘露之亂人情危



上卷第五十



懼。宦官恣橫。忘身徇國。故紀綱粗立。仇士良深惡之。潛遣盜殺之。不果。石懼辭位。上深知其故。而無如之何。從之。  
**以李宗閔為杭州刺史**  
楊嗣復欲援建李宗閔。恐為鄭覃所沮。乃先令

宦官說上。上以語宰相。覃果對曰。陛下若憐宗閔。只可量移。若欲用之。臣請避位。陳夷行亦曰。宗閔誠人。與以

朋黨亂政。陛下奈何愛之。楊嗣復曰。事貴得中。因與嗣復互相詆訐。以為黨。上曰。與一州無傷。覃等逃。上謂起

暮曰。宰相誼爭如此可乎。對曰。誠為不可。然覃等盡忠憤激。不自覺耳。李固言與嗣復李珣善。故引居大政。以

排鄭覃陳夷行。每議政之際。是非鋒起。上不能決也。  
**夏五月。禁諸道言祥瑞**

大和之末。杜悰鎮鳳翔。時有詔沙汰僧尼。會有五色雲見于岐山。近法門寺。民間訛言佛骨降祥。以僧尼不安

之故。監軍欲奏之。悰曰。雲物變色。何常之有。未幾獲白兔。監軍又欲奏之。悰曰。野獸未馴。且宜畜之。旬日而斃

監軍不悅。畫圖獻之。及鄭注代悰。奏紫雲見。又獻白雉。是歲遂有甘露之變。及宗判度支。河中產鵝。實見百官



監軍不悅。畫圖獻之。及鄭注代。悰奏紫雲見。又獻白雉。是歲遂有甘露之變。及悰判度支。河中奏騶虞見。百官稱賀。上謂悰曰。李訓鄭注皆因瑞以售其亂。乃知瑞物非國之慶。卿在鳳翔。不奏白兔。真先覺也。對曰。昔河出圖。伏羲以畫八卦。洛出書。大禹以叙九疇。皆有益於人。故足尚也。至於禽獸草木之瑞。何時無之。劉聰祭逆。黃龍三見。李龍暴虐。得蒼麟白鹿。以駕芝蓋。以是觀之。瑞豈在德。願陛下專以百姓富安為國慶。自餘不足取也。上善之。他日謂宰相曰。時和歲豐。是為上瑞。嘉禾靈芝。誠何益於事。宰相因言。春秋記災異。以做人君而不書祥瑞。用此故也。詔諸道有瑞。皆勿以聞。亦勿申牒所司。其祠饗受朝奏祥瑞。皆停。秋八月。義武節度使張璠卒。璠在鎮十五年。為幽鎮所憚。及舉族歸朝。毋得效河北故事。及薨。詔以李仲遷代之。詔神策將吏改官。皆先

之。監軍又欲奏之。悰曰。雲物變色。何常之有。未幾。獲白兔。野獸未馴。且宜畜之。旬日而獲。



奏聞

開成以來神策將吏遷官多不聞奏直隸中書令覆奏施行遷改殆無虛日。至是始詔皆先奏

聞狀至中書然

冬十月太子承卒

初太子承之母王德妃無寵為楊賢

妃所譖而死太子頗好遊宴昵近小人賢妃日夜毀之。上召宰相及兩省御史郎官議廢之皆言太子年少容

有改過國本至重豈可輕動中丞狄兼謩論之尤切。至於滯注給事中韋溫曰陛下惟一子不教陷之至是豈

獨太子之過乎翰林及六軍使數十人復表論之。以郭上意稍解官官人坐流死者數十人。至是暴薨

收為邠寧節度使

上問柳公權以外議對曰郭收除邠寧外間頗以為疑上曰收尚父

之姪太后叔父自金吾作小鎮外間何尤焉對曰非謂收不應為節度使也聞陛下近取收二女入宮有之乎

上曰然入參太皇太后耳公權曰外間不知皆云收納女後官故得方鎮上曰然則柰何對曰獨有自南內

息其家則外議自以張元益為代州刺史



上曰然入參太皇太后后耳。公譖曰。外間不知。皆云收納女後官。故得方鎮。上曰。然則奈何。對曰。獨有自南內遣

息矣。上與日從之。以張元益為代州刺史。軍奏軍

中不納。李仲遷請以張元益為留後。宰相議發兵討之。上曰。易定地狹人貧。軍資半仰度支。急之則無所不為。

緩之則自生變。但謹備四境以俟之。乃除元益代州刺史。須之軍中。果有異議。元益出定州。吐蕃

彝秦贊普死。彝秦多病不能為邊患。弟達磨立。荒淫殘虐。國人不附。災異相繼。吐蕃益衰。

四年春二月。司徒中書令晉文忠公裴度卒。

河東。以疾求歸。詔入知政事。正月至京師。不能入。見勞賜旁午。至是薨。上怪度無遺表。問其家。得半素。以

儲嗣未定為憂。言不及私。度身貌不踰中人。而威靈遠達。四夷見唐使。輒問度。老少用捨。以身繫國家。輕

重如郭子儀。夏五月。鄭覃罷為右僕射。陳夷行著二十餘年。



罷為吏部侍郎上與宰相論政事陳夷行言不宜使

有弄陛下威權者耳臣屢求退苟得王傳臣之幸也

羣曰陛下開成元年二年政事殊美三年四年漸不如

前嗣復曰元年二年鄭羣夷行用事三年四年臣與李

珣同之罪皆在臣因叩頭曰臣不敢更入中書遂趨出

上召還勞之羣起謝曰此乃嗣復不容臣耳嗣復曰羣

言遺事一年不如一年非獨臣應得罪亦上累聖德也

三表辭位上召出之而罷羣及夷行羣以姚勗檢校

性清儉夷行亦耿介故嗣復等深疾之以姚勗助檢校

### 禮部郎中

上以鹽鐵推官姚勗能鞠疑獄命權知職

宜以賞能吏上乃以勗檢校禮部郎中仍充舊職楊嗣

復曰溫志在澄清流品若有吏能者皆不得清流則天

下之事孰為陛下理之恐似衰晉

之風然上素重溫終不奪其所守秋七月以崔郾同

平章事○久十月立陳王成美為皇太子



下之事。然上素重溫。終不奪其所守。秋七月。以崔郾同

# 平章事○冬十月立陳王成美為皇太子

楊妃立

皇弟安王溶為嗣。上謀於宰相李璠。非之。乃立敬宗少  
子成美為皇太子。上幸會寧殿作樂。有童子緣墻一夫  
來。往走其下如狂。上怪之。左右曰。其父也。上泣然。涕  
曰。朕貴為天子。不能全一子。召教坊劉楚材。宮人張十  
十等數人。責之曰。構害太子。皆尔曹也。付吏殺之。因是  
感傷。舊疾遂增。十一月。疾少間。坐思政殿。召當直學士  
周焜。問曰。朕可方前代何主。對曰。陛下堯舜之主也。上  
曰。朕豈敢比堯舜。所以問卿者。何如。周報漢獻耳。焜驚  
曰。彼亡國之主。豈可比聖德。上曰。報獻受制於彊諸侯。  
今朕受制於家奴。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因泣下。需襟。焜  
伏地流涕。自是不復視朝。胡氏曰。欲除太子者。實此楊  
氏也。劉楚材。張十。十之徒。奉承妃意而已。文宗乃以階  
害之罪均之。而不知楊  
氏之情。其不明至是哉。  
**回鶻相掘羅勿殺彰信可**



汗國人立盧駁特勒為可汗會歲  
是歲天下戶數百

九十九萬六千  
七百五十一

五年春正月立賴王灑為皇太弟廢太子成美

為陳王

上疾甚命知樞密劉弘逸薛季稜引楊嗣復李  
珣至禁中欲奉太子監國中尉仇士良魚弘志

以太子之立功不在己乃言太子幼且有疾矯詔立灑  
為太弟以成美冲幼復封陳王灑沈毅有斷善臨不形

於色與安王溶皆素為上所厚帝崩太弟殺陳王成美遂即位上

仇士良說太弟賜楊賢妃安王溶陳王成美死殺大行  
以十四日殯成服諫議大夫裴夷直上言期日太遠不

聽時士良等追怨文宗凡樂工及內侍得幸者誅貶相  
繼夷直復上言陛下繼統宜速行喪禮早議大政以慰

天下而未及數日屢誅戮先帝近臣驚恐土之視聽傷  
先帝之神靈人情何能加國體至重若使此輩無罪固不



時士良等追愆文宗。凡樂工及內侍得幸者。誅毀相繼。夷直復上言。陛下繼統。宜速行喪禮。早議大政。以慰

天下。而未及數日。屢誅戮先帝近臣。驚率士之視聽。傷先帝之神靈。人情何瞻。國體至重。若使此輩無罪。固不可刑。若其有罪。旬日何晚。不聽。太弟即位。是為武宗。胡氏曰。昔成王有疾。不以疾病困殆。而正衣冠。就公卿。出經遠保世之格言。女子小人何由得行其私。姦謀匿計。何由得乘其隙。此固周召作聖之功。而成王敬德之效也。文宗有美質。而無聖學。故於始終大節。情憤焉。不然當疾病之時。自力御殿。引召宰執。面命太子。臨見羣臣。仇士良輩雖欲移易。亦安得而移易哉。故孔子夏五月。作春秋。公薨。必書其所。其垂教之意深矣。遠矣。

楊嗣復罷。以崔珙同平章事。○秋八月。葬章陵。

○李珣罷。九月。以李德裕同平章事。  
初上之立。非宰相意。

故楊嗣復李珣相繼罷去。召德裕而相之。德裕入謝。言於上曰。致理之要在於辨羣臣之邪正。夫邪正二者。勢



不相容。正人指邪人為邪。邪人亦指正人為邪。人主辨之甚難。臣以為正人如松柏。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蘿。非附他物不能自起。故正人一心事君。而邪人競為朋黨。先帝深知朋黨之患。然所用卒皆朋黨之人。良由執心不定。故姦邪得乘間而入也。夫宰相不能人人忠良。或為欺罔。主心始疑。於是旁詢小人以察執政。如德宗末年所聽任者。惟裴延齡輩。宰相署敕而已。此政事所以日亂也。陛下誠能慎擇賢才。以為宰相。有姦罔者立黜去之。常令政事皆出中書。推心委任。堅定不移。則天下何憂不理哉。又曰。先帝於大臣好為形迹。小過皆含容不言。日累月積。以至禍敗。茲事大誤。願陛下以為戒。臣等有罪。陛下當面詰之。小過則容其悔改。大罪則加之誅譴。如此。君臣之際無疑間矣。上嘉納之。初。德裕在淮南。敕召監軍楊欽義。知樞密。德裕待之無加禮。欽義銜之。德裕一旦延之堂中。贈以珍玩數牀。欽義大喜。過望。行至汴州。詔復還淮南。欽義盡歸德裕所贈。德裕卒與

之。後欽義竟知樞密。冬十月。點憂斯。改回鶻。破之。



之。後欽義竟知樞密。冬十月。黠戛斯攻回鶻。破之。

德裕柄用頗有力焉。回鶻盟沒斯款塞求內附。初伊吾之西。焉耆之北。

堅昆。唐初結骨也。乾元中為回鶻所破。不通中國。其人悍勇。吐蕃回鶻常賂遺之。假以官號。回鶻既衰。其酋長

阿熱始自稱可汗。回鶻擊之。連兵三十餘年。反為所敗。廬駁破殺諸部逃散。可汗兄弟盟沒斯等及其相赤心

那頡啜各帥其眾抵天德塞下。賀穀食。且求內附。天德軍使溫德彝奏回鶻潰兵侵逼西城。詔振武節度使劉

沔屯雲迦關以備之。魏博節度使何進滔卒。子重順知留

後○蕭太后徙居積慶殿○十一月以裴夷直

為杭州刺史。故事新天子即位。兩省官同署名。上以

行。至德裕州。詔復還淮南。欽義盡歸德裕所贈。德裕卒。與



李中敏為婺州刺史

內調者監仇士良請以開府  
蔭其子為千牛給事中李中

敏判云開府階誠宜蔭子謁者監何由有兒士良慙志  
李德裕亦以中敏為楊嗣復之黨惡之出為刺史胡氏  
曰李中敏判語雖近戲然深得事實仇士良雖志終無  
如之何留之朝廷豈不為南牙之助李德裕乃以楊嗣  
復之黨逐之  
其失大矣

武宗皇帝會昌元年春二月回鶻立烏介可汗

○三月以陳夷行同平章事○殺知樞密劉弘

逸薛季稜貶楊嗣復李珣遠州刺史裴夷直驩

州司馬劉弘逸薛季稜有寵於文宗仇士良惡之上之  
立非二人及宰相意故嗣復李珣既罷士良屢

諸弘逸等勸上除之於是賜二人死仍遣中使就誅嗣  
復及珣杜宗奔馬見李德裕曰天子年以新即位



立非二人及宰相意故嗣復李珣既罷士良屢

諸弘逸等勸上除之於是賜二人死仍遣中使就誅嗣  
 復及珣杜悰奔馬見李德裕曰天子年少新即位茲事  
 不宜手滑德裕乃與崔珙崔郾陳夷行三上奏曰德宗  
 疑劉晏動搖東宮而殺之中外咸以為冤兩河不臣者  
 得以為辭德宗後悔錄其子孫文宗疑宋申錫交通藩  
 邸竄謫至死既而追悔為之出涕嗣復等若有罪當先  
 行訊鞫俟罪狀著白誅之未晚今遽遣使誅之人情震  
 駭願開延英賜對遂入泣涕極言上命之坐者三德裕  
 等曰臣等願陛下免二人於死勿使既死而眾以為冤  
 今未奉聖旨臣等不敢坐久之上乃曰特為卿等釋之  
 德裕等躍下階舞蹈上召升坐歎曰朕嗣位之際宰相  
 何嘗比數李珣季稜志在陳王嗣復弘逸志在安王陳  
 王猶是文宗遺意安王則專附楊妃擲使安王得志朕  
 那復有今日德裕等曰茲事曖昧虛實難知遂追還二  
 使更貶嗣復等胡氏曰有臣民必立之君猶男女必為  
 夫婦非人欲乃天理也然聖賢當之常以不克負荷為



憂不敢以為樂也。惟父兄不能公心。建擇大臣不能公心。推奉贊私立少。啓輕營貪欲之心。於是得之者據非所據。而欣怨之情各有分屬。而天下之理亂矣。武宗之言何其陋哉。文宗既以成美為太子矣。使宰相又生他意。卜度藩王。其不忠大矣。萬一陳王果不可立。則天下固歸安王。武宗亦無越次之理也。故武宗雖氣志英邁。有處斷之才。而局量褊迫。無涵容之度。所以功未及成。年不克壽。子弗克立。其為殺落及成美之報。不亦著明而可戒乎。

**夏六月。詔羣臣言事毋得乞留中。**

詔臣下言人罪

惡並應請付御史臺按問。毋得乞留中。以杜讒邪。其後上復謂宰相曰。文宗好聽外議。諫官言事多不著名。有如匿名書。李德裕曰。臣頃在中書。文宗猶不爾。此乃李訓鄭注教文宗以術御下。遂成此風。人主但當推誠任人。有款問者。威以明刑。孰敢哉。上善之。范氏曰。朝廷者四方之極也。非至公無以絕天下之私。非至正無以止

天下之邪。人君不正其心。而以術御下。是自行詐也。何以禁臣下之欺乎。是以術行而欺愈多。智用而心愈勞。



四方之極也。非至公無以絕天下之善之私。非至正無以止

天下之邪。人君不正其心而以術御下。是自行詐也。何以禁臣下之欺乎。是以術行而欺愈多。智用而心愈勞。

蓋以詐勝詐。未有能相一者也。禮曰。王中心無為也。以守至正。夫惟正不可得而欺。欺則不容於誅矣。豈不約

而易守哉。○以何重順為魏博節度使賜名弘敬○帝受

法籙於趙歸真拾遺王祐切諫坐貶秋九月詔河東振武備

回鶻天德軍使田牟欲擊回鶻以求功奏奪回鶻叛將盟沒斯等侵逼塞下請自出兵驅逐上命朝臣議

之議者以為擊之便李德裕曰窮鳥入懷猶當活之况回鶻屢建大功今為鄰國所破遠依天子未嘗犯塞奈何乘其因而擊之宜遣使者鎮撫賜以糧食此漢宣帝

所以服呼韓邪也陳夷行曰此所謂借寇兵資盜糧也

不如擊之德裕曰今天德城兵纔千餘若戰不利城陷必矣不若以恩義撫而安之必不為患上問德裕盟沒



斯降可保信乎。對曰。朝中之人。臣不敢保。况敢保數千

里外戎狄之心乎。然盟沒斯自。去年九月。至天德。今年

二月。烏介始立。自無君臣之分。豈可謂之叛將。願且詔

河東。振武。嚴兵保境。以備之。仍詔田牟。毋得邀功。生靈

從之。以牛僧孺為太子太師。先是僧孺鎮襄陽。漢水

僧孺罷。廢之。盧龍軍亂。冬十一月。雄武軍使張仲武討

平之。詔以仲武知留後。初。盧龍軍亂。殺節度使史

務。表求節鉞。李德裕曰。河朔事勢。臣所熟諳。比來朝廷

遣使太速。故軍情遂固。若置之數月。不問。必自生變。今

請勿遣使。以觀之。既而軍中果殺行泰。立張絳。復求節

鉞。朝廷亦不問。雄武軍使張仲武起兵擊絳。且遣軍吏

吳仲舒奉表以聞。詔宰相問狀。仲舒言。行泰絳皆遊客。

故人心不附。仲武。幽州舊將。性忠義。通書習事。人心向

之。計今軍中已逐絳矣。李德裕問。仲武。六年幾何。對曰。

軍士。團合千餘人。德裕曰。兵少。何以佐。對曰。在得



吳仲舒奉表以聞詔宰輔問狀仲舒言行恭結皆遊容  
故人心不附仲武州舊將性忠義通書習事人心向

之計今軍中已逐絳矣李德裕問雄武士卒幾何對曰  
軍士土團合千餘人德裕曰兵少何以立功對曰在得

人心不在兵多德裕又問萬一不克如何對曰幽州糧  
食皆在媯州及北邊七鎮萬一未能入則據居庸關絕

其糧道幽州自困矣德裕奏行奏絳皆使大將上表脅  
朝廷邀節餞故不可與今仲武表請討亂與之有名乃

以仲武知盧龍留十一月遣使訪問太和公主李德  
後仲武尋克幽州

裕言回鶻破亡太和公主未知所在若不遣使訪問則  
戎狄必謂國家降主虜庶本非愛惜既負公主又傷虜

情請遣使齎詔詣盟沒  
斯令轉達公主從之  
崔鄭罷 ○十二月遣使慰

問回鶻烏介可汗  
初吐蕃破回鶻得太和公主遣達干

十人奉以歸唐回鶻烏介可汗引兵邊擊殺達干質公  
主南渡磧屯天德軍境上公主遣使上表為可汗求婚



命烏介又使其相上奏借振武一城以居。上乃遣使慰問。賑米三萬斛。賜敕書喻以宜。帥部衆漸復舊疆。恐塞垣殊非良計。借城未有此比。或欲但求聲援。亦須且於漠南駐止。朕當許公主入覲。親問事宜。儻須應接。必無所吝。尋遣使行冊命。而烏介屢獲遣境。遂不果行。初李德裕議遣使慰撫回鶻。且運糧以賜之。陳夷行深以爲不可。德裕曰。今徵兵未集。天德孤危。儻不以此致之。早使安靜。萬一天德陷沒。欲將誰歸。夷行遂不敢言。

二年春正月。以張仲武爲盧龍節度使。○二月。

以李紳同平章事。○以柳公權爲太子詹事。○

常侍柳公權。素與李德裕善。崔珙奏爲集賢學士。德裕以恩非已出。因事左遷之。三月。以劉

沔爲河東節度使。初。上以回鶻近塞。遣兵部侍郎李拭。巡邊。察將帥能否。拭還稱

沔有威略。可任大夏。四月。盟沒斯帥衆來降。盟沒



河為河東節度使

李拭上以回鶻近塞遣兵部侍郎

汚有威略。可任大

夏四月。嗚沒斯帥眾來降

斯以

赤心桀黠難知。先告田牟云。赤心謀犯塞。乃誘殺之。那

頡斃收衆東走。田牟奏回鶻侵擾不已。已出兵拒之。李

德裕曰。田牟殊不知兵。戎狄長於野戰。短於攻城。牟但

應堅守。以待諸道兵集。今全軍出戰。萬一失利。城中空

虛。何以自固。望亟遣中使止之。如已交鋒。即詔塞下羌

譚各出兵奮擊。而召田牟招誘降者。轉致太原。嗚沒斯

說偽雖未可知。然要早加官賞。令諸蕃知。但責可汗犯

順。非盡欲滅回鶻。石雄善戰無敵。請以為天德副使。佐

田牟用兵。上皆從之。嗚沒

斯帥其眾二千餘人來降

羣臣上尊號。上信任德裕

會上受尊號。將御樓宣赦。士良揚言於眾曰。宰相與度

支議。戒禁軍衣糧芻粟。如此則軍士必於樓前誼。薛德

裕聞之。自訴於上。上怒。遽遣中使宣諭兩軍。初無

此事。且赦出朕意。非由宰相。士良乃惶愧稱謝。五月。



以盟沒斯為懷化郡王

賜姓李氏。名思忠。以其所部為歸義軍。

張仲

武擊回鶻破之

那頡頏南趣雄武軍。窺幽州。張仲武遣兵迎擊。大破之。降七千帳。那頡頏

走。烏介殺之。烏介眾尚十萬。駐於大同軍北。表求糧食。牛、羊。且請執送。盟沒斯等。詔報糧食。聽於振武。糴三千

石。牛、稼穡之資。中國禁人屠宰。羊出於北邊。雜虜國家未嘗科調。盟沒斯自本國初破。先投塞下。已受其降。難

虜信義。前可汗正以猜虐無親。致內離外叛。今可汗失地。遠客。尤宜深矯前非。若復骨肉相殘。則左右誰敢自

保陳夷行罷。○秋七月。以李讓夷同平章事。○

八月。回鶻入寇。詔諸道出兵禦之。

先是屢詔烏介

烏介不奉詔。至是突入大同川。驅掠河東。雜虜牛馬數萬。轉鬪至雲州。詔諸道發兵俟來春討之。賜可汗書曰。

可汗來投。撫納備至。今尚近塞。未議還。若侵掠雲朔。鈔擊羌渾。中外將相咸請誅。前送青深。出已。未。次。幸。災。可。



可汗來投。撫納備至。今尚近塞。未議還蕃。侵掠雲朔。鈔  
擊羌渾。中外將相咸請誅翦。朕情深屈已。未欲幸災。可  
汗宜速擇良圖。無貽後悔。又命李德裕代劉沔答回鶻  
相書曰。回鶻遠來依投。當效呼韓邪遣子入侍。身自入  
朝。而乃睥睨邊城。桀驁自若。求援繼好。豈宜如是。所云  
胡人易動難安。若令忿怒。不可復制。回鶻為紇吃斯所  
破。遺骸棄於草莽。墳墓隔在天涯。忿怒之心。不施於彼。  
而蔑棄仁義。逞志中華。昔郅支不事大漢。竟自夷滅。往  
事之戒。得不在懷。德裕言若如前詔。俟來春驅逐回鶻。  
則乘彼羸困。而官軍免盛寒之苦。若慮河水既合。回鶻  
復有馳突。須早驅逐。則當及天時未寒。決策於擊日之  
間。今聞外議互有異同。若不一詢羣情。終為浮辭所撓。  
乃詔公卿集議。議者多以爲宜。俟來春。初。奚契丹羈屬  
回鶻。各有監使督貢賦。詞唐事。至是張仲武遣牙將石  
公緒統二部殺其監使。回鶻移營避之。振  
武節度使李忠順與李思忠進擊破之。

以白敏中



為翰林學士

上聞白居易名。欲相之。以問李德裕。德裕素惡居易。乃言居易衰病不任朝謁。

其從弟敏中。辭學不減。居易且有器識。故有是命。

久十一月遣使賜太和

公主冬衣

點憂斯遣使言先遣達于奉送公主。久無聲問。恐為姦人所隔。上遣使入回鶻賜公

主冬衣。仍命李德裕為書賜公主曰。先朝割愛降婚。義寧家國。今回鶻所為。甚不循理。姑為國母。足得指揮。若

不稟命。則是棄絕姻好。今日已後。不得以姑為詞。以高少逸為給事中。鄭

朗為諫議大夫

初。上頗好畋獵及武戲。五坊小兒賞賜甚厚。嘗謁太后。從容問為天子之

道。太后勸以納諫。上退閱諫疏。多以遊獵為言。自是出畋稍希。五坊無復橫賜。至是復幸涇陽校獵。諫官高少

逸。鄭朗。諫曰。陛下比來遊獵稍頻。出城太遠。侵星夜歸。萬機曠廢。上改容謝之。謂宰相曰。本置諫官。使之論事。

朕欲時時聞之。宰相吐蕃達磨贊普死。初。達磨贊普死。皆賀。乃遽遷以賞之。



逸。鄭。驥。諫。曰。陛下。比。來。遊。獵。稍。頻。出。城。太。遠。侵。星。夜。歸。萬。機。曠。廢。上。改。容。謝。之。謂。宰。相。曰。本。置。諫。官。使。之。論。事。

朕欲時時聞之。宰相皆賀。乃遽遷以賞之。吐蕃達磨贊普死。初，達磨贊

之臣。以為相。達磨卒。無子。佞相立其妃絀氏无子乞離胡。纔三歲。首相結都那見之不拜。曰。贊普宗族甚多。而

立絀氏子。國人誰服其令。鬼神誰饗其祀。國必亡矣。老夫無權。不得正其亂。以報替普。有死而已。拔刀誓面。慟

哭而出。佞相殺之。國人憤怨。其將論恐熱。悍忍多詐。以誅絀妃。佞相為名。舉兵屠渭州。大破其國。兵有衆十餘

萬

癸亥

三年春正月劉沔大破回鶻迎太和公主以歸

回鶻烏介可汗侵逼振武。劉沔遣石雄帥沙陀朱邪赤心三部襲其牙帳。沔自以大军繼之。雄至振武。登城望

也。回鶻見輜車數十乘。從者類華人。使諜問之。曰。公主也。雄使諜告之。曰。公主至此。當求歸路。今將出兵擊可

卷之二十一

十一



汗請公主。駐車勿動。雄乃鑿城為十餘穴。引兵夜出。直攻可汗牙帳。可汗大驚。棄輜重走。雄追擊大破之。於殺胡山。可汗被瘡遁去。保黑車子族。雄迎公主以歸。二月。斬首萬級。降其部落二萬餘人。潰兵多降幽州。

朔日食。○黠戛斯遣使獻馬。二。詔太僕卿趙蕃。飲

勞之。上欲就求安西北庭。李德裕等言。安西去京師七千餘里。北庭五千餘里。借使得之。當復置都護。戍兵萬人。不知此兵於何處。追發饒運。從何道得。通此。乃用實費。以易虛名。非計也。上乃止。崔珙罷。○

太和公主至京師。公主至京師。詔宰相帥百官迎謁。公主詣光順門。去盛服。脫簪珥。謝

和親無狀之罪。上遣中使慰諭。然後入宮。三月。以趙蕃為安撫黠戛斯

使。初。黠戛斯求冊命。上恐其不脩臣禮。復求歲遺。及賣馬。李德裕曰。回鶻有平安史之功。故有歲賜。和市。黠

戛斯未嘗有功於中國。豈敢遽求冊命。若慮其不臣。當與之約。必稱臣。叙同姓。執子孫。乃行冊命。上以爲



使馬李德裕曰。回鶻有平安史之。復求歲賜和布。黠

憂斯未嘗有功於中國。豈敢遽求賂遺乎。若慮其不臣。當與之約。必稱臣。叙同姓。執子孫禮。乃行冊命。上以為

然。乃以趙蕃為安撫使。命德裕草書賜之曰。貞觀中。黠

憂斯先君身自入朝。朝貢不絕。回鶻陵虐諸蕃。可汗能

復讎雪怨。茂功壯節。近古無儔。今其殘兵不滿千人。須

盡殲夷。勿留餘燼。又聞可汗與我同族。國家承此平太

守之後。可汗乃都尉苗裔。以此合族。尊卑可知。今欲冊

命。可汗且遣趙蕃喻意。自回鶻至塞上。及黠憂斯入貢。

每有詔敕。上多命德裕草之。德裕請委翰。贈悉怛謀

### 右衛將軍

李德裕言維州據高山絕頂。三面臨江。在

盡沒。惟此獨存。吐蕃潛以婦人嫁此州門者。二十年後。

兩男長成。竊開壘門。引兵夜入。遂為所陷。號曰無憂城。

從此得以併力西邊。憑陵近甸。韋臯欲經略河湟。須此

城為始。急攻數年。卒不可克。臣到西蜀。空壁來歸。南蠻



震懾山西八國皆願內屬。可減八處鎮兵。坐收千餘里舊地。且維州未降前一年。吐蕃猶圍魯州。豈願盟約。當時不與臣者。望風疾。臣詔執送悉怛謀等。令彼自戮。臣累表陳論。乞垂矜捨。答詔嚴切。竟令執還。將更對臣。無不隕涕。蕃帥即以此人戮於境上。絕忠款之路。快兇虐之情。乞追獎忠魂。各加褒贈。故有是命。司馬公曰。論者多疑維州之取捨。不能決。牛李之是非。臣以為唐新與吐蕃修好。而納其維州。以利言之。則維州小而信大。以害言之。則維州緩而關中急。然則為唐計者。宜何先乎。悉怛謀在唐則為向化。在吐蕃不免為叛臣。其受誅也。又何矜焉。且德裕所言者。利也。僧孺所言者。義也。匹夫徇利而忘義。人猶恥之。况天子乎。譬如鄰人有牛逸而入於家。或勸其兄歸之。或勸其弟攘之。勸歸者曰。攘之不義也。且致訟。勸攘者曰。彼嘗攘吾羊矣。何義之拘。牛大畜也。鬻之可以富家。以是觀之。牛李之是非可見矣。胡氏曰。司馬公之言過矣。使維州本非唐地。既與之和。

棄而不取。姑守信約可耳。本唐之地。為吐蕃所侵。乃欲守區區之信。舉險要而棄之。可乎。僧孺所鬻。豈不三



大畜也。畜之可以富家。以是觀之。牛李之是非。非可見矣。胡氏曰。司馬公之言。過矣。使維州本非唐地。既與之和。

棄而不取。姑守信約可耳。本唐之地。為吐蕃所侵。乃欲守區區之信。舉險要而棄之。可乎。僧孺所謂虜不三日

至咸陽。特以大言怖文宗。非事實也。夫奪吾之地。而約我以盟。此正蒲人所以愛孔子者。不可謂之信也。取我

故地。乃義所當為。司馬公不以義斷之。而以利害為言。又斥德裕為利。取僧孺為義。是皆無所據矣。故以維州

歸吐蕃。棄祖宗土宇。縛送悉怛謀。沮歸附之心。僧孺以小信妨大計也。下維州。遣兵據之。洗數十年之恥。追獎

悉怛謀。贈以官秩。德裕以大義。夏四月。李德裕乞罷謀國事也。此二人是非之辨也。

不許。德裕乞開局。上曰。卿每辭位。使我旬日。昭義節

度使劉從諫卒。其子禎自為留後。詔諸道發兵

討之。初。從諫累表言仇士良罪惡。遂與朝廷相猜恨。招納亡命。繕完兵械。推馬牧及商旅賣鐵。煮鹽。假大



商以牙職使通好諸道。因為販易。歲入數十萬。及疾病。與幕客張谷等謀效河北諸鎮。以弟之子禎為都知兵馬使。至是薨。禎秘不發喪。押牙王協曰。正當如寶曆年。禎為之。不出百日。旌節至矣。於是逼監軍崔士康奏禎從諫疾病。請命其子禎為留後。上遣供奉官薛士幹往諭從諫。使就東都療疾。遣禎入朝。宰相諫官多以為回鶻餘燼未滅。邊鄙猶須警備。復討澤潞。國力不支。李德裕獨曰。澤潞事體與河朔三鎮不同。河朔習亂已久。人心難化。是故累朝以來置之度外。澤潞近處腹心。一軍素稱忠義。如李抱真成立此軍。德宗猶不許承襲。敬宗不恤國務。宰相又無遠略。劉悟之死。因授從諫。使其跋扈。垂死之際。復以兵權擅付豎子。若又因而授之。則諸鎮誰不思效其所為。天子威令不復行矣。上曰。卿以何術制之。果可克否。對曰。禎所恃者三鎮。但得鎮魏不與之同。則禎無能為也。若遣重臣往諭王元逵。何弘敬。以河朔自艱難以來。列聖許其傳襲。已成故事。與澤潞不

同。本將加兵澤潞。不欲更出禁軍。其山東三州委兩鎮。賊平之日。將士並當厚加官賞。苟兩鎮忠誠。不



同。今將加兵澤潞。不欲更出禁軍。其山東三州委兩鎮  
攻之。賊平之日。將士並當厚加官賞。苟兩鎮聽命。不從  
旁沮撓官軍。則稹必成擒矣。上喜曰。吾與德裕同之。保  
無後悔。遂決意討稹。羣臣言者不復入矣。上命德裕草  
詔賜元逵弘敬曰。澤潞一鎮。與卿事體不同。勿為子孫  
之謀。欲存輔車之勢。但能顯立功效。自然福及後昆。上  
曰。當如此直告之是也。又賜張仲武詔令專禦回鶻。元  
逵弘敬得詔。悚息聽命。士幹入境不問從諫之疾。直為  
已。知其死之意。都押牙郭誼等大出兵迎之。請用河朔  
事體。遂失稹出見將士。發喪不受敕命。黃州刺史杜牧  
上李德裕書曰。牧嘗問董重質以淮西四歲不破之由。  
重質以為由朝廷徵兵太雜。客軍數少。勢羸力弱。心志  
不一。多致敗亡。其時朝廷若使鄂壽唐州只保境土。但  
用陳許鄭滑兩道全軍。帖以宣閔弩手。令其守隘。即不  
出一歲。無蔡州矣。今上黨叛逆。鎮魏雖盡節效順。亦不  
過圍一城。攻一堡。繫累耨老而已。若使河陽萬人為壘。



室天井之口。高壁深塹。勿與之戰。只以忠武武寧兩軍。帖以青州五千精甲。宣閏二千弩手。徑擣上黨。不過數月。必覆其巢穴矣。德裕又以議者多言劉悟有功。積未可亟誅。請下百官議。上曰。悟迫於救死耳。非素心徇國也。善使有功。父子為將相二十餘年。國家報之足矣。積何得復自立。朕以為凡有功當顯賞。有罪亦不可苟免也。德裕又以分司賓客。李宗閔與劉從諫交通。不宜實之。東都奏以為湖州刺史。制削奪。從諫及稹。官爵以王元逵何弘敬為招討使。與河東節度使劉沔。河陽節度使王茂元。合力攻討。先是河東諸鎮有自立者。朝廷必及先有弔祭使。毋贈使。宣慰使。繼往商度。然後用兵。故常討之。元逵即日出師屯趙州。又詔以崔鉉同平章事。以李彥佐為晉絳行營招討使。

以崔鉉同平章事

上夜召學士韋琮。以鉉名授之。令草制。宰相樞密皆不知。時樞密使劉行深。楊欽義。皆愿懇不敢預事。老宦

者尤之曰。此由楊劉築望仙觀於禁中。六月內



之夜召學士韋琮以鉞名授之。今草制。宰相樞密皆不  
之知。時樞密使劉行深。楊欽義皆愿懇不敢預事。老官

者尤之曰。此由楊劉築望仙觀於禁中。○六月內

侍監仇士良致仕上外尊寵士良。內實忌之。士良頗

士良教之曰。天子不可舍。常宜以奢靡娛其耳目。使

日新月盛。無暇更及他事。然後吾輩可以得志。慎勿使

之讀書。親近儒生。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疎

斤矣。其黨拜謝而去。范氏曰。小人莫不養其君之欲。以

濟已之欲。使其君動而不靜。為而不止。則小人得以行

其計矣。豈獨奢靡之娛。得以蕩其心哉。又有甚焉者矣。或殖貨利。或治宮室。或開邊境。或察臣下。隨其所好。以

竊權寵人。君樂得其欲。而不知其為天下害。是以政日

亂而不自知。惟能親正直。遠邪佞。則可以免斯患矣。胡

氏曰。士良狡黠。思所以盡君者密矣。然知其利而不知

其害者也。已無踈斥之道。以忠信謹厚服其職。亦何

盡君然後得安。苟欲自安而盡君。至於危亡之地。則豈



有君亡而我存之理。其禍豈止於疎斥而吐蕃論恐已哉。故士良之術，自以為為智，實則愚也。

### 熱攻尚婢婢於鄯州

吐蕃鄯州節度使尚婢婢好讀書，不樂仕進。國人敬之。年

四十餘，彛泰贊普彊起之，使鎮鄯州。婢婢寬厚純勇，有謀略。訓練士卒多精勇，論恐熱謀篡國，恐婢婢襲其後。

舉兵擊之，婢婢謂其下曰：「恐熱之來，以我為不足屠也。不如迎伏以驕之，然後可圖也。」乃遣使犒師，且致書深

自卑屈，恐熱喜曰：「婢婢惟把書卷，安知用兵。待吾得國，當位以宰相，坐之於家，無所用也。」乃引兵歸。婢婢笑曰：

我國無主，則歸大唐。秋七月，以盧鈞為昭義節度使。豈能事此大鼠乎。

使朝廷以鈞在襄陽有惠政，得眾心，故使領昭義以招懷之。遣御史中丞李回。

### 宣慰河北三鎮

詔遣御史中丞李回宣慰河北。令幽州早平，回鵠鎮魏。早平澤潞，回至河

朔私敬元達仲武皆具素饗郊迎。立於道左不敢令人



宣慰河北三鎮  
州諸道使中丞李回宣慰河北  
澤路回至河

朔弘敬元達仲武皆具橐鞬郊迎立於道左不敢令人  
控馬讓制使先行自兵興以來未之有也回明辯有膽人

氣三鎮無不奉詔范氏曰武宗不惟使三鎮不敢助逆  
又因以為臂指之用由德裕所以告之者能服其心也

人主威制天下豈  
有不由一相者哉  
以石雄為晉絳行營節度副使

李德裕言鄆日河朔用兵諸道利於出境仰給度支或  
陰與賊通借一縣一柵據之自以為功坐食轉輸延引

歲時今請詔諸軍令王元達取邢州何弘敬取洛州王  
茂元取澤州李彥佐劉沔取潞州毋得取縣上從之彥

佐行甚緩德裕請詔切責  
仍以石雄為副因以代之  
王元達破昭義兵拔宣

務柵  
元達奏拔宣務柵擊劉稹敗之詔加元達平章  
事切責李彥佐劉沔王茂元使遠進兵且稱元

達之功以  
八月昭義大將李丕降  
昭義大將李丕  
來降議者或謂

通鑑卷之二十一

十一



賊故遣丕降欲以疑誤官軍李德裕曰自用兵半年未  
有降者今安問誠之與詐且須厚賞以勸將來但不可

置之要詔王宰趣磁州何弘敬拔肥鄉平恩元王  
地耳

遠前鋒入邢州境已踰月何弘敬猶未出師元達密表  
弘敬懷兩端李德裕言忠武累戰有功軍聲頗振王宰

牟力方壯謀略可稱請詔弘敬以河陽河東未能進軍  
賊屢出兵焚掠晉絳今遣王宰將忠武全軍徑魏博抵

磁州以分賊勢弘敬必懼此攻心伐謀之術也從之弘  
敬蒼黃出師拔肥鄉平恩殺傷甚衆上曰弘敬已拔兩

縣可釋前疑既有殺傷昭義兵陷科斗寨劉稹使  
雖欲持兩端不可得已

茂卿拔河陽科斗寨距懷州十餘里議者鼎沸以為澤  
潞不可取上亦疑之李德裕曰小小進退兵家之常願

陛下勿聽外議則成功必矣上乃謂宰相曰為我語  
朝士有上疏沮議者我必於賊境上斬之議者乃止九

月以王宰兼河陽行營攻討使敬所為河陽節



月以王宰兼河陽行營攻討使。敬昕為河陽節

度使。

李德裕奏河陽兵力寡弱。茂元習吏事而非將才。復有疾。請以宰為河陽行營攻討使。使亟以

軍援河陽。兼可臨制魏博。茂元尋薨。德裕奏河陽節度先領懷州刺史。常以判官攝事。割河南五縣租賦隸河

陽。不若遂以五縣置孟州。其懷州別置刺史。俟昭義平日。仍割澤州隸河陽。則太行之險不在昭義。而河陽遂

為重鎮。東都無復憂矣。上采其言。以敬昕為河陽節度。王宰將行營以扞敵。昕供饋餉而已。吐蕃

尚婢婢遣兵擊。論恐熱大破之。○以石雄為晉

絳行營節度使。

石雄代李彥佐之明日。即引兵喻烏嶺。破五寨。殺獲千計。上得捷書喜甚。

謂宰相曰。雄真良將。德裕因言。比年潞州市有男子。磨折唱曰。石雄七千人至矣。劉從諫以為妖言。斬之。破路

朝士。有上疏。沮議者。我必於賊境上斬之。議者乃止。九



州者必雄也。詔賜雄帛。雄悉置軍門。自取一匹。餘悉分將士。故士卒樂為之致死。冬十月。以

劉沔為義成節度使。李石為河陽節度使。張仲

武有隙。十一月。以充王岐為安撫党項大使。李

回副之。邠寧奏党項入寇。李德裕奏党項分隸諸鎮。

兼統諸道。擇廉幹之臣副之。居十二月。王宰克天井

關。忠武軍素號精勇。王宰治軍嚴整。賊甚憚之。薛茂卿

節耳。茂卿深入多殺。激怒朝廷。此節所以來益遲也。由

是無賞。茂卿愠懟。密與王宰通議。宰引兵攻天井關。茂

卿小戰遽走。宰遂克之。茂卿入澤州。密使謀召宰進攻。茂

當為內應。宰疑不敢進。積誘茂卿殺之。以劉公直代茂



鄉宰進擊破之河東克石會關也。洛州刺史李恬石之從兄。以書與石云。劉稹願舉

族歸命。石以聞。李德裕言。今官軍四合。賊勢窮蹙。故偽輸誠款。冀以緩師。宜詔石。答恬書云。前書未敢聞奏。若

郎君誠能悔過。面縛境上。則石當往受降。護送歸闕者。虛為誠款。則石必不敢以百口保人。仍望詔諸道乘其

上下離心。速進兵攻討。上從之。

四年春正月。河東都將楊弁作亂。討平之。初。河

營兵馬使王逢。奏乞益榆社兵。詔河東以兵二千赴之。時河東無兵。李石召橫水戍卒千五百人。使楊弁將之。

詣逢。先是軍士出征。人給絹二匹。劉沔之去。竭府庫以自隨。石初至。軍用乏。以已絹益之。人纔得一匹。時已歲

盡。軍士求過正旦而行。監軍呂義忠趣之。弁遂作亂。石奔汾州。弁據軍府。使其姪詣劉稹。約為兄弟。石會關守

為內應。宰疑不敢進。旗榜。茂。卿殺之。以劉公直代。茂



將復以關降於稹。朝議喧然。言兩地皆應罷兵。王宰又言。遊奕將得劉稹表。有意歸附。李德裕言。宰擅受稹表。似欲擅招撫之功。昔韓信破田榮。李靖擒頡利。皆因其請降。潛兵掩襲。止可令王宰失信。豈得損朝廷威命。建立奇功。實在今日。必不可以太原小擾。失此事機。望即遣使督其進兵。必稹與諸將舉族面縛。方可受納。兼諭石雄。以宰若納稹。則雄無功可紀。當於垂成之際。自取奇功。又為相府與宰書。言昔王承宗雖逆命。猶遣子弟奉表入朝。憲宗猶未之許。今稹置章表於衢路之間。遊奕將不即毀除。實恐非是。且稹逆狀如此。而將帥受之。是私惠歸於臣下。不赦在朝廷事體之間。交恐不可。自今更有章表。宜即所在焚之。惟面縛而來。始可容受。德裕又上言。太原人心從來忠順。止是貧虛。賞犒不足。况千五百人。何能為事。必不可縱。且用兵未罷。深慮所在動心。望詔李石還赴太原。召兵討亂。上皆從之。詔王逢留太原。兵守榆社。以易定。汴。兗。兵還討。弁。又遣中使馬

元實至太原。曉諭。且覘之。元實受弁賂。還於衆中大言。相公須早與之節。德裕曰。何敢。元實曰。自牙門至柳子。



元實至太原曉諭。且覘之。元實受弁賂。還於衆中大言。相公須早與之節。德裕曰。何故。元實曰。自牙門至柳子。列十五里曳地。光明甲。若之何取之。德裕曰。李相正以無兵。故發橫水兵赴榆社。弁何能遽致如此之衆乎。元實曰。召募所致耳。德裕曰。召募須有貨財。李相止以欠軍士絹一匹。故致此亂。弁何從得之。元實辭屈。德裕曰。從其有十五里。光明甲。必須殺此賊。因奏弁微賊。決不可恕。如國力不支。寧捨劉稹。河東兵戍榆社者。聞朝廷令。客軍取太原。恐妻孥為所屠滅。乃擁監軍呂義忠。自取太原。擒楊弁。盡誅亂卒。送弁京師。弁其黨斬之。胡氏曰。見理明白。則聽言不為所眩。若德裕於元實是也。雖然。猶有恨焉。元實以大言虛喝。情非苟然。若付之廷尉。則受賂之事。必不得隱。于以三月朔日食。○以劉沔施刑。斯迺訓一而懲百矣。

為河陽節度使

李德裕言於上曰。事故有激發而成。功者。陛下命王宰趣磁州。而何弘敬

留太原。原兵守榆社。以起太原。召兵討。充兵還。討弁。又遣中使馬



出師遣客軍討太原而戍卒先取楊弁。今王宰久不進軍。請徙劉沔鎮河陽。仍令以義成精兵二千直抵高善。處宰肘腋之下。若宰識此意。必不敢淹留。若宰進軍。沔以重兵在南。聲勢亦壯。上從之。

黠憂斯

遣使入貢。○以劉濛為巡邊使。朝廷以回鶻衰微。吐蕃內亂。議復河

湟四鎮十八州。乃遣給事中劉濛巡邊。使先備器械糗糧。令天德振武河東訓卒礪兵。以俟。今秋以趙

歸真為道門教授先生。上好神仙。歸真得幸。李德裕諫曰。歸真敬宗朝罪人。不宜親近。上曰。朕官中無事時。與之談道。滌煩耳。至於

政事。朕必問卿等。與次對官。雖百歸真不能惑也。德裕曰。小人見勢所在。則奔趨之。旬日以來。歸真之門車馬

輻湊。願陛下深戒之。胡氏曰。三教之名。自其徒失本真而云。然其謬尤之甚者。道家是也。儒以名學仁義道德

之人。自周有之。佛者覺也。為其道而覺。則瞿曇之徒是也。若夫道則以天下共由而得。名猶道路。然得道而盡。惟堯舜文王孔子身。老聃之言。獨善其身。不可與天下



之人。有周有之。佛者覺也。為其道而覺。則雖異雲之徒。是

也。若夫道則以天下共由而得。名猶道路然。得道而盡。惟堯舜文王孔子身。老聃之言。獨善其身。不可與天下

共由也。而名之曰道。自漢已來。失之矣。其後乃有飛僊變化之術。丹藥符籙之技。禱祠醮祭之法。沈淪鬼獄之

論。雜然並興。皆歸於道。家者流。豈不遠哉。夏六月。減州縣冗員。李德裕

佐官太冗。奏令吏部郎中柳仲郢裁減。凡一千二百一十四員。仲郢公綽之子也。詔削仇士

良官爵。籍沒家貲。官官有發士良宿惡。於其秋七月。

遣王逢屯翼城。上與李德裕議以王逢將兵屯翼城。上曰。聞逢用法太嚴。有諸對曰。臣亦

嘗以此語之。逢言前。有白刃。法不嚴。其誰肯進。上曰。言亦有理。卿更召而戒之。以杜悰同平

章事。上聞揚州倡女善為酒令。敕監軍選而獻之。監軍請節度使杜悰。不從。監軍怒。表其狀。左右因請敕



得大。臣體。朕甚愧之。遽敕勿選。召。宗入相。勞之曰。卿不  
從。監軍之言。朕知卿有致君  
之心。今相卿如得一魏徵矣。  
閏月。李紳罷。○昭義將

### 高文端降

李德裕訪文端破賊之策。文端曰。官軍今  
直攻潞州。澤州兵約萬五千人。賊常分兵

大半。潛伏山谷。伺官軍攻城疲弊。則四集救之。官軍必  
失利。請令陳許軍過乾河立寨。自寨城連延。築為夾城。  
環遶澤州。日遣大軍布陳於外。以扞救兵。賊見圍將合。  
必出戰。待其敗北。然後乘勢可取。固鎮寨四崖懸絕。勢  
不可攻。然寨中無水。宜令王逢絕其水道。不過三日。賊  
必遁去。又都頭王劍。將萬兵戍潞州。以積數誅大將。疑  
懼。召之不入。但劍及士卒家屬皆在潞州。招之必不肯  
來。若諭以引兵取積。事成即除他鎮。仍厚有賜與。庶幾  
肯從。鎮州奏事官高迪密陳二事。其一以為賊中好為  
偷兵術。潛抽諸處兵聚於一處。官軍多就迫逐。以致失

利。官軍須知此情。自非來攻。慎勿與戰。彼淹留不過三  
日。須散歸舊屯。如此數四。空歸。自然衰氣。官軍密遣



利。官軍須知此情。自非來攻。慎勿與戰。彼淹留不過三日。須散歸舊屯。如此數四空歸。自然喪氣。官軍密遣謀者。詢其抽兵之處。乘虛襲之。無不捷矣。其二。魏下營不離故處。每三兩月一深入。燒掠而去。賊但固守城柵。城外百姓。賊亦不惜。宜令進營。據其要害。八月。邢。洛。磁。害以漸迫之。德裕皆請以其言諭諸將。

### 三州降。郭誼斬劉稹以降。

劉稹年少懦弱。押牙王

專聚貨財。府庫充溢。而將士有功無賞。由是人心離怨。協請稅商人。每州遣軍將一人主之。并籍編戶家貨。十分取二。民怙怙不安。邢州將裴問。稹之舅也。所將兵多富商子弟。問以其父兄被拘。為之請。不得。乃殺就商軍將而請降於王元逵。洛州守將王釗。磁州守將安王。聞之。皆請降於何弘敬。李德裕曰。昭義根本盡在山東。三州降。則上黨不日有變矣。上曰。郭誼必來。劉稹以自贖。德裕曰。誠如聖料。上曰。於今所宜先處者何事。德裕曰。



萬一鎮魏請占三州。朝廷難於可否。請以給事中盧弘  
 止為三州留後。上從之。詔盧鈞乘驛赴鎮。潞人聞三州  
 降。大懼。郭誼王協謀說劉稹以兵投誼。東身歸朝。稹許  
 之。遂殺稹滅其族。函首遣使奉表降於王宰。宰以狀聞。  
 宰相入賀。上曰。郭誼宜如何處之。德裕對曰。劉稹驍孺  
 子耳。阻兵拒命。皆誼為之謀。至及勢孤力屈。又責稹以  
 求賞。此而不誅。何以懲惡。宜及諸軍在境。并誼等誅之。  
 上曰。朕意亦以為然。乃詔石雄將七千人入潞州。以應  
 謠言。杜悰請赦誼等。上不應。詔昭義五州給復一年。橫  
 增賦歛。悉從蠲免。所籍團兵。並縱歸農。諸道將士等級  
 加賞。雄至潞州。盡執誼等送京師。盧鈞素寬厚愛人。襄  
 州士卒在行營者。對陳輒揚其美。及赴鎮。散卒歸之者  
 皆厚撫之。人情大洽。昭義遂安。郭誼王協等至京師。皆  
 斬之。司馬公曰。董重質之在淮西。郭誼之在昭義。吳元  
 濟。劉稹。如木偶人在伎兒之手耳。始則勸人為亂。終則  
 費主規利。其死固有餘罪。然憲宗用之於前。武宗誅之

於後。臣愚以為皆失之。何則。賞非義也。殺降非信也。



於後。臣愚以為皆失之。何則？賞姦非義也。殺降非信也。失義與信，何以為國？如誼等免死流之遠方，沒齒不還，可矣。殺之非也。加李德裕太尉，賜爵衛國公。尉加李德裕太裕辭。上曰：恨無官賞卿耳。初，德裕以此年將帥出征屢敗，其弊有三：一者詔令下軍前者日有三四，宰相多不預聞，二者監軍各以意見指揮軍事，將帥不得專進退。三者每軍各有宦者為監使，悉選軍中驍勇數百為牙隊，其在陳戰鬥者皆怯弱之士。每戰視事勢小却，輒引旗先走，陳從而潰。德裕乃與樞密使楊鈞義劉行深議，約敕監軍不得預軍政，每兵千人聽取十人，自衛有功，隨例霑賞，二樞密皆以為然。白上行之。自非中書進詔，意更無他詔。自中出者，號令既簡，將帥得以施其謀略，故所向有功。元和後數用兵，宰相或不休沐，或雖火乃得罷。德裕從容裁決，率午漏下還第，休沐輒如令。沛然若無事時。范氏曰：治天下之繁者必以至簡。制天下之

貴主親利。其死固有人存。餘罪然憲宗用之於前。武宗誅之。



動者必以至靜。夫用兵於千里之外，而君相擾於內，則  
 本先搖矣。何以制其末乎？是故號令簡，則民聽不惑；心  
 慮靜，則事變不撓。此所以能成功也。○河北三鎮，每遣  
 使者至京師。德裕嘗面諭之曰：「河朔兵力雖強，不能自  
 立，須籍朝廷官爵威命以安軍情。語汝使，與其使大將  
 邀敕使以求官爵，何如自奮忠義立功立事？結知明主  
 手，且李載義為國家平滄景，及為軍中所逐，不失作節  
 度使。楊志誠遣大將遮敕使馬求官，及為軍中所逐，朝  
 廷竟不赦其罪。此二人禍福足以觀矣。由是三鎮不敢  
 有異志。范氏曰：古之明王，天下有不順者，必諄諄而告  
 教之，再三不可，然後征之。則其民知罪，而用兵有辭矣。  
 自唐之失河朔，或討伐之，或姑息之，不聞有文告之命。  
 戒敕之辭也。是以兵加而不服，恩厚而愈驕。李德裕以  
 一相而制御三鎮，如運之掌，使武宗享國長久。天下豈  
 有不平者乎？

冬十一月，貶牛僧孺為循州長史，流李

宗關於封州

李德裕言於上曰：劉從諫據上黨十年，加  
 太和朝，僧孺宗閱，執政不歸之。



者乎不平久十一月。敗牛僧孺為循州長史。流李

# 宗閔於封州

李德裕言於上曰。劉從諫據上黨十年。宰相縱去。以成今日之患。又使昭義孔目官鄭康言從諫每得二人書疏皆自焚毀。河南少尹呂述與德裕書。言僧孺聞稹破。失聲歎恨。德裕奏之。上大怒。敗僧孺等。初。甘露之亂。李訓。王涯。賈鍊等子弟數人皆歸從諫。至是皆為郭誼所殺。德裕復下詔稱逆賊涯鍊已就昭義誅其子孫。識者非之。胡氏曰。大臣欲正君心。必先自正其心。其心不正。如正君何。德裕欲報私仇而未得其便。乃於成功之後。因行中傷之計。非惟武宗志已驕怠。德裕之量亦滿矣。又烏能納其君於持盈守成之盛哉。是故君子不可不學也。

# 五年春。羣臣上尊號

李德裕等請上尊號。上不受。凡五上表。乃許。胡氏曰。莫難

如怠心。莫難制如欲心。莫難降如驕心。莫難平如怒心。莫難抑如忌心。莫難開如惑心。莫難解如疑心。莫難

丑乙



正如偏心。然皆放心也。大臣格君心之非者，格此等也。未至乎大人而當大臣之任，亦當勉之。要使君心常收而不放，則善日起，惡日消，治可立，安可保矣。武宗英斷，削平叛亂，唐室威令赫然復張。此正驕欲易生之時也。三鎮未朝，河湟未復，天子偏惑方士，餽金石以濟其淫溺，宰相逃憂免責，之不暇。德裕乃請上尊號，是以滿假於伐，勸其君。夫豈引君於當道之義哉？故評德裕才氣謀略，誠高絕一時，而於道則萬分未得一焉者也。義

### 安太后王氏崩 ○ 以盧弘宣為義武節度使

弘宣

性寬厚而難犯，為政簡易。其下便之，詔賜粟三十萬斛。在飛狐西，計運致之，費踰於粟價。弘宣遣吏守之，會春

旱，弘宣命軍民隨意往取，殺江都令吳湘。淮南節度

約秋稔，償之。境內足食。湘盜用程糧錢，彊娶所部百姓女，估其資裝為賊罪，當死。湘，武陵之兄子也。李德裕素惡武陵，譏者多言其寬。

詔御史崔元藻、李稠覆之。與前獄異。德裕敗，二人遠夏州。同戶不復更推，亦不付法司詳斷。即如神奏，德裕



詔御史崔元藻李稠覆之。與前獄異。德裕貶二人遠。夏州司戶不復更推。亦不付法司詳斷。即如紳奏處死。

五月葬恭僖皇后。杜棕崔鉉罷。以李回同平

章事。冊黜夏斯為英武誠明可汗。秋。七

月朔日食。詔毀天下佛寺。僧尼並勒歸俗。

僧尼耗蠹天下。欲去之道士趙歸真等復勸之。乃先毀山野招提蘭若。至是敕上都東都各留二寺。每寺留僧

二十人。天下節鎮各留一寺。寺分三等。留僧有差。餘僧及尼並勒歸俗。寺皆立期毀撤。仍遣御史分道督之。財

貨田產並沒官。寺材以募公廨驛舍。銅像鐘磬以鑄錢。凡天下所毀寺七千六百餘區。招提蘭若四萬餘區。歸

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收良田數千萬頃。奴婢十五萬人。五臺僧多亡奔幽州。德裕召進奏官謂曰。汝速白



本使五臺僧為將必不如幽州將為卒必不如幽州卒  
 何為虛取容納之名。深於人口。獨不見劉從諫招聚無  
 算閑人。竟有何益。張仲武乃封二刀付居庸關。曰。有遊  
 僧入境。則斬之。胡氏曰。一身正氣為邪氣所傷。必以五  
 穀六味養生之物輔之。然後邪去而正復。若盜跖伏於  
 室。乃召陽虎而去之。是重自伐也。庸何愈。此元魏用寇  
 謙之。會昌用趙歸真。以去釋氏之類也。釋氏蠹民心而  
 耗其財。誠宜廢絕。武宗君臣以公道行之。夫豈不可。而  
 待歸真乎。且佛教行乎中國久矣。非一日所能廢。誠欲  
 廢絕。釋氏當使天下知其為害而不惑其說。又不利其  
 鬻牒之資。持之三十年。則  
**昭義成卒作亂討平之**  
 本根除掃。餘風亦殄矣。

詔發昭義兵戍振武。潞奔素驕。憚於遠戍。閉門大譟。盧  
 鈞奔潞城。亂兵奉都將李文矩為帥。文矩以禍福諭之。  
 亂兵聽命。乃遣人謝盧鈞。鈞還上黨。**置滿邊庫**。李德  
 復遣之。行一驛。乃潛選兵追而殺之。

備遺庫。今戶部歲入錢帛十二萬緡。度支鹽鐵歲  
 入錢帛十三萬緡。明成其三之一。凡諸道所置庫。



置備遺庫。令戶部歲入錢帛十二萬緡匹。度支鹽鐵歲入錢帛十三萬緡匹。明年減其三分之一。凡諸道所運助軍財賞皆入焉。以度支郎中判之。冬十月。以道士劉玄靜為崇玄

館學士。玄靜固辭。十二月。貶韋弘質為某官。李

裕秉政日久。好徇愛憎。人多怨之。左右言其太專。上亦不悅。給事中韋弘質上疏。言宰相權重。不應更領三司

錢穀。德裕奏曰。制置職業。人主之柄。弘質受人教導。所謂賤人圖柄。臣非所宜言。弘質貶官。由是眾怒愈甚。所

詔罷來年正旦朝會。初。上餌方士金丹。性加燥急。對曰。陛下威斷不測。外人頗驚懼。天下既平。願陛下以寬理之。使得罪者無怨。為善者不驚。則天下幸甚。上自

秋來已覺有疾。而道士以為吐蕃論恐熱擊尚婢

換骨。至是詔罷正旦朝會。



婢大敗

論恐熱擊尚婢婢。婢婢拒之。恐熱大敗。婢婢傳檄河湟數恐熱罪曰。汝輩本唐人。吐蕃無主則

相與歸唐。無為恐熱所獵如狐兔也。

是歲天下戶數

四百九十五萬五千一百五十一

六年春二月以米暨為招討党項使

党項侵盜不已攻陷

邠寧鹽州界城堡上。決意討之。故有是命。

三月立光王忱為皇太叔帝

崩太叔即位

上疾久未平。以為唐土德不可以王氣。勝君名乃改名炎。初憲宗納李錡妾鄭

氏。生光王怡。幼時宮中皆以為不慧。太和以後益自韜匿。羣居遊處未嘗發言。文宗好誘其言以為戲笑。上性

豪邁。尤所不禮。及上疾篤。旬日不能言。諸宦官密於禁中定策。下詔以皇子冲幼。立怡為皇太叔。更名忱。令權

勾當軍國政事。太叔見百官。哀戚滿容。裁決庶務。咸當於理。人始知有隱德焉。上崩。以李德裕攝冢宰。宣宗即

位。德裕奉冊。既罷。上謂左右曰。適近我者非太尉邪。每顧我。使我毛髮灑浙。胡氏曰。武宗身病。子幼。宜念終始。



位德裕奉冊既罷。上謂左右曰：「適近我者，非太尉邪？」  
顧我。使我毛髮灑浙。胡氏曰：武宗身病，子幼，宜念終始  
之必正。召見宰相，出顧命焉，而曾不一施。李德裕為上  
相，受深知。六十日之間，亦不能力請入問起居。面稟兩  
事。碌碌拱手一聽。宦官君相皆英特人也。苟且如此，其餘固無責矣。  
夏四月，尊帝母鄭

氏為皇太后。○李德裕罷為荆南節度使。德裕

日久。位重有功。衆不謂其遽罷。聞之莫不驚駭。趙歸真等伏誅。五月，詔上

京增置八寺。復度僧尼。○以白敏中同平章事。

○六月，定太廟為九代十一室。復祀代宗。以嚴文

九代十一室。秋七月，回鶻殺烏介可汗。烏介之衆降。殺

一室。



三千人其相殺之

而立其弟逼檢

八月葬端陵初主才人寵冠後庭武宗欲立以為后李

德裕以其寒族無子恐不厭天下之望乃止武宗疾願

之曰我死汝當如何對曰願從陛下於九泉武宗以中

後之武宗崩才人即縊上聞而矜以牛僧孺為衡州

之贈貴妃葬於端陵柏城之內

長史李宗閔為郴州司馬僧孺宗閔及崔洪楊嗣復李珣等五相皆武宗

所貶逐至是同日赴

遷宗閔未行而卒九月鄭肅罷以盧商同平章

事○罷罷黜曼斯可汗使或以為僻遠小國不足與之抗衡回鶻未平不

應遠有建

以李景讓為浙西觀察使初景讓母鄭氏性嚴明早

寡家貧子幼每自教之宅後墻陷得錢盈船母祝之曰

吾聞無勞而獲身之災也天必以先君餘慶矜其貧而

賜之則願諸孤學問有成此不敢取遂命掩而棄之景

讓官達髮已斑白小有過不免極楚在浙西有牙將

送金銀五十



家貧子幼每自教之宅後墻僧得錢盈瓶母視之曰  
吾無勞而獲身之災也天必以先君餘慶於其貧而

賜之則願諸孤學問有成此不敢取遽命掩而葬之景  
諤官達髮已班白小有過不免捶楚在浙西有牙將廷

意取之而斃軍中憤怒將為變母聞之出坐聽事立景  
讓於庭而責之曰天子付汝以方面豈得以國家刑法

為喜怒之資而妄殺無罪之人乎萬一致一方不寧豈  
惟上負朝廷使垂老之母銜羞入地何以見汝之先人

哉命左右褫其衣坐之將撻其背將佐皆為之請久乃  
釋之軍中遂安弟景蔭老於場屋每被黜母輒撻景讓

然景讓終不言屬主司曰朝廷取冬十月掃于太廟

士自有公道豈可效人求關節乎帝受三洞法錄○十

禮院奏祝文於穆敬文武但帝受三洞法錄○十  
禱詞皇帝臣某招告從之

二月朔日食胡氏曰宣宗晝反會昌所為而有不能  
反者受法錄是已蓋其心蔽於養生陷

溺而不可解是以議見於天日為之食苟能仰  
思其故以堯正厥事則他日必免金丹之禍矣



宣宗皇帝大中元年春二月旱

上以旱故減膳徹樂出宮女縱鷹隼

止營繕命盧商與御史中丞封敖疎理京城繫囚大理卿馬植奏曰官典犯賊及故殺人赦所不免今因疎

理而原之使貪吏無所懲畏死者銜冤無告恐非所以消旱災致和氣也詔兩省議之諫議大夫張鷟等言所

原死罪無冤可雪恐凶險僥倖之徒常思水旱為災宜如植奏詔從之以植為刑部侍郎植素以文學政事有

名於時李德裕不之重及白敏中以李德裕為太子乘政凡德裕所薄者皆不次用之

少保分司初德裕引白敏中入翰林及德裕失勢敏中竭力排之使其黨訟德裕罪故有是命

盧商罷以崔元式韋琮同平章事○閏月敕

復廢寺是時君臣務反會昌之政積慶太后蕭氏故僧尼之弊皆復其舊

崩吐蕃寇河西河東節度使王宰擊破之



復廢寺是時君臣皆復其舊積慶太后蕭氏

崩○吐蕃寇河西河東節度使王宰擊破之吐蕃

論恐熟乘武宗之喪誘党項及回鶻餘眾寇河西詔河東節度使王宰將諸軍擊之以沙陀朱邪赤心為前鋒

戰於鹽州破走之夏六月復遣使冊黠戛斯可汗○以

令狐綯為考功郎中知制誥上謂白敏中曰朕昔從憲宗之喪道遇風

雨百官皆散惟山陵使長而多髯攀靈駕不去誰也對曰令狐楚上曰有子乎敏中以綯對且稱其有才器上

即擢綯知制誥問以元和故事綯條對甚悉上悅遂有大用之意秋八月李回罷○

葬貞獻皇后○作雍和殿上敦睦兄弟作雍和殿於十六宅數臨幸置酒

作樂擊毬盡歡諸王有疾常親至卧内存問憂形於色冬十二月貶李德裕

卷之四十一

十一



為潮州司馬

吳汝納訟其弟湘罪不至死為李德裕所枉殺御史鞠之再貶德裕復增

州縣官三百八十三員

二年春正月羣臣上尊號○貶丁柔立為南陽

尉

初李德裕執政有薦丁柔立清真可任諫官者德裕不能用至是為右補闕上疏訟德裕寃坐阿附貶胡

氏曰宰相行私必不能表正百官人君行私又何以責望宰相故公者君相之要道也李德裕政事公私參差

是恭莫掩宣宗去其恭取其是則公道得矣乃又以好惡偏黨勝之故雖竄德裕而人終不服也丁柔立必克

已正心之人也使宣宗而留意公道則柔立正可冀矣用者乃不能然是自為偏私也欲臣子之奉公難矣

夏斯攻室韋大破之

回鶻過撿可汗日益耗散所存貴臣以下不滿五百人依於室

韋使者入賀正過幽州張仲武使歸取遺捨等物過撿可汗夜與妻子九騎西走室韋分其餘眾恐憂折節皆閉



夏斯攻室韋。大破之。貴臣以下不滿五百人。依於室

韋。使者入賀正。過幽州。張仲武使歸取。還捨等。過捨聞

之。夜與妻子九騎西走。室韋分其餘衆。黠戛斯帥諸胡

兵取之。大破室韋。悉收回鶻餘衆歸。續北。二月。以令狐綯為翰林學士

上嘗以太宗所撰金鏡投綯使讀之。至亂未嘗不任不

肖。治未嘗不任忠賢。止之曰。凡求致太平。當以此言為

首。又書貞觀政要於屏風。每正色拱手而讀之。上欲知

百官名數。綯曰。六品以下。吏部注擬。五品以上。政府制

授。各有籍。命曰具員。上命宰相作五王院。王院以夏

皇子之幼者。召術士榮嶽明。使相其地。嶽明對曰。臣庶

遷徙不常。故有禍福之說。陰陽書本不言帝王家也。上

善其言。賜以束帛。

夏五月朔日食。○崔元式罷。以周舉

馬植同平章事。初。舉為義成節度使。辟韋澳為判官。

及為相。謂澳曰。何以相助澳曰。願相



公無權。擇愕然。漢曰。官賞刑罰與天下共。其可否。勿以已之愛憎喜怒移之。天下自理。何權之有。擇深然之。

# 太皇太后郭氏暴崩于興慶宮

初。憲宗之崩。上薨。郭太后預其謀。又

鄭太后本郭太后侍兒。有宿怨。故上即位。待郭太后禮殊薄。郭太后意怏怏。一日登勤政樓。欲自墮。上聞之。大

怒。是夕暴崩。外人頗有異論。上不欲以郭后附葬憲宗。有司請葬景陵外園。禮院檢討官王緯奏宜合葬祔廟。

上大怒。白敏中召緯詰之。緯曰。太皇太后汾陽王之孫。憲宗在東宮為正妃。母天下。歷五朝。豈得以曖昧之事。

遽廢正嫡之禮乎。敏中怒甚。緯氣愈厲。周墀見之。舉手加額。歎其孤直。緯竟坐殿。向容令。胡氏曰。古聖人之重

嫡。妾之辨。以人道尊其父也。父之妾。猶父之僕也。吾之母。則父之敵體也。舉父妾儕之母而可。則崇父之僕而

儕諸父而可乎。故孔子作春秋。凡以私恩崇其所生。必加譏貶。以示嫡妾之必不可紊。其為後世法戒深矣。今

宣宗遺母無恙。遽奉侍兒比肩宸極。而又錫削。無



宣宗適母無恙。遽奉侍兒比肩宸極。而又鐫削儀軌。親行弑逆。此豈人理哉。設使太后得罪。堯帝。臣子猶無聚點之禮。况過失不聞。徒以曖昧之說。加之乎。是宜草前史。疑似之言。正名宣宗弑母之罪。使知大惡之不可以小善掩。嫡母之不可以妾母黜。雖獲罪於君子而不辭也。秋九月。貶李德裕為

### 崖州司戶 ○以石雄為神武統軍

雄誦政府自陳黑山烏嶺之功。

求一鎮以終老。執政以雄李德裕所薦。除神武統軍。雄快快而薨。

冬十一月。以萬壽

### 公主適起居郎鄭顥

顥以文雅著稱。公主上之愛女。故選尚之。舊例以每歲喜。

上曰。吾欲以儉約化天下。當自親者始。令依外命。婦以。夫族。預時事。顯弟顯嘗得危疾。上遣使視之。還。問公主何存。曰。在慈恩寺。觀戲場。上怒。數日。我。落士大夫。寒不。



欲與我家為昏。良有以也。至召公主責之曰。豈有小邦  
病不往省視。乃觀戲乎。由是責戚皆守禮法。如永冠之  
疾。葬懿安皇后於景陵之側。○韋瓘罷

三年春正月。以韋宙為御史。上與宰相論元和初值

臣嘗守土江西。聞觀察使韋丹功德。被於八州。及四十  
年。老禪歌思如丹尚存。詔史館修撰杜牧撰丹遺愛碑。

仍擢其子。二月吐蕃三州七關來降。○夏四月。周  
宙為御史。

拜罷為東川節度使。王宰相領宣武。周拜上疏論之。

宰相還鎮。駙馬都尉韋諤求為京兆尹。拜言京兆尹非  
才。望不可為。讓諤竟寢。拜又諫上開邊。忤旨。遂罷。翰林

學士鄭顥言於上曰。周拜以直言入相。以崔鉉魏扶  
亦以直言罷。上深感悟。加檢校右僕射。

同平章事。○盧龍節度使張仲武卒。子直方五



同平章事○盧龍節度使張仲武卒子直方為留後五

月武寧軍亂逐其節度使李廓詔以盧弘止代

之李廓在鎮不治右補闕鄭魯上言其狀且曰臣恐新

州果亂逐廓上思魯言擇為起居舍人以盧弘止為節

度使武寧士卒素驕有銀刀都尤甚屢逐主帥弘止至

為盧龍節度使○秋七月克復河湟使原節度

取原州及六關靈武節度使朱叔明取長樂州節

千餘人請闕御延喜門樓見之歡呼拜囉解胡服

冠帶詔募百姓墾闢三州七關土田五年不收租稅將

亦以直言罷上深感悟加檢校右僕射以崔鉉魏扶



吏能為營田者官給牛及種糧。溫池鹽利委度支制置。成率倍給衣糧。二年一代。餘沒者州縣亦令量力收復。

冬十月改備邊庫為延資庫。○取維州。○閏十

一月加順宗憲宗諡號。宰相以克復河湟請上尊號。上曰。憲宗嘗有志復河

湟未遂而崩。今乃克成先志耳。其張直方歸京師

暴忍善遊獵。軍中將作亂。直方知之。舉李德裕卒

族逃歸京師。軍中排牙將周繼為留後。李德裕卒

曰。裴度李德裕皆有功烈。為唐賢相。大中以後無能繼

之者。德裕才優於度。而德器不及也。蓋度不為黨。而德

裕為黨。是以度雖為小人所傾。而能以功名終。德裕一

失勢而斥死海上也。雖牛僧孺之黨多小人。德裕之黨

多君子。然其因私以害公。挾勢以報怨。則一而已。夫惟

天吏可以伐燕。德裕自為朋黨。而欲破朋黨。此以燕伐

燕也。孔子曰。克伐怨欲不行。為難矣。又曰。君子

而不可與爭。羣而不黨。德裕克伐怨欲必行。為難矣。又曰。君子



燕也。孔子曰。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難矣。又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德裕克伐怨欲必行焉。矜而爭，羣而黨，其能免乎。

四年夏四月，貶馬植為常州刺史。

上之立也。中尉馬元贇有力焉。

由是有寵。植與之敘宗姓。上賜元贇寶帶。元贇以遺植。植服之以朝。上見而識之。收其親吏鞠之。盡得交通之

狀。故六月，魏扶卒。以崔龜從同平章事。○秋八

月，盧龍節度使周緄卒。軍中推張允仲為留後。

○九月，貶孔溫裕為柳州司馬。

堯項為遺惠。發兵討之。連年無功。補

闕。孔溫裕上疏切諫。上怒貶之。溫裕，殘之子也。既而殘弟子吏部侍郎溫業亦求補外。白敏中謂同列曰。我輩



須自點檢孔吏部吐蕃論恐熱擊尚婢婢遂掠河

西論恐熱擊尚婢婢婢拒之不利糧乏留拓跋懷光

掠河西八州五千冬十月以令狐絢同平章事

五年春二月沙州降○以裴休為鹽鐵轉運使

自大和以來歲運江淮米不過四十萬斛吏卒侵盜沈

漕法十條歲運以李福為夏綏節度使上頗知完

邊帥利其羊馬數欺奪誅殺之自是繼選儒臣以三月

以白敏中充招討党項都統制置使上以党項

厭用兵崔鉉建議宜遣大臣鎮撫乃以白敏中為制置



以白敏中充招討党項都統制置使上以党項久未平願

厭用兵。崔鉉建議宜遣大臣鎮撫。乃以白敏中為制置使。初。上令敏中為萬壽公主選佳婿。敏中薦鄭顥。時顥

已約昏盧氏甚銜之。由是數毀敏中。敏中將赴鎮。言於上曰。鄭顥不樂尚主。怨臣入骨髓。今臣出外。顥必中傷。

臣死無日矣。上曰。朕知之久矣。命左右於禁中取小檀函以授敏中。曰。此皆鄭郎諧卿之書也。朕若信之。豈任

卿以至今日。敏中遂行。軍於寧州定遠城。使史元破党項九千餘帳。敏中奏党項平。詔南山党項猶行鈔掠。宜

於銀夏境內授以闕田。或復入山林不受教令。則誅討無赦。若遠將貪鄙致其怨叛。當先罪遠將。後討寇虜。南

山党項尋亦**夏五月吐蕃論恐熱入朝**恐熱殘虐所部多叛

請降。赦之。乃揚言曰。吾今入朝。借兵於唐。來誅不服者。恐是入朝。求為河湟節度使。上不許。召對遣還。恐熱快

快而去。眾稍散。纔有**冬十月以魏謩同平章事**時

三百餘人奔于鄜州。



春秋已高。未立太子。羣臣莫敢言。暮入謝。因言今海內無事。惟未建儲副。使正人輔導。臣竊以為憂。且泣。時人

重以白敏中為邠寧節度使。○十一月。以張義

潮為歸義節度使。先是義潮以沙州降。發兵略定其

遣其兄義澤奉圖籍入見。於是河湟之地盡崔龜從

罷

六年春二月。雞山羣盜寇掠果州。刺史王贄弘

討平之。初。蓬果羣盜依阻雞山。寇掠三州。詔果州刺

辭。悖慢上怒甚。崔鉉曰。此皆陛下赤子。迫於飢寒。盜弄兵於谿谷間。不足辱大軍。但遣一使者可平矣。乃遣京

武少尹劉潼招諭之。潼言使之歸命。其勢甚易。所慮者



解博慢上怒甚。崔鉉曰：此皆陛下赤子，迫於飢寒，盜弄兵於窮谷，不足為大軍。但遣一使者，可平矣。乃遣京

兆少尹劉潼招諭之。潼言使之歸命，其勢甚易。所慮者武臣恥不戰之功，議者責欲速之效耳。潼至山中，盜彎弓待之。潼直前曰：我面受詔赦汝罪，使汝復為平人。汝真欲反，可射我，賊皆投弓列拜請降。潼歸館而贊弘引兵已至山下，竟擊滅之。胡氏曰：崔鉉請遣使，劉潼請說降，皆未嘗得可報，則宜再請以為必欲用兵，當俟招諭不從，乃進耳。今不俟可報而遽行，羣盜既降，乃復滅之。此韓信不顧鄧生，李靖不恤唐儉，狙詐僥倖之計。聖人所謂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為者也。李文饒又引以為例，曰：止可令王宰失信，豈得損朝廷威命。愚以為非矣。處已處人，一也。將帥仗國威，三月詔大將軍鄭光命，豈有置之失信之地而可乎。

### 賜莊免稅役尋罷之

救先賜鄭光鄆縣等縣並免稅役。中書門下奏稅役之法。

天下皆同。鄭光獨免，似乖法意。敕曰：朕以鄭光元舅，初不知思親戚之間，人所難議。卿等苟非愛我，豈進嘉言。



庶事能盡如斯。天下何憂不理。夏六月。以畢誠為邠

寧節度使。党項復擾邊。上欲擇帥。而難其人。從容與

上悅曰。不意頗牧近在禁庭。閏月。以盧鈞為河東節

度使。河東節度使李業。縱吏民侵掠雜虜。由是吐遠擾

貶點。上不許。鈞奏。韋宙為副使。遣詣塞下。諭以禍福。禁

其餘人訴於鈞。鈞杖其為首者。謫戍外鎮。秋八月。以裴

休同平章事。冬十月。畢誠招諭党項。降之。

十二月。復禁私度僧尼。先是進士孫樵上言。百姓

僧安坐華屋。美衣精饌。不以十戶不能養一僧。武宗憤



十二月復禁私度僧尼

先是進士孫樵上言。百姓

僧安坐華屋。美衣精饌。不以十戶不能養一僧。武宗憤其然。髮十七萬僧。是天下百七十萬戶始得蘇息也。陛下即位以來。修復廢寺。度僧幾復其舊。縱不能如武宗除積弊。奈何與之於已廢乎。願早降明詔罷之。庶幾百姓猶得以息肩也。至是中書門下奏。陛下崇奉釋氏。羣下莫不奔走。恐財力有所不逮。因之生事擾人。望委長吏量加撙節。仍禁私度僧尼。從之。胡氏曰。論事於人主。必陳其治亂之本原。辨之而明。猶或藐藐其聽。若徒言未流之害。固宜不納。若孫樵之論復僧修寺是也。使佛教有益於生人。雖以百七十萬戶養十萬僧。誠不足愛。何者。所費者財力。而所資者善道。而孟子所謂有功可食者也。惟其珍滅彝倫。戕敗人理。故雖使吸風飲露。巢居野處。猶將廢之。況華屋精饌。以養惰遊乎。此自聖帝明王之所必除。豈繫於武宗之舉措之是非哉。以此言之。則庶乎其有感矣。



七年夏四月定杖笞法

杖自今法司處罪用常行杖。杖春一折法杖十杖。笞

一折笞五冬十一月以鄭光為右羽林統軍

上事鄭太后甚

謹不居別宮朝夕奉養。鄭光鎮河中入朝上與論政光對鄙淺上不悅留為統軍。太后數言其貧上輒厚賜金

帛終不復任以民官。胡氏曰。孝者人君之盛德也。宣宗能之可不謂賢乎。然其適母不自知其罪惡之大也。

而區區焉妾母是孝所謂計未遺本飾小善害大德豈所以為孝乎。度支奏歲入之數

錢九百二十五萬緡。內五百五十萬緡租稅。八十二萬餘緡權酷。二百七十八萬餘緡鹽利。

八年春正月朔日食罷元會

初左補闕趙璘請罷元會止御宣政宰相

曰。天下無事元會大禮不可罷也。上曰。近華州有賊。二關中少雪皆朕之憂。何謂無事。雖宣政亦不可御也。二

月以牛業最為睦州刺史

中書門下奏諫官闕員請補上曰。諫官要在舉職不



月以牛叢為睦州刺史

中書門下奏諫官闕員請補上曰諫官要在舉職不

必人多如張道符牛叢趙彝輩數人使朕聞所未聞是矣久之叢出為刺史入謝上賜之紫叢曰臣所服緋

刺史所借也上遽曰且賜緋上重惜服章有司常具緋紫衣數襲從行以備賞賜或半歲不用其一故當時以

緋紫為榮上重翰林學士然遷官必秋九月以高少校歲月以為不可以官爵私近臣也

逸為陝院觀察使

有敕使過硤石怒餅黑鞭驛吏見血少逸以聞上責敕使請配奉陵

其後上召翰林學士韋澳并左右問之曰近日內侍權勢如何對曰陛下威斷非前朝之比上閉目搖首曰全

未全未尚畏之存策將安出對曰若與外廷議之恐有太和之變不若就其中擇有才識者與之謀上曰此乃

末策朕已試之矣自衣緋以下皆感恩纔衣紫則相與為一矣上又與令孤絢謀盡誅宦官絢恐溢及無辜密

曰天下無事元會大禮不可罷也上曰近華州有賊二



奏曰。但有罪勿捨。有關勿補。自然漸耗。至於盡矣。宦者竊見其奏。由是益與朝士相惡。南北司如水火矣。胡氏曰。韋澳之謀。非末策也。昔李德裕與樞密議約。教監軍於。是師出有功。故知裁制中臣。就其中擇忘智者與之謀。其處之未必不善於外廷所為也。弘逸季後方奉陳王。而士良弘志已立武宗。歸長公孺方立夔王。而元實宗實乃推戴懿宗。宣宗乃曰。比衣紫則相與為一。何其近而不能察也。令孤絢之意亦善。而不面陳之。乃露諸奏牘。易所以有不

### 久十月以李行言為海州刺史

上獵於苑北。遇樵夫。問其縣令為誰。曰。李行言。為政如何。曰。性執。有疆盜數人。匿軍家。索之。竟不與。盡殺之。上歸。帖其名於寢殿之柱。及除刺。詔雪王涯賈餗等。史入謝。上賜之金紫。取帖示之。詔雪王涯賈餗等。以上甘露之變。惟李訓鄭注當死。餘人無罪。詔雪其寃。

九年春正月。成德節度使王元逵卒。軍中立其



九年春正月成德節度使王元逵卒軍中立其

子紹鼎為留後○二月以李君奭為懷州刺史

初上校獵渭上有父老十數聚於佛祠上問之對曰體

泉百姓也縣令李君奭有異政考滿當罷詣府乞留故

此祈佛莫謂所願耳及懷州刺史關上手筆除君奭上

聰察彊記天下奏獄吏卒姓名一覽皆記之度支奏誤

漬為清樞密承旨孫隱中是成之上怒推按謫罰之嘗

密令翰林學士韋澳纂次州縣境土風物及諸利害為

一書號曰處分語他日鄧州刺史薛弘宗入謝出謂澳

曰上處分本州事驚人澳詢之皆處分語中事也范氏

曰宣宗挾摘細微以驚服其羣下小過必罰而大綱不

舉欲以一人之智周天下之務而不能與賢人共天

也譬如廉刻之吏謹治簿書期會而不

知為政持一縣令才耳豈人君之德哉

夏閏四月詔

甘肅之變惟李訓鄭注當死餘人無罪詔雪其冤



州縣作差科簿

詔以州縣差役不均。自今每縣據人貧富及役輕重。作簿送刺史檢

署訖。錄於令廳。每有役事。委令據簿輪差

秋七月。浙東軍亂。逐觀察使

李訥

訥性下急。遇將卒不以禮。故作亂

崔鉉罷為淮南節度使

南

飢。民多流亡。節度使杜悰荒於遊宴。政事不治。上聞之。罷悰。以鉉代之

九月。貶李訥為

朗州刺史。杖監軍王宗景。配恭陵

詔自今戎臣失律。并坐監軍

冬十一月。以柳仲郢為鹽鐵轉運使

有醫工劉集。交通禁

中。上敕鹽鐵補場官。仲郢上言。醫工術精。宜補醫官。若委務銅鹽。何以課其殿最。且場官賤品。非特敕所宜。親

上。遠賜綳。遣之。他日見仲郢。勞之曰。卿論劉集事甚佳。上嘗有疾。醫工梁新治之。良已。自陳求官。但一月給錢

三百緡。十二月。貶康季榮為夔州長史。李榮前



三百緡 而已 十二月 貶康季榮為夔州長史 季榮前為涇原

節度使擅用官錢事覺請以家財償之上曰季榮有以河湟功許之給事中封還敕書諫官亦上言乃貶之

鄭祗德為賓客分司 江西觀察使鄭祗德以其子顯尚主通顯同求散地從之

十年春正月以鄭朗同平章事○夏五月以韋

澳為京兆尹 澳為人公真既視事豪貴斂手鄭先奏其狀欲寘於法上曰鄭先甚愛之何如對曰如此則

是陛下之法獨行於貧戶耳臣不敢奉詔上曰然則痛杖而貸其死可矣澳歸即

杖之膏租數百斛足乃釋 六月裴休罷為宣武節

度使 初上命休極言時事休請早建太子上曰若建太子則朕遂為閑人休不敢復言以疾辭位從之胡

上遠賜緡遺之他日見仲鄂勞之曰卿論劉集事甚佳嘗有疾醫工梁新治之良已自陳求官但一月給錢



氏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也。宣宗之論。一何異哉。蓋以大利為心。至乃斬於其子。故雖賞罰嚴必。指時康定。而器局褊促。無人君偉然之度矣。然裴休既發其端。嘗率其說。使以帝所目擊。文宗武宗之事。為戒。則宣宗亦必惕然。矣。冬十月。以鄭顥為祕書監。顥營求作相甚切。其父祗德聞之。與書曰。聞汝已判戶部。是吾必死之年。又聞欲求宰相。是吾必死之日也。顥懼。表辭。從之。十一月。

無回鶻為懷建可汗。先是詔以回鶻有功於國。世為已。扈歷今為可汗。尚寓安西。俟歸牙帳當加冊命。至是回鶻遣使入貢。冊拜可汗。詔議遷穆宗已下出太廟。吏部尚書李景讓上言。穆宗乃陛下兄。尚可拜姪可乎。宜遷四至出太廟。還代宗以下入廟。詔百官議。不決而止。時人以是薄景讓。以崔

宗已下出太廟。兄敬宗文宗武宗乃兄之子。陛下拜

兄尚可拜姪可乎。宜遷四至出太廟。還代宗以下入廟。詔百官議。不決而止。時人以是薄景讓。以崔

慎由同平章事。上命相。左右無知者。前此令樞密宣旨以蕭鄴為相。樞密使王歸長等覆



先尚可。拜姪可乎。宜遷四主出太廟。還代宗以薄景讓。以崔

# 慎由同平章事

上命相。左右無知者。前此令樞密宣旨以蕭鄴為相。樞密使王歸長等覆

奏鄴所判度支應罷否。上以為歸長等佑之。即手書慎由名付學士院。云仍罷判度支范氏曰。堯舜壽咨四岳。

詢謀僉諧。而後用人。既以為可。則用之而不疑矣。二使之請。亦有司之常職也。何疑而遽易之。宣宗以此為明。

防其羣下。知臣之道其不然乎。詔內園使李敬寔剥色配南牙

內園使李敬寔。遠鄭朗不避馬。朗奏之。上責敬寔。對曰。供奉官例不避。上曰。汝衛教命。橫絕可也。豈得私出而不避宰相乎。命

剥色配南牙。十一年春正月。以韋澳為河陽節度使。澳嘗奏

以澳判戶部。以心力衰耗。難處繁劇。為辭。上不悅。及歸。其甥柳玘尤之。澳曰。主上不與宰相食議。私欲用我。人

丑丁



必謂我以他岐得之。何以自明。且爾知時事。浸不佳乎。由吾曹貪名位所致耳。遂出鎮河陽。玳仲郢之子也。胡氏曰。葦澳可謂見得思義者矣。人臣必以君父親擢為榮。人主必欲以出於已意為親。非也。百官必欲由宰相薦達。宰相必欲使歸恩於我。亦非也。惟其公而已矣。天下人才之衆。非宰相旁招廣引。人主安得而知之。至於耳目之官。疾言之任。股肱心膂之寄。非人主精別賢者舉以自近。則必有比黨阿私之患矣。二月。

### 魏謩罷為西川節度使

上樂聞規諫。凡諫官論事。門下封駁。苟合於理。多屈

意從之。得大巨章疏。必焚香盥手而讀之。嘗欲幸華清宮。諫官論之。上為之止。謩為相。每議事。正言無所避。上亦歎曰。謩綽有祖風。我心重之。然竟以剛直為令孤絢所忌。而出之。秋七月。以蕭肅鄴同

### 平章事。○流祝漢貞於天德軍

教坊使祝漢貞滑稽敏給。寵冠

諸優。一日。抵掌詼諧。頗及外事。上正色謂曰。我高養爾。爾止供戲笑耳。豈得輒預朝政邪。會其子坐贓。流之。樂



平章事○流祝漢貞於天德軍教坊使祝漢貞

諸優。一日抵掌詼諧。頗及外事。上正色謂曰。我畜養爾曹。止供戲笑耳。豈得輒預朝政邪。會其子坐賊。流之。樂

工羅程。善琵琶。有寵。殺人繫獄。衆工為請曰。程負陛下萬死。然臣等惜其絕藝。不復得奉宴遊矣。上曰。汝曹所

惜者。羅程藝。朕所惜者。高祖太宗法。竟杖殺之。八月成德軍節度使王紹

鼎卒。軍中立其弟紹懿。○冬十月。以尚延心為

河渭都遊奕使。先是吐蕃酋長尚延心。以河渭一州

羊馬。誘之入居秦州之西。謀盡掠其財。延心知之。謂承

勳曰。延心欲入見天子。請盡帥部衆分徙內地。使西邊

永無揚塵之警。但惜秦州無所復恃耳。承勳默然。明日

諸將皆曰。明公首開營田。置使府。擁萬兵。仰給度支。將

上無戢守之勞。有耕市之利。若從延心之謀。則西陲無

事。朝廷必罷府省戍。還以秦州隸鳳翔。吾屬無所復望



矣。承勳以為然。即奏廷心為河。鄭朗罷。遣使迎。

道士軒轅集於羅浮山。上好神僊。迎軒轅集。至長安。問曰。長生可學乎。對曰。

王者屏欲而崇德。則自然受天遐福。何處更求長生。留數月。求還山。乃遣之。

十二年春正月。以王式為安南都護。式有才略。

芳木為柵。深擊其外。寇不能冒。選教士卒甚銳。頃之。南蠻大至。去城半日。式意思安閑。遣譯喻之。中其要害。蠻

夜引去。都校羅行恭。久專府政。麾下精兵二千。都護中軍。繞羸兵數百。式杖而黜之。以劉瑑同

平章事。瑑與崔慎由議政於上前。慎由曰。惟當甄別

分流品。致中原丘虛。今當循名責實。使百官各稱其職。而遠以品疏為先。臣未知致理之日。慎由無以對。二

月。崔慎由罷。上欲御樓肆赦。令狐綯曰。御樓所費甚廣。事須有名。且赦不可數。上不悅。曰。遣



月。崔慎由罷

上欲御樓肆赦。令狐綯曰。御樓所費甚廣。事須有名。且赦不可數。上不悅。曰。遣

朕於何得名。慎由曰。陛下未建儲官。四海屬望。若舉此禮。雖郊祀亦可。况於御樓。時上餌方士藥。已覺躁渴。疑

忌方深。聞之。俛首不復言。旬日。慎由罷相。范氏曰。三代之時。自天子至于庶人。皆有常職。以食其力。有常行。以

勤其生。壯而疆勉焉。老而教訓焉。修身以俟死而已。天下無異道。未有衆人皆死而欲一己獨不死者也。執左

道以亂政者。殺。故無迂怪之士。由秦漢以來。乃有神仙人。主尤甘心焉。以唐考之。自太宗至于武宗。餌藥以敗

者。六七君。亦可以為戒矣。而宣宗又敗以藥。至以諸嗣為諱。惡豈不

甚矣哉。夏四月。嶺南軍亂。詔以李承勛為

節度使。討平之。

初。上命李燧鎮嶺南。已命中使賜之節。給事中蕭敷封還。制書上方奏樂。



不暇別召中使使優人追之節及以夏侯攷同平章

事○五月劉瑑卒瑑病篤猶手疏論事上甚惜之湖南軍亂逐觀察使韓琮六月江西軍亂逐觀察使鄭憲○蠻

寇安南初安南都護李瑑為政貪暴疆市蠻中馬牛羣蠻怨怒導南詔侵盜遠境自是安南始有

患秋七月宣州軍亂逐觀察使鄭薰右補闕張潛上疏曰

藩府代移之際皆奏倉庫羨餘以為課績朝廷因而甄獎夫藩府財賦所出有常苟非賦歛過差及停廢將士

減削衣糧則羨餘何從而致比來南方諸鎮數有不寧皆此故也一朝有變所蓄之財悉遭剽掠又發兵致討

費用百倍然則朝廷竟有何利乞自今藩府長吏不增賦歛不減糧賜獨節遊宴省浮費能致羨餘者然後賞

之。上嘉。河南北淮南大水。徐泗水深五丈。流沒數萬家。胡氏曰。禍福各以



之上嘉

# 河南北淮南大水

徐泗水深五丈。流沒數萬家。胡氏曰。禍福各以

類至。故三州震。而知周將亡。岷山崩。江水竭。而漢將亡。龐勳亂。徐士芝巢起。山東唐自是亡。則河南北淮南大水

而徐泗為甚。天之示戒明矣。夫天理高明悠久。非如人喜怒報施之促狹也。禍在十年之後。一世之外。則目前

前之異。誠非淺丈夫所經一慮。於是置而冬十月。以于不恤。至於國家敗壞。則亦無如之何矣。

## 延陵為建州刺史

延陵入辭。上曰。建州去京師幾何。對曰。八千里。上曰。卿到彼為政善何。

惡朕皆知之。勿謂其遠。此隋前則萬里也。卿知之乎。令狐綯擬李遠。杭州刺史。上曰。吾聞遠詩云。長日惟消一

局。慕安能理人。綯曰。詩人說此為高興耳。未必實然。上曰。且令往。試觀之。詔刺史毋得外徙。必令至京師。面察

其能否。然後除之。令狐綯嘗徙其故人為鄰州刺史。便道之官。上以問綯。對曰。以其道近。省送迎耳。上曰。朕以



刺史多非其人。為百姓害。故欲一一訪問。知其優劣。以行黜陟。而詔命既行。直廢格不用。宰相可謂有權。時方寒。絢汗透重裘。上臨朝。接對羣臣。如賓客。雖左右近習。未嘗見其有惰容。每宰相奏事。旁無一人立者。威嚴不可仰視。奏事畢。忽怡然曰。可以閑語矣。因問閭閻細事。或談宮中遊宴。無所不至。一刻許。復整容曰。卿輩善為之。朕常恐卿輩負朕。後日不復再得相見。乃起入宮。令孤絢謂人曰。吾十年秉政。最承恩遇。每延英奏事。未嘗不汗沾衣也。范氏曰。古者臣進戒於君。君申教其臣。上下交脩。所以勤於德也。宣宗視輔相之臣。體貌甚恭。而心實防之。如遇胥史。惟恐其敗也。拘之以利祿。憚之以威嚴。故所用多流俗之人。而賢者不能有所施設。白敏中令孤絢之徒。崇極將相。恃寵保位二十餘年。其相如此。則其君之功烈。亦可知也。

### 山南東道

### 節度使徐商討湖南亂軍平之

商以封疆險闊。素多盜賊。選精兵數

百人。別置營訓練。號捕盜將。以崔鉉為宣歙觀察



節度使徐商討湖南亂軍。平之。商以封疆險關。素多盜賊。選精兵數

百人。別置營訓練。號捕盜將。以崔鉉為宣歙觀察。及湖南逐帥。詔商討平之。

使討亂軍。平之。○以韋宙為江西觀察使。討亂

軍。平之。宙過襄州。徐商遣都將韓季友。帥捕盜從十

二月。以蔣伸同平章事。伸從容言於上曰。近日官

如此則亂矣。對曰。亂則未亂。但微倖者多。亂亦非難。上

十三年。夏。四月。以廣德公主適校書郎于琮。初

欲以琮尚永福公主。既而中寢。宰相請其故。上曰。朕近

與此女子食。對朕輒折匕筋。性情如是。豈可為士大夫

妻。乃更命琮武寧軍亂。詔以田牟為節度使。武

通鑑綱目卷之

四



軍節度使康季榮不恤士卒。士卒譟而逐之。上秋八月。以田牟嘗鎮徐州有能名。復以為帥。一方遂安。

# 帝崩鄆王濶即位

初。上長子鄆王温。無寵。愛第三子夔。王滋欲以為嗣。為其非次。

故久不建東宮。上餌李玄伯等藥。疽發於背。宰相不得見。上密以夔王屬。王歸長等三人。使立之。獨左軍中尉

王宗實素不同心。三人相與謀出宗實為淮南監軍。宗實已受敕將出。左軍副使元實謂曰。聖人不豫。喻月

中尉何不一見聖人而出乎。宗實感悟。復入。至寢殿。上已崩。東首環泣矣。宗實叱歸長等。責以矯詔。皆捧足乞

命。乃迎鄆王立為太子。權句當軍國政事。更名濶。取歸長等殺之。太子即位。是為懿宗。范氏曰。古者受遺託孤。

必求天下之忠賢。齊桓公定嗣於易牙。故其國大亂。唐自文宗以後。立不以正矣。然非人主使之也。宣宗不能

早立太子。而以非次屬。諸官者。蓋以宰相為外臣。官者為腹心。溺於所習而不自知其非也。安在其為明哉。胡

氏曰。立嗣。天下至重。必賢。必長。必嫡。必公。必。後。亂。不。作。宣宗。反。之。其。亂。宜。矣。王宗實。非。能。以。正。義。



為早立太子。所以非必。願心。溺於所習。而不自知其非也。安在其為明哉。胡

氏曰。立嗣。天下至重也。必賢。必長。必嫡。必疎。必公。然  
後禍亂不作。宣宗反之。其亂宜矣。王宗實非能以正義  
奉長君。蓋素不為上所厚。事勢所激。乃似義舉耳。使王  
歸長等。意屬鄆王。安知宗實不以夔王有愛而立之邪。  
不可不辨也。○宣宗性明察沈斷。用法無私。從諫如流。  
重惜官賞。恭謹節儉。惠愛民物。故大中之政。訖於唐亡。  
人思詠之。謂之小太宗。范氏曰。宣宗之治。以察為明。雖  
聽納規諫。而性實猜刻。雖吝惜爵賞。而人多僥倖。外則  
藩方數逐其帥。守而不能治。內則宦者握兵柄。制國命。  
自如也。然百吏奉法。政治不擾。海內安靖。幾十五年。繼  
以懿僖不君。唐室壞亂。是以人思大中之政為不可及。  
書曰。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若宣宗者。豈不  
足為賢君哉。

誅 ○冬十一月。蕭鄴罷。十二月。以杜審權同平

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 ○李玄伯等伏



章事○令狐絢罷以白敏中同平章事

絢執政歲久忘

勝已者中外側目其子瀉頗招權受賄宣宗

南詔僭

號寇陷播州

初韋臯開青溪道以通羣蠻使入貢又選羣蠻子弟聚之成都教以書數以羈

縻之既而軍府厭於稟給又蠻使入貢利於賜與所從  
僭人浸多杜悰奏減其數南詔豐祐怒入貢不時頗擾  
邊境豐祐卒子酋龍立朝廷以名近玄宗諱遂不行  
冊禮酋龍乃自稱皇帝改國號大禮遣兵陷播州

懿宗皇帝咸通

元年春正月浙東賊裘甫作亂

初裘甫攻陷象山官軍屢敗觀察使鄭祗德遣兵討之  
大敗甫遂陷剡縣開府庫募壯士眾至數千人時二浙  
久安人不習戰甲兵朽鈍見卒不滿三百祗德更募新  
卒遣以擊賊又大敗於是諸道雲集眾至三萬小帥有

謀略者推劉慶劉從簡鑄印  
元自稱天子都知兵馬使聲振中原  
葬貞陵○



謀略者推劉壯勇力推劉慶。劉從簡鑄印。改元自稱天下都知兵馬使。聲振中原。

葬貞陵。

三月以王式為浙東觀察使發諸道兵討裘甫。

破之。鄭祗德求救於鄰道。浙西宣歙遣兵赴之。祗德饋

士請土軍為導。諸將或稱病不行。或先邀職級。竟不果

遣城中各謀逃潰。朝廷議選將代之。夏侯孜曰。浙東山

海幽阻。可以計取。難以力攻。西班甲無可語者。王式雖

儒家子。前在安南有功。可任也。乃以為浙東觀察使。召

入問以方略。對曰。但得兵賊必可破。有宦官侍側曰。發

兵所費甚大。式曰。兵多賊速破。其費省矣。若兵少不能

勝。延引歲月。賊勢益張。江淮不通。則上自九廟。下及十

軍。皆無以供給。其費豈可勝計哉。上顧宦官曰。當與之

兵。乃詔發諸道兵授之。裘甫分兵掠衢。發明台。所過俘

其少壯。及王式除書下。浙東人心稍安。甫方與其徒飲



酒聞之不樂。劉晔曰：宜急引兵取越州，憑城郭，據府庫，遣兵過大江，掠揚州，還修石頭城而守之。宣歙江西必  
 有響應者。遣劉從簡以萬人循海而南。襲取福建。如此  
 國家貢賦之地盡入於我矣。進士王輅曰：劉副使謀乃  
 孫權所為，未易成也。不如擁眾據險自守。陸耕海漁，急  
 則逃入海島，此萬全策也。甫猶豫未決。式軍所過若無  
 人。至西陵，甫遣使請降。式曰：是必欲窺吾所為，且欲使  
 吾驕怠耳。乃謂使者曰：甫西縛以來，當免而死。式入越  
 州，送鄭祗德，樂飲而歸。始修軍令。於是告饋餉不足者  
 息矣。稱疾卧家者起矣。先求遷職者默矣。賊別帥洪師  
 簡許會能帥所部降。式曰：汝降是也。當立效以自異。使  
 帥其徒為前鋒，與賊戰有功，乃奏以官。先是賊謀入越  
 州，軍吏匿而飲食之。及是，或詐引賊將來降，實窺虛實。  
 式悉捕索斬之，嚴門禁，警夜周密。賊始不知我所為矣。  
 式命諸縣開倉廩以賑貧乏。或曰：軍食方急，不可散也。  
 式曰：非汝所知。官軍少騎卒。式曰：吐蕃回鶻比配紅淮

者其人習險阻，便鞍馬，舉籍管內得數百人。虜久羈縻，因  
 餒甚，式既搞飲，又賜其家，皆泣拜。願效死，悉以



者其人習險阻。便鞍馬。舉籍管內得數百人。虜久羈。因餒甚。式既犒飲。又賙其家。皆泣拜。願效死。悉以爲騎卒。使騎將石宗本將之。又奏得龍陂監馬二百匹。於是騎兵足矣。或請爲烽燧以調賊。式笑而不應。選懦卒使乘健馬。少給之兵。以爲候騎。衆怪之。不敢問。於是閱諸營。見卒及上團子弟。得四千人。使導諸軍分路討賊。令之曰。毋爭險易。毋焚廬舍。毋殺平民。以增首級。脅從者募降之。得賊金帛。官無所問。自是諸軍與賊十九戰。賊連敗。劉黠謂裘甫曰。鄉從吾謀。寧有此困耶。收王輅等斬之。式曰。賊窘且飢。必逃入海。命羅鏡軍海口以拒之。賊皆棄船走山谷。帥其徒屯南陳館下。衆尚萬餘人。夏五月。禁州縣稅外。科率。右拾遺薛調言。兵興以來。賦歛無度。所在羣盜。半是逃戶。固須翦滅。亦可閔傷。望敕州縣稅外。無得科。六月。王式擒裘甫送京師。斬之。浙東兵大破裘甫於



南陳館。斬首數千級。賊委棄繒帛盈路。昭義將跌跌。令士卒敢顧者斬。賊復入剡。式曰。賊來就擒耳。命趣諸軍圍之。賊城守甚堅。三日凡八十三戰。賊請降。又曰。賊欲少休耳。蓋謹備之。賊果復出。又三戰。甫等從百餘人出降。離城數十步。官軍疾趨。斷其後。遂擒之。式斬睦等。械甫送京師。斬之。諸將還。越式大置酒。諸將請曰。某等生長軍中。久更行陳。今幸得從公破賊。然私有所不諭者。敢問公之始至。軍食方急。而遽散之。何也。式曰。此易知耳。賊聚穀以誘飢人。吾給之食。則彼不為盜矣。且諸縣無守兵。賊至則倉穀適足資之耳。不置烽燧。何也。式曰。烽燧所以趣救兵也。今兵盡行。無以繼之。徒驚士民。使自潰亂耳。使懦卒為候騎。而少給兵。何也。式曰。彼勇卒操利兵。遇敵且不量力而鬪。鬪死則賊至不知矣。皆拜曰。非所及也。先是上每以越盜為憂。夏侯孜曰。王式才有餘。不日告捷矣。與式書曰。公專以執裘甫為事。軍須細大。此期悉力。故式所奏無不從。由是能成其功。

秋九月。以白敏中為司徒中書令。冬十月。遣



須細大。此期悉力。故式所奏無不從。由是能成其功。軍

秋九月。以白敏中為司徒中書令。○冬十月。追

復李德裕官爵。贈左僕射。

右裕遺劉鄩。上言李德裕父子為相。有聲迹功

效。竄逐以來。血屬將盡。生涯已空。宜賜哀憫。贈以一官。從之。

夏侯孜罷。以畢誠

同平章事

二年春正月。白敏中罷。以杜悰同平章事。

一日

密使詣中書。宣徽使楊公慶繼至。獨揖悰。出斜封文書以授。悰發之。乃宣宗大漸時。官官請鄆王監國奏也。曰。當時宰相無名者。當以反法處之。悰曰。此非臣下所宜窺。復封以授公慶。曰。主上欲罪宰相。當於延英面示。聖旨。明行誅譴。公慶去。悰謂兩樞密曰。內外之臣。事猶一體。今主上新踐祚。未熟萬機。當以仁愛為先。豈得遽贊



三年春正月羣臣上尊號○蔣伸罷○二月南

成殺宰相事。若習以性成。則中尉樞密豈得不自憂乎。既而事寢。是時七大夫深疾官官。事有小相涉。則衆共棄之。建州進士葉京嘗預宣武軍宴。識監軍之面。既而及第。遇之於塗。馬上相揖。因之謗議喧然。遂流廢終身。其不相如此。秋七月南蠻攻陷邕州。先是廣桂容三道悅。邕三年一代。經略使段文楚請以三道衣糧自募土軍。朝廷許之。所募纔得五百人。文楚入為金吾將軍。經略使李蒙利其闕額衣糧。以自入。悉罷遣三道戍卒。止以所募兵戍守左右江。比舊什減七八。故蠻人乘虛入寇。遂陷邕州。九月以孟穆為南詔吊祭使。杜棕上言南詔單寡。未可輕與之絕。且應遣使弔祭。諭以新王名。犯廟諱。故未行冊命。待其更名謝恩。然後遣使。庶全大體。上從之。會南詔寇。舊州遂不行。



三年春正月羣臣上尊號○蔣伸罷○二月南

詔復寇安南以蔡襲為經略使發兵禦之南詔復寇

安南經略使王寬數來告急朝廷以襲代之仍發許滑徐汴荆襄潭鄂等道兵合三萬人以授襲兵勢既盛蠻

遂引夏四月置戒壇度僧尼上奉佛太過急於政事於禁中設講席自

唱經手錄梵夾又數幸諸寺施與無度吏部侍郎蕭倣上疏曰玄祖之道慈儉為先素王之風仁義為首垂範

百代必不可加佛之為道殊異於此非帝王所宜慕也願陛下時開延英接對四輔力求人瘼虔奉宗祧罷去

講筵躬勤政事上不能從五月分嶺南東西二道以韋宙蔡

京為節度使左庶子蔡京性貪虐多詐時相以為有吏才奏遣制置嶺南事嶺南舊分五管

舊州之會南詔寇遂不行

卷之七

四



廣桂邕容安南皆隸嶺南。蔡京奏請分為兩道。以廣州為東道。邕州為西道。使韋宙及京分領之。蔡襲將諸道軍在安南。蔡京忌之。恐其立功。奏稱南蠻遠道。遣使無虞。請罷戍兵。從之。襲累奏羣蠻伺隙。不可無備。乞留兵五千。不聽。襲作十必死狀。申中書。時相信蔡京之言。終不之省。秋七月。徐州軍亂。逐

### 節度使溫璋詔以王式代之

初。王智興既得徐州。募勇悍之士三千人。

以自衛。其後節度使多儒臣。其兵浸驕。小不如意。一夫大呼。其眾和之。節度使即自後門逃去。田牟至。與之雜坐飲酒。犒賜之費。日以萬計。猶時喧譁。邀求不已。牟薨。璋代之。驕兵素聞璋性嚴。憚之。璋開懷慰撫。而驕兵終猜忌。竟聚譟而逐之。忠武義成兩軍從。王式討裘甫者。猶在浙東。詔式帥以赴徐州。驕兵益懼。式至視事三日。饗兩鎮將士。遣還。既而擐甲執兵。命圍驕兵。盡殺之。數千人皆死。敕改武寧為徐州團練使。隸兗海。以濠州歸

淮南。更置宿泗觀察使。留二千人守徐州。餘皆分隸兗。宿。委武。分配。將士。赴諸道。訖。然後將兩道兵。至汴。滑。遣



千饗兩鎮將士。遣還。既而據甲執兵。命圍騎兵盡殺之。數人皆死。教改武寧為徐州團練使。隸兗海。以凍州歸。

淮南更置宿泗觀察使。留二千人守徐州。餘皆分隸兗宿。委式分配將士赴諸道訖。然後將兩道兵至汴滑。遣

歸本道身。以夏侯孜同平章事。○蔡京伏誅。為京詣京師。

政苛慘。設炮烙之刑。闔境怨之。為軍士所逐。冬。十一。賊崖州司戶。不肯之官。還至零陵。敕賜自盡。

月。南詔寇安南。南詔率羣蠻寇安南。蔡襲告急。敕發荆湖兵二千。桂管兵三千赴之。未至。

南詔已圍交趾。襲嬰城固守。救兵不得至。

四年春正月。南詔陷交趾。經略使蔡襲死之。交趾

城陷。蔡襲左右皆盡。徒步力戰。身集十矢。欲趣監軍船。船已離岸。遂溺海死。荆南將士四百餘人。走至城東水

際。虞候元惟德等謂衆曰。吾輩無船。入水則死。不若還與蠻鬪。人以一身易二蠻。亦為有利。遂還向城。縱兵殺

不火



蠻二千餘人而死。南詔兩陷交趾。所殺虜且十五萬人。留兵二萬。使其將楊思縉據交趾城。谿洞夷獠皆降之。詔諸道兵悉召還保嶺南。上遊宴無節。左拾遺劉蛻上疏曰。今西涼築城南蠻侵軼。陛下不形憂閔。何以責其

死力。二月朔。帝歷拜十六陵。○三月。歸義軍奏

克復涼州。○夏。四月。畢誠罷為兵部尚書。誠以

多徇私不法。稱疾辭位。以康承訓為嶺南西道節度使。○五

月。以楊收同平章事。收與中尉楊玄价。敘宗相結。故得為相。杜審

權罷。○六月。杜悰罷。以曹確同平章事。○秋。七

月朔。日食。○以宋戎為安南都護。時諸道兵援安南者屯聚嶺南。

運米。勞費。潤州人陳璠。石。上言。請造千斛大舟。自福建。廣州。以和。廣。軍食。以足。然有司。以和。廣。



月朔日食○以宋戒為安南都護時諸道兵援安南者屯聚嶺南

餽運勞費。潤州人陳礪石。上言。請造千斛大舟。自福建運米泛海。一月至廣州。以代之。軍食以足。然有司以和雇

為名。奪商人舟入海。或遇風濤沒溺。有司囚繫網吏舟人。使償其米。人頗苦之。八月。以吳德

應為館驛使。臺諫上言。故事。御史巡驛。不應忽以內臣代之。上諭以敕命已行。不可復改。左

拾遺劉蛻。上言。自古明君所尚者。從諫如流。豈有已行而不改。且敕自陛下出之。自陛下改之。何為不可。弗聽。

冬十月。以令狐滈為詹事司直。初。以令狐滈為左拾遺。拾遺劉蛻上

言。滈專家無子弟之法。布衣行公相之權。起居郎張雲言。滈父絢用李涿為安南。致南蠻至今為梗。由滈納賄。

陷父於惡。絢執政時。人號滈白衣宰相。滈亦引避。故有是命。

五年春正月。貶張雲興元少尹。劉蛻華陰令。孤



詢為其子瀉。三日八。彗星出。彗出於箕。長三尺。司天監奏。按星經。是名舍譽。瑞星。

也。主大喜。請宣示中外。於是編諸史策。從之。夏四月。以蕭宣同平章事。

○南詔寇邕州。官軍敗沒。加康承訓檢校右僕

射。承訓至邕州。不設斥候。南詔帥六萬將入境。承訓遣六道兵凡萬人拒之。敵至不設備。五道八千人皆沒。

惟天軍後至得免。承訓不知所為。副使李行素帥眾治濠柵。甫畢。蠻軍已合圍。四日。攻具將就。諸將請夜分

道斫蠻營。承訓不許。有天平小校再三力爭。乃許之。將勇士三百夜縋而出。散燒蠻營。斬五百餘級。蠻大驚。解

圍去。承訓騰奏告捷。中外皆賀。加承訓檢校右僕射。子弟親昵。皆奏功受賞。燒營小校不遷一級。由是軍中怨

怒。聲流。五月。發徐州兵三千人戍邕州。○秋。七

月。以康承訓為將軍分司。高駢為嶺南西道節



道。五月。發徐州兵三千人戍邕州。○秋。七

月。以康承訓為將軍分司高駢為嶺南西道節

度使。韋宙具知承訓所為。以書白宰相。乃罷承訓而以張茵代之。茵不敢進。夏侯孜為驍衛將軍高駢代

之。駢頗讀書。好談古。兩軍官官多舉之。冬十一月。夏侯孜罷。以路巖

### 同平章事

六年。春。正月。始以懿安皇后配饗憲宗。時王暉復為禮

官。仲前議。朝廷從之。以杜守一猷為宣歙觀察使。宣官多閩人。猷為福建

觀察使。每寒食。遣吏分祭其先壟。官官德之。故有是命。時人謂之。敕使墓戶。三月。蕭寘卒。

○夏。四月。以高瑑為同平章事。○六月。高瑑卒。以



徐商同平章事○冬十月太皇太后鄭氏崩

七年春二月以劉潼為西川節度使

初南詔遣清平官董

成等詣成都節度使李福福盛儀衛以見之故事南詔使見節度使拜伏於庭成等曰驃信已應天順人我見

節度使當抗禮傳言往返自旦至日中不決將士皆憤怒福械繫之劉潼至鎮擇之奏遣還國召至京師厚賜

而遣成德節度使王紹懿卒

紹懿在鎮十年為政寬簡軍民便之疾病

召兄子景崇告之曰吾兄以汝之幼以軍政授我今汝長矣我復以歸汝弩力為之。上忠朝廷下和鄰藩勿陸

吾兄之業夏五月葬孝明皇后

葬於景陵之側祔于別廟六月

魏博節度使何弘敬卒

軍中立其子全暉為留後

高駢大破

南詔蠻復取交趾初高駢治兵於海門未進監軍李維周惡駢欲去之屢趣駢使進軍



魏博節度使何弘敬立軍中立其子高駢大破

# 南詔蠻復取交趾

初高駢治兵於海門未進監軍李維周惡駢欲去之屢趣駢使進軍

駢以五千人先濟約維周發兵應援駢既行維周推餘衆不發駢至南定峯州蠻衆近五萬獲田駢掩擊大破之取其所獲以食軍進擊南詔屢破之捷奏至海門維周皆匿之奏駢玩軍不進上怒欲貶駢以王晏權代之是月駢復大破南詔殺獲甚衆遂圍交趾城十餘日蠻困盛甚城且下會得王晏權牒即以軍事授監軍韋仲宰與麾下百餘人北歸先是駢遣小校曾察入告交趾之捷至海中望見旌旗東來云新經略使與監軍也察意維周必奪其表乃匿於島間維周過即馳詣京師上得奏大喜加駢檢校工部尚書復鎮安南駢至海門而還晏權聞懼維周凶貪諸將不為之用遂解重圍蠻遁去者大半駢至復督勸將士攻城克之斬首三萬餘級南蠻帥衆歸附

## 冬十月楊收罷

楊玄珩兄弟受方鎮之賂屢有請託收不

卷之三

三



能盡從之。吐蕃拓跋懷光斬論恐熱傳首京師。

吐蕃自是衰絕。乞離胡君臣不知所終。以高駢為靜海軍節度使。

自李涿侵擾羣蠻為安南患。殆將十年。至是始平。乃置靜海軍於安南。以駢為節度使。范氏曰。戎狄自古迭為

中國患。由秦以來。未有得志於南蠻者也。蓋以瘴毒險阻。不得天時地利。所恃者人和而已。而民從征役。皆知

必死。如往秦市。則是三者皆亡矣。明皇之末。南詔威強。至於憲宗。陷安南。圍成都。中國首尾疲於奔命。其後龐

勳之亂。起於桂林之戍。黃巢之寇。本於徐方之餘。唐室之衰。宦者蠹其內。南詔擾其外。財竭民困。海內大亂。而

因以亡矣。蠻夷非能亡中國也。而中國之亡。蠻夷常為之資。是以聖主不重外而輕內。不勤遠而忘邇。恐征伐

不息。變生於內。十二月。黠戛斯遣使入貢。而搖其本也。

八年春。二月。歸義節度使張義潮入朝。○三月。



八年春二月歸義節度使張義潮入朝○三月

以李可及為左威衛將軍

上好音樂宴遊供奉樂工常近五百人每月宴

設不減十餘水陸皆備每行幸內外諸司扈從十餘萬人所費不可勝紀可及善為新聲上以為將軍曹確諫

曰太宗定文武官六百餘員謂房玄齡曰朕以待天下賢士工商雜流不可處也太和中文宗欲以樂工為王

府率拾遺竇洵直諫即改光州長史乞別除可及官不從秋七月懷州民逐刺史

劉仁規民訴旱仁規揭榜禁之民怒相與以于琮

同平章事浙

資治通鑑綱目第五十

資治通鑑綱目

五



資治通鑑綱目卷之十

同平章事

陸贄

陸贄字子堅

吳郡華山人

貞元中

贄為翰林學士

與李德裕

館

書

圖

汪

浙

資治通鑑綱目第五十一



資治通鑑綱目第五十一

起戊子唐懿宗咸通九年盡凡十六年有奇  
甲辰唐僖宗中和四年五月

九年夏六月以李師望為定邊節度使師望上言

控扼南詔為其要衝成都道遠難以節制請建定邊軍屯重兵於嵩州以邛州為理所詔以師望充節度使師望利於專制方面故建此策其實邛距成都纔百六十里嵩距邛千里其欺罔如此秋七月桂

州戍卒作亂判官龐勛將之冬十月陷宿徐州

囚觀察使崔彥曾十一月詔遣康承訓發諸道

兵討之十二月賊陷滁和州攻泗州不克初南詔陷



安南。敕徐泗募兵二千赴援。分八百人別戍桂州。初約三年一代。至是戍桂者已六年。屢求代還。徐泗觀察使崔彥曾性嚴刻。押牙尹戡。杜璋。徐行儉等用事。以軍帑空虛。不能發兵。請令更留戍一年。彥曾從之。戍卒聞之。怒。都虞候許佶等作亂。殺都將王仲夷。推糧料判官龐勳為主。劫庫兵北還。所過剽掠。州縣莫能禦。八月。詔遣中使赦其罪。部送歸徐。至湖南。監軍誘之。使悉輸其甲兵。勳等謀曰。吾輩罪大。朝廷見赦。慮緣道攻劫耳。若至徐州。必薙醢矣。乃各以私財造甲兵旗幟。招集亡命。衆至千人。入淮南。節度使令狐綯遣使慰勞。押牙李湘曰。徐卒歸。勢必為亂。雖無敕令。誅討藩鎮大臣。當臨事以塞其前。以勁兵蹙其後。可盡擒也。縱之度淮。為患必大。綯素懦怯。曰。彼在淮南。不為暴。聽其自過。餘非吾事也。朝廷屢敕。崔彥曾慰撫之。彥曾遣使喻以敕意。道路相望。勳至徐城。乃言於衆曰。吾輩擅歸。思見妻子耳。今

聞已有密敕。下本軍。至則滅族。與其自投網羅。易若相與戮力同心。赴湯蹈火。豈徒脫禍。富貴可求也。衆皆呼



聞已有密敕下本軍。至則滅族。與其自投網羅。曷若相  
與戮力同心。赴湯蹈火。豈徒脫禍富貴可求也。衆皆呼  
躍稱善。遂於途中申狀乞停尹戡等職任。彥曾召諸將  
謀之。皆曰。戍卒猖狂。若縱使入城。必為逆亂。不若乘其  
遠來疲弊。發兵擊之。我逸彼勞。往無不捷。彥曾乃命都  
虞候元密等將三千人討勦。戒以毋傷敕使。仍命宿泗  
州出兵邀之。密至任山。頗兵不進。思所以奪敕使之計。  
欲俟賊入館。乃擊之。賊謂知之。夜遁。官軍引退。賊至待  
離。宿州戍卒出戰。望風奔潰。賊遂攻城。陷之。悉聚城中。  
貨財募兵。得數千人。勒兵乘城。勦自稱兵馬留後。官軍  
至。以為賊必固守。但為攻取之計。賊夜掠城中。大船以  
載資糧。順流而下。欲入江湖為盜。明旦官軍乃覺。狼狽  
追之。士卒皆未食。比追及。已飢乏。賊陳隄外。伏舟中。夾  
攻之。官軍大敗。密及士卒死者殆千人。其餘皆降於賊。  
無得還者。賊知彭城無備。還趣彭城。彥曾始選城中丁  
壯為守備。內外震恐。無復固志。或勸彥曾奔兗州。彥曾

也。朝廷屢敕。崔彥曾慰撫之。彥曾遣使喻以敕意。道路  
相望。勦至徐城。乃言於衆曰。吾輩擅辭。思見妻子耳。今



怒曰。吾爲元帥。城陷而死。職也。立斬言者。賊至。城陷。囚  
彥曾。殺尹戡等。即日城中。願從者萬餘人。勛召溫庭皓  
使草表求節鉞。庭皓請還家。草之。明日來曰。昨日欲一  
見妻子耳。今謹來就死。勛熱視笑曰。書生敢爾。不畏死  
邪。龐勛能取徐州。何患無人草表。遂釋之。有周重者。每  
以才略自負。爲勛草表。略曰。臣之軍。乃漢室興王之  
地。頃因節度使刑賞失中。遂致追逐。陛下奪其節制。翦滅  
一軍。或死或流。冤橫無數。臣見利不失。過時不疑。伏乞  
聖慈。復賜旌節。不然。揮戈曳戟。詣闕非遲。勛遣其將劉  
行及屯濠州。李圓屯泗州。梁丕屯宿州。要害縣鎮。悉繕  
完戍守。遠近羣盜皆倍道歸之。行及引兵至渦口。濠州  
刺史盧瑩回。開門迎之。泗州刺史杜愔。完守備以待賊。  
李圓至。攻之不克。初辛雲京之孫。諱寓。居廣陵。喜任俠。  
年五十。不仕。與愔有舊。聞勛作亂。詣泗州勸愔避之。愔  
曰。安平享其祿位。危難棄其城池。吾不爲也。誓與將士  
共死此城。諱曰。公能如是。僕當與公同死。乃還廣陵。

其家訣。復如泗州。時勛募人爲兵。人利於剽掠。皆  
首而銳之。執以應募。由是賊衆日滋。官軍數不利。賊遂



共死安平享其祿位危難棄其城池吾不為也善與將士

其家訣復如泗州時勛募人為兵人利於剽掠皆斷銀  
首而銳之執以應募由是賊眾日滋官軍數不利賊遂  
破魚臺等縣詔以康承訓為行營都招討使王晏權戴  
可師為南北面招討使大發諸道兵以隸之承訓奏乞  
沙陀三部落使朱邪赤心帥以自隨詔許之勛以李圓  
攻泗州久不克遣其將吳迥代攻晝夜不息時敕使郭  
厚本將淮南兵千五百人救泗州至洪澤畏賊疆不敢  
進辛讜夜乘小舟潛度說厚本不聽而還賊攻益急讜  
復往說厚本乃許之淮南都將袁公弁曰賊勢如此何  
暇救人讜拔劍欲擊之厚本趨抱止之讜乃回望泗州  
慟哭終日士卒皆為之流涕厚本乃許分五百人與之  
讜帥以進擊賊賊敗走勛遣其將劉信將精兵數千助  
迥劉行及遣將王弘立引兵會之十二月陷都梁城據  
淮口漕驛路絕承訓軍新興兵纔萬人以眾寡不敵退  
屯宋州勛乃分遣其將南寇舒廬北侵沂海破沐陽下  
蔡烏江巢縣攻陷滁州殺刺史高錫望又寇和州刺史



崔雍引賊入城。賊遂大掠泗州。援絕糧盡。謹夜帥敢死  
上十人執長柯斧。乘小舟破賊水寨而出。明旦賊以五  
千人追之。謹方鬪三十餘里。乃得免。至揚州。見令狐綯  
至潤州。見杜審權。審權乃遣兵二千人。與淮南共輸米  
五千斛。益五百斛。以救泗州。戴可師將兵三萬渡淮。轉  
戰而前。恃勝不設備。王弘立引兵數萬奄至。縱擊官軍  
大敗。可師及監軍皆死。勛自謂無敵於天下。作露布散  
示諸寨。乘勝圖壽州。掠諸道。貢獻商貨。益自驕。日事遊  
宴。既而諸道兵大集於宋州。勛始懼。應募者益少。勛乃  
驅人為兵。斂富室及商旅財。十取七八。由是境內之民  
不聊生矣。晏權兵數退。劔朝廷以曹翔代之。謹以浙西  
軍至楚州。賊水陸布兵。鑿斷淮流。謹募敢死士數千人。  
先以四舟乘風直進。死戰。斧斷其鑿。帥衆揚旗鼓譟而  
前。賊見其勢猛。銳避之。遂得入城。胡氏曰。何以聚人曰  
財。故省費節用。恐窮竭而召禍也。民無信不立。故明約  
慎令。恐欺詐而人攜也。徐卒所以叛者。為崔彥曾失信。

而已。彥曾所以失信者。為軍中虛而已。自宣宗末年。諸鎮相繼逐帥而叛。言事者以謂藩鎮滅削。衣糧以充。



而已。彥普所以失信者。為軍帑空虛而已。自宣宗末年。諸鎮相繼逐帥而叛。言事者以謂藩鎮減削衣糧以充貢獻之所致。况懿宗窮奢極侈。所費不貲。則飲財之方必又多岐。州府調度。僅足自給。一有變故。無以應之。如徐州是也。然則儉與信。豈非為國之急務乎。是歲江淮旱蝗。

十年春正月。以同昌公主適右拾遺韋保衡公。

郭淑妃之女。上特愛之。傾宮中珍玩以為資送。賜第密

戶皆飾以雜寶。并攔藥曰亦以金銀為之。賜錢五百萬

緡他物。稱是。二月。流楊叔於驩州。尋賜死。初尚書右丞

裴坦子娶叔女。資送甚盛。器用飾以犀玉。坦見之怒曰。康承訓大

破我家矣。立命壞之。已而叔竟以賄敗。康承訓大

敗賊將王弘立於鹿塘。

康承訓將諸道兵七萬餘人屯柳子之西。自新興至

慎令。恐欺詐而人攜也。徐卒所以叛者。為崔彥考曾失信



鹿塘三十里。壁壘相屬。徐賊寇海州。官軍戍海州者。斷賊所過橋柱而弗殊。仍伏兵以待之。賊過橋崩。蒼黃散亂。伏兵發盡殪之。承訓使朱邪赤心將沙陀三千騎為前鋒。陷陳却敵十鎮之兵。服其驍勇。承訓數與賊戰。敗之。王弘立自矜。淮口之捷。獨將三萬人。夜襲鹿塘寨。黎明圖之。自謂功在漏刻。沙陀左右突圍出入如飛。賊紛擾移避。沙陀縱騎蹂之。賊遂大敗。官軍蹙之。溺死者不可勝紀。自鹿塘至襄城。伏屍五十里。斬首二萬餘級。弘立走免。時有敕諸軍破賊。得農民皆釋之。夏四月。龐自是賊每與官軍遇。其驅掠之民先自潰。

勛殺崔彥曾。自稱天冊將軍。與官軍戰。大敗。承

訓進與賊將姚周戰。一月數十合。遂圍柳子。會大風。四面縱火。賊棄寨走。沙陀以精騎邀之。屠殺殆盡。周奔宿州。守將梁丕斬之。勛聞之大懼。議自將出戰。周重曰。柳子地要兵精。姚周勇敢有謀。今一旦覆沒。危如累卵。不

若遂建大號。悉兵四出。決死力戰。殺崔彥曾。以絕人望。勛以為然。殺彥曾。庭皓等。選丁壯得三萬人。給以精兵。



州守將梁丕斬之。勛聞之大懼。議自將出戰。周重曰。不

若遂建大號。悉兵四出。決死力戰。殺崔彥曾。以絕人望。

許信等推勛為天册將軍。勛以父舉直為大司馬。留守

徐州。或曰。將軍方耀兵威。不可以父子之親。失上下之

節。乃令舉直趨拜於庭。勛據按而受之。勛夜至。豐擊魏

博軍。敗之。諸軍宵潰。勛約諸寨兵合五六萬人。乘勝攻

柳子。康承訓設伏以待之。賊兵先至者遇伏。敗走。勛所

將皆不戰而潰。承訓命諸將急追之。賊狼狽自相蹈藉。

死者數萬人。馬舉救泗州。殺賊將王弘立。泗州圍

解。辛。謹復自泗州引驍勇四百人迎糧於揚潤。賊夾岸

萬三千緡。還至斗山。賊將帥衆萬餘拒之。於盱眙。密布

戰艦以塞淮流。又縱火船逆之。謹命以長叉托過。自邗

戰及未。官軍不利。謹命勇士乘小舟入賊艦旁。戰棚之

下。以槍搗火牛焚之。賊遂潰走。官軍乃得入城。馬舉將



精兵三萬救泗州。分軍三道度淮。至中流大譟。聲聞數里。賊大驚。歛兵屯城。西寨舉就圍之。縱火燒柵。賊衆大

敗。王弘立死。吳迥退保。六月。陝民作亂。逐觀察使徐城。泗州之圍始解。

崔莛。莛以器韻自矜。不親政事。民訴旱。莛指庭前樹

求飲。民以徐商罷。以劉瞻同平章事。○秋八月。

賊將張玄稔以宿州降。引兵進平徐州。七月。康

臨渙。拔襄城。留武。小睢等寨。曹翔拔滕縣。進擊豐沛。賊

諸寨戍兵多相帥。保據山林。有陳全裕者為之帥。凡叛

勳者皆歸之。至數千人。承訓遣人招之。遂舉衆來降。賊

將朱致亦以蘄沛降於曹翔。承訓乘勝進抵宿州。初。龐

勳怒。梁王殺姚周。使張玄稔代之。以其黨張儒。張實等

將城中兵數萬拒官軍。承訓攻之不能克。遣辯士招諭

之。玄稔嘗戍邊有功。雖脅從於賊。心常憂憤。召所親數

十人謀歸國。衆多從之。乃勸兵斬儒等。開門出降。與州



之。玄稔嘗戍邊有功。雖脅從於賊。心常憂憤。召所親數  
十人謀歸國。衆多從之。乃勒兵斬儒等。開門出降。承訓  
即宣敕拜御史中丞。賜遺甚厚。玄稔復言。今舉城歸國。  
四遠未知。請詐爲城陷。引衆趨符離。及徐州。賊黨不疑。  
可盡擒也。承訓許之。宿州舊兵三萬。承訓益以數百騎。  
皆賞勞而遣之。玄稔復入城。暮發平安火。明日積薪數  
千束。縱火焚之。如城陷軍潰之狀。直趨符離。符離納之。  
斬其守將。收其兵。復得萬人。北趨徐州。圍之。諭城上人  
曰。朝廷唯誅逆黨。不傷良人。汝曹柰何爲賊城守。若尚  
狐疑。須臾之間。同爲魚肉矣。於是守城者稍稍棄甲投  
兵而下。崔彥曾故吏路審中。開門納官軍。龐舉直許信  
自此門出。玄稔遣兵追斬之。悉誅戍桂州者。親族皆死。  
徐州遂平。勳將兵二萬自石山出。承訓引步騎八萬西  
擊之。使朱邪赤心將數千騎爲前鋒。勳襲宋州。陷其南  
城。南掠亳州。沙陀追及之。官軍亦大集。縱擊殺賊近萬  
人。餘皆溺死。勳亦死。數日乃獲其屍。賊諸寨皆殺其守

將城。梁王魏王使張玄稔代之。不能克。遣辯士招諭



將而  
冬十月馬舉克濠州○以張玄稔為驍衛

大將軍康承訓為河東節度使杜悛為義成節

度使朱邪赤心為大同軍節度使賜姓李名國

昌辛謹為亳州刺史謹在泗州犯圍出迎兵糧往返

功非杜悛流陳蟠叟於愛州上荒宴不親庶政委任

不能成也至德令陳蟠叟上書言請破邊成家可贍軍二年上

南詔入寇十二月陷嘉黎雅州初南詔遣使來謝

節度使李師望欲激怒南詔以求功遂殺之師望貪殘

成卒悲怒欲生食之師望以計免詔以竇滂代之貪殘

尤甚變寇未至而定邊已困是月南詔驃信酋龍傾國



尤甚。蠻寇未至而定邊已困。是月南詔驃信酋龍傾國入寇。陷捷為。及嘉州。竇滂自將拒之。大渡河驃信詐建清平官數人來約。和。滂與語未畢。蠻乘船棧爭度。諸將勒兵出戰。滂軍騎宵遁。蠻遂陷黎雅。詔左神武將軍慶復將兵赴援。

十一年春正月。羣臣上尊號。○貶康承訓為恩

州司馬路巖。韋保衡。上言承訓討魔勳時逗。二月南

詔進攻成都西川民間蠻寇將至。爭走入成都。節度使盧耽與前瀘州刺史楊慶復共脩守

備。選將校分職事。造器備。嚴警邏。募驍勇之士。厚給糧賜。應募者雲集。慶復乃諭之曰。汝曹皆軍中子弟。年少材勇。平居無由自進。今蠻寇憑陵。乃汝曹取富貴之秋也。可不勉乎。於是使之各試所能。察其勇怯而進退之。



得選兵三千人。號曰突將。蠻進軍定邊北境。耽遣使致  
 書其用事之臣。問所以來之意。蠻留之不還。耽乃告急  
 於朝廷。且請遣使與和。以紓一時之急。詔太僕卿支詳  
 為宣諭。通和使。蠻亦以耽待之恭。為之盤桓。由是成都  
 守備粗完。蠻進陷雙流。抵成都。時興元鳳翔援兵已至。  
 漢州會實滂奔漢州。自以失地。欲西川相繼陷沒。以分  
 其責。每援軍至。輒說之曰。蠻眾多於官軍數十倍。未易  
 遽前。諸將皆疑不進。二月。蠻合梯衝四面攻城。城上以  
 鈎縲挽之。使近投火沃油。焚之。慶復與押牙李驥各帥  
 突將出戰。殺傷蠻二千餘人。焚其攻具三千餘物。而還。  
 蜀人素怯。其突將新為慶復所獎拔。且利於厚賞。勇氣  
 自倍。其不得出者皆憤鬱求奮。時支詳遣使與蠻約和。  
 蠻遣使迎詳。詳謂蠻使曰。受詔詣定邊約和。冀其不犯  
 成都也。今矢石晝夜相交。何謂和乎。蠻以和使不至。復  
 攻城。城中出兵擊之。乃退。初。韋臯招南詔以破吐蕃。以  
 無甲弩。使匠往教之。歲蠻中甲弩皆精利。朝廷賦

實滂。漢州司戶。以願慶復為東川節度使。凡援蜀諸軍  
 皆受節制。實分兵拒之。大為所敗。會將軍宋威繼至。又



實滂康州司戶。以顏慶復為東川節度使。凡援蜀諸軍皆受節制。蠻分兵拒之。大為所敗。會將軍宋威繼至。又敗蠻軍。遂進軍距成都二十里。蠻數遣使請和。城中依違答之。蠻復急攻。會威軍至城下。與戰。遂夜遁去。初。朝廷使顏慶復救成都。命威為後繼。威乘勝先至城下。破蠻軍。慶復疾之。威飯士欲追蠻軍。慶復懼威奪其軍。勒歸漢州。蠻至雙流。阻水狼狽。造橋三日。乃得過。蜀人甚恨之。顏慶復始教蜀人築壅城。穿塹。引水滿之。植鹿角。分營鋪。蠻知有備。自是不復犯成都矣。西川牙將三月。以功補官者。堂帖人翰堂例錢三百緡。貧者苦之。

曹確罷。夏四月。以韋保衡同平章事。○五月。光

州民逐刺史李弱翁。左補闕楊堪等上言。刺史不道。百姓負冤。當訴於朝廷。寘

諸典刑。四年。羣聚擅自斥逐。亂上下之。六月。復置徐分。此風殆不可長。宜加嚴誅。以懲來者。



州觀察使統三州

徐賊餘黨猶相聚閭里為羣盜。上令百官議處置之宜。太子少

傳李膠等曰。徐州雖屢構禍亂。未必比屋頽。蓋由統御失人。是致姦回乘釁。今使名雖降。兵額尚存。以為支

郡。則糧餉不給。分隸別藩。則人心未服。或舊惡相濟。更成披猖。惟泗州縣因攻守。結釁已深。宜有更張。庶為兩

便。請復為觀察使。秋八月。同昌公主卒。同昌公主。亮

統徐濠宿三州。殺醫官二十餘人。收其親族三百餘人。繫獄。宰相劉瞻

召諫。官言之。莫敢進。乃自奏曰。脩短之期。人之定分。昨

公主有疾。醫者非不盡心。而禍福難移。竟成差跌。械繫老幼。物議沸騰。柰何以達理。知命之君。涉肆暴不明之

諍。上不悅。瞻又與京兆尹溫魏博逐其節度使何全璋等。力諫。上大怒。叱出之。魏博逐其節度使何全

皐。推大將韓君。九月。貶劉瞻為驪州司戶。溫璋為

振州司馬。劉瞻罷為荆南節度使。溫璋貶振州司馬。璋曰。生不逢時。死何足惜。仰藥卒。書保



解維為留後。九月，敗劉瞻為驩州司戶。温璋為

# 振州司馬

劉瞻罷為荆南節度使。温璋貶振州司馬。璋歎曰：生不逢時，死何足惜！仰藥卒。韋保

衡又與路巖共譖劉瞻。云與醫官通謀，投毒藥。貶康州刺史。翰林學士承旨鄭畋草制曰：安數畝之居，仍非已

有。却四方之賂，惟畏人知。巖謂畋曰：侍郎乃表薦劉相也。坐貶梧州刺史。巖素與瞻論議不協，既貶，猶不快。閱

十道圖，以驩州去冬十一月，以王鐸同平章事。○長安萬里，再貶之。

## 復以徐州為感化軍。○十二月，以李國昌為振

# 武節度使

## 十二年春正月，葬文懿公主。

服玩每物皆百二十，典錦綉珠玉，輝煥三

十餘里。樂工李可及作款百年曲，舞者數百人。以夏四雜寶為首飾，純八百匹為地衣，舞罷珠璣覆地。



月。路出嚴罷。

嚴與韋保衡素相表裏。既而爭權有隙。保衡遂短嚴於上。出鎮西川。出城之日。路人以瓦礫擲之。嚴謂京兆尹薛能曰。臨行煩以瓦礫相

錢能曰。歸來宰相。出府司無例。發人防衛。嚴甚慙。

月。帝幸安國寺。

賜沈檀講坐二。各高二丈。設萬人齋。冬十月。以劉鄩

同平章事。

十三年春正月。幽州節度使張允誨卒。

允誨鎮幽州二

十三年。勤儉恭謹。邊鄙無警。上下安之。得疾。請委軍。就醫。許之。以其子簡會為留後。病甚。表納旌節而薨。

月。于琮罷。以趙隱同平章事。夏四月。以張

公素為平盧留後。

平州刺史張公素。素有威望。為幽州人所服。張允誨薨。公素帥州兵來

奔喪。張簡會懼。奔京師。五月。殺國子司業。韋殷裕。子



公素為平盧留後平州刺史張允仲張允仲素素州兵

奔喪。張簡會懼。奔京。五月。殺國子司業韋殷裕。子

師。詔以公素為留後。司業詣閣門告郭淑妃弟陰事。上怒。杖殺之。閣門使亦

坐受狀。奪紫配陵。胡氏曰。懿宗濫刑。人能譏之。殷裕出

位而言非所。貶于琮為韶州刺史。于琮為韋保衡

宜。得無罪乎。廣德公主之妹也。與琮皆之韶州。行則肩輿。門相對。

坐則執琮之帶。琮由是獲全。時諸公主多驕縱。惟廣德

動遵法度。事于氏宗親。秋。七月。以李璋為宣歙觀

容使。韋保衡欲以其黨裴條為郎官。憚左丞李璋方

應見問。保衡怒出之。八月。歸義節度使張義潮卒。以其長史

曹義金代之。是後中原多故。朝命不及。回鶻

陷甘州。餘州亦為羌胡所據。



十四年春正月遣使迎佛骨夏四月至京師

敕使詣法門寺迎佛骨羣臣諫者甚衆至有言憲宗迎

佛骨尋晏駕者上曰朕生得見之死亦無恨及至京師

儀衛之盛過於郊祀上降樓膜拜流涕霑臆迎入六月

禁中宰相已下競施金帛因下德音降中外繫囚六月

王鐸罷時韋保衡挾恩弄權鐸薄秋七月帝崩普

王儼即位上疾大漸中尉劉行深韓文約立上少子

太子即位時年十二是為僖宗胡氏曰韋保衡劉勰趙

隱雖不能大正人主之終始盍出次策與兩中尉公議

之曰改革不脩中國多故若立長而賢者非惟宗社之

福實亦南北司交有所賴必欲贊私立少若涉淵水求

濟難矣宦官中豈無忠智之人聞此語亦必悚然更慮

而宴安竊祿了不預知至使僖宗踰越四兄蠢然尸位

遂以亡唐古人所謂焉用彼八月關東河南大水○



遂以亡唐。古人所謂焉用彼相者。其鄴隱保衡之謂邪。八月。關東河南大水。

九月。貶韋保衡為賀州刺史。尋賜死。冬十月。

以蕭倣同平章事。十一月。貶路巖為新州刺

史巖喜聲色遊宴。在西川委政於親吏邊威。郭籌。軍中不安。坐貶

**僖宗皇帝乾符元年春正月。關東旱饑。**翰林學士盧攜

上言曰。國家之有百姓。如草木之有根抵。若秋冬培澆。則春夏滋榮。今關東旱災。所至皆饑。人無依投。待盡溝壑。整其蠲免餘稅。實無可徵。而州縣督趣甚急。動加撻撻。雖撤屋伐木。雇妻鬻子。止可供所由酒食之費。未得至於府庫也。朝廷儻不撫存。百姓實無生計。乞敕州縣一切停徵。仍發義倉。亟加賑給。教從其言。而有司竟不能



行賜路巖死巖之為相也。密奏三品以上賜死。皆令使者剔取結喉三寸以進。驗其必死。至

是。自罹其禍。所死之處。乃楊收之榻也。邊咸郭籌皆伏誅。巖自淮南。崔鉉幕府。入為御史。不出。長安十年。至宰

相。其入翰林也。鉉聞之曰。路巖已入翰林。如何得老。果如其言。二月葬簡陵。趙隱

罷。以裴坦同平章事。夏五月卒。以劉瞻同

平章事。秋八月卒。瞻之貶也。人無賢愚莫不痛惜。及還長安。兩市人率錢雇百戲迎之。

瞻聞之。改期由他道而入。初瞻南遷。劉鄴附於韋路。共短之。至是鄴懼。延瞻置酒。瞻歸而薨。人以為鄴鳩之也。

胡氏曰。劉瞻之死。其猶費禕待郭循之失。不得同郭尚父見魚朝恩之量歟。劉鄴與韋路為黨。瞻論其罪惡而

顯戮之可也。既不能然。又飲其酒以陷不測。與立乎巖墻之下。斃乎桎梏之間者。相去幾何。難以言盡其道而

死。以崔彥昭同平章事。冬十月。劉鄴罷。以鄭



死矣。以崔彥昭同平章事。○冬十月。劉鄩罷。以鄭

畋。盧攜同平章事。○十一月。羣臣上尊號。○魏

博節度使韓允中卒。允中。韓雄賜名也。南詔寇西

川。陷黎州。入邛崃關。南詔作浮梁。濟大渡河。防河兵

敗走。斷其浮梁。蠻以中軍多張旗幟。當其前。而分兵潛

出。上下流各二十里。濟襲破諸城柵。夾攻景復。景復陽

敗走。而設三伏以待之。蠻兵大敗。歸至之羅谷。遇國中

發兵繼至。新舊相合。復寇大渡河。與景復戰。連日。援兵

不至。景復軍遂潰。蠻乘勝陷黎州。入邛崃關。攻雅州。成

都驚擾。大為守備。驃信遺節度使牛叢書云。欲入見天

子。面訴冤抑。今假道貴府。留止數日。叢素懦怯。欲許之。

揚慶復以為不可。斬使者。留二人遣還。授以書。詈辱之。

塘之。下。斃乎。枉。括。之。間。者。相。去。幾。何。難。以。言。盡。其。道。而。



蠻兵遣使冊回鶻可汗曰鶻屢求冊命遣冊立使

吐谷渾盟末所敗逃遁宗嘗詣其國會回鶻為濮州人王仙芝作亂宗以

來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賊歛愈急關東連年水旱州縣

不以實聞百姓流殍無所控訴相聚為盜所在蜂起州

縣兵少人不習戰每與盜遇官軍多敗是歲王仙芝聚眾數千人起於長垣二年春正月以高駢為西川節度使駢至劍州

成都門或諫曰蠻寇逼近萬一豨突奈何駢曰蠻聞我

來逃竄不暇何敢輒犯成都今春氣向暖數十萬人益

積城中將成癘疫不可緩也使者至縱民出城各復常

業民大悅蠻方攻雅州聞之遣使請和引去駢發兵追

至大渡河殺獲甚衆擒其酋長數十人脩復叩嶮關大

渡河諸城柵各置兵數千戍之自是蠻不復入寇駢召

黃景復責以失守斬之先是南詔督奕屢牒中書稱詔



黃景復責以失守。斬之。先是南詔督奕屢牒中書。辭語  
怨望。中書不答。盧攜以為如此。則蠻益驕。宜數其罪責  
之。然自中書發牒。則嫌於體。以田令孜為中尉。上之  
敵。請詔高駢使錄報之。從之。王也。小馬坊使田令孜。有寵。及即位。使知樞密。遂擢為  
中尉。上專事遊戲。政事一委令孜。呼為阿父。令孜頗讀  
書。多巧數。納賄除官。不復關白。每見。常自備果食。與上  
對飲。上與內園小兒狎昵。賞賜動以萬計。府藏空竭。令  
孜說上籍兩市商貨。悉輸內庫。有陳訴者。付京兆杖殺  
之。宰相以下。鉗口莫敢言。胡氏曰。唐自明皇以來。尊寵  
宦者。德宗始委以禁兵。文宗以後。天子由其所立。故其  
末流。子孫至於如此。夫國之興也。未有不由親賢。及其  
衰也。猶以小人取敗。况祖宗所任不正。則後世必有甚  
焉者矣。是以明王必慎其所與。恐開禍亂之源也。若僖  
宗者。又何責焉。

夏四月。西川軍亂。討平之。

初。楊慶復以  
右職優給。募



突將以禦變兵。高駢至。悉罷之。突將作亂。大譟突入府。駢走匿廁間。監軍遣人招諭。許復職。名廩給。乃肯還營。駢使人夜圍其家。悉殺之。死者數千人。浙西鎮遏使王郢作亂。陷蘇

常州。浙西鎮遏使王郢等有戰功。節度使趙隱賞以職名。而不給衣糧。郢等遂劫庫兵作亂。衣衆萬人。攻

陷蘇常。泛江入海。轉掠二浙。南及福建。大爲人患。五月。蕭倣卒。○六月。以

李蔚同平章事。○王仙芝陷濮曹州。冤句人黃

巢聚衆應之。仙芝及其黨尚君長攻陷濮曹州。天平節度使薛崇出兵擊之。不利。冤句人黃

巢善騎射。喜任俠。粗涉書傳。屢舉進士不第。遂與仙芝共販私鹽。至是聚衆應之。攻剽州縣。民之困於重斂者

爭歸之。數月之間。衆至數萬。范氏曰。自古賊盜之起。國家之敗。未有不由暴賦重斂。而民之失職者衆也。唐之

季世。政出閭尹。不惟賦斂剽削。復販鬻百物。盡奪民利。故有私鹽之盜。使民無衣食之資。欲不亡其可得乎。



季世。政出閹尹。不惟賦歛割剝。復販鬻百物。盡奪民利。故有私鹽之盜。使民無衣食之資。欲不亡其可得乎。

秋七月大蝗

飛蝗蔽日。所過赤地。京兆尹楊知至奏蝗不食稼。皆抱荆棘而死。宰相以下皆

賀冬十月貶董禹為郴州司馬

左補闕董禹諫上遊畋擊毬。上賜金

帛以褒之。邠寧節度使李侃奏為假父求贈官。禹上疏論之。語侵宦官。樞密使楊復恭等訴於上。遂坐貶

二月以宋威為諸道行營招討使

王仙芝寇沂州。平盧節度

使宋威請帥兵討賊。故有是命。仍詔諸道兵並取處分

三年春正月天平軍亂詔本軍宣慰之

天平軍遣將士

張晏等救沂州。還聞北境有盜。使留扞禦。晏等不從。喧譁趣府。都將張思秦出城慰諭。然後定。詔本軍宣慰。無



得窮詰

二月。令天下鄉村各置弓刀鼓板以備羣

盜。○三月。崔彥昭罷。以王鐸同平章事。○夏。五

月。以李可舉為盧龍節度使。

初。可舉父茂勳。逐張公素而代之。至是致

仕。請以軍授。可舉

六月。雄州地震。裂水涌出。

壞州城及公私廬舍皆盡

秋。七月。宋威擊王仙芝於沂州。大破之。

宋威擊王仙芝

大破之。仙芝亡去。威奏仙芝已死。縱遣諸道兵百官皆入賀。居二日。州縣奏仙芝尚在。攻剽如故。時兵始休。詔

復發之。士皆忿恚思亂。

詔忠武節度使崔安潛發兵討王仙

芝。○九月朔。日食。○王仙芝陷汝州。又陷陽武。

攻鄭州。冬。十月。攻唐鄧。○高駢築成都羅城。



○九月朔日食○王仙芝陷汝州又陷陽武

攻鄭州冬十月攻唐鄧○高駢築成都羅城駢高

將築成都羅城使僧景先規度周二十五里悉召縣令

庀徒賦役更受百錢以上皆死蜀土疏惡以甍甍之取

土皆剗立埕平之無得為坎埕以害耕種役者十日而

代衆樂其均不費扑撻凡九十六日而畢役之始作也

駢恐南詔揚聲入寇以驚役者乃奏遣景仙託遊行入

南詔說諭驃信許以公主妻之又聲言欲巡邊蠻中揣

恐由是訖於城成邊候無警先是西川遣使至南詔驃

信皆坐受其拜駢以其俗尚浮屠故遣景仙往驃信果

迎拜信王仙芝寇淮南諸州鄭畷上言自沂州奏

用其言狂屠陷五六州瘡痍數千里宋威衰病殊無進討之意

曾元裕望風退縮崔安潛威望過人張自勉驍雄良將

宮苑使李琢西平王晟之孫嚴而有勇請以安潛為行

營都統琢為招討使代威自勉為副使代元裕上頗采

通鑑綱目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其以王仙芝為神策押牙不受

王仙芝攻蘄州以書與刺史裴

渥約歛兵不戰。渥許為之奏官。開城延仙芝及黃巢輩入城。置酒厚贈之。表陳其狀。詔以仙芝為左神策軍押

牙。仙芝甚喜。黃巢大怒曰。始者共立大誓。橫行天下。今獨取官而去。使此五千餘眾安所歸乎。因毆仙芝傷首。

其眾誼譁不已。仙芝遂不受命。大掠蘄州。分其軍三千餘人從仙芝及尚君長二千餘人從巢。分道而去。

四年春二月王郢陷明台州○王仙芝陷鄂州

○黃巢陷鄂州○南詔酋龍死子法立請和許

之酋龍嗣立以來為邊患殆二十年中國為之虛耗而其國中亦弊酋龍卒謚景莊皇帝子法立好畋獵酣

飲委國事於大臣嶺南西道節度使辛讜奏南詔請和且言諸道兵戍邕州歲久餽餉疲弊請許其和使羸瘵

息肩詔許之但留荆南閏月王郢眾降郢走明州



息肩。詔許之。但留荆南。宣歙數軍。餘減六七。閏月。王郢衆降。郢走明州。

敗死。王郢橫行浙西。節度使裴瓌嚴兵設備。不與之戰。密招其黨。降之。散其徒六七千人。輸器械二十餘萬。舟航粟帛稱是。郢收餘衆至明州。鎮逼使劉巨容射殺之。餘黨皆平。三月。黃巢陷

沂州。夏四月朔。日食。賊帥柳彥璋掠江西。

秋七月。王仙芝黃巢圍宋州。將軍張自勉將忠

武兵七千救之。殺賊二千餘人。賊解圍遁去。王鐸盧攜欲使自勉以所將兵受宋威節度。鄭畋以為威與自勉

已有疑忿。若在麾下。必為所殺。王仙芝陷安州。鹽

不肯署奏。遂皆求罷免。不許。王仙芝陷安州。鹽

州軍亂。逐刺史王承顏。詔貶承顏象州司戶。承顏



素有政聲。以嚴肅為驕卒所逐。朝廷與貪暴致亂者同貶。時人惜之。冬十一月。王仙芝

遣尚君長請降。宋威執之以獻。斬之。招討副都監楊復光。

遣人說諭王仙芝。仙芝遣尚君長等請降。宋威遣兵劫取。奏與戰。生擒以獻。復光奏君長實降。詔御史鞠之。竟

不能明。遂斬於狗脊嶺。黃巢陷濮州。江州刺史劉秉仁斬

柳彥璋。秉仁乘驛之官。單舟入賊水寨。賊出迎降。秉仁斬之而散其衆。

五年春正月。王仙芝寇荆南。王仙芝寇荆南。節度使楊知溫不設備。賊

陷羅城。知溫猶賦詩。山南東道節度使李福自將救之。時有沙陀五百在襄陽。福與之俱至荆門。遇賊沙陀縱

騎奮擊。破之。仙芝聞之。招討副使曾元裕大破王

仙芝於申州。詔以為招討使。張自勉副之。先是



仙芝於申州詔以為招討使張自勉副之鄭畋

與王鐸盧攜爭論用兵於上前畋不勝退上奏曰自王

仙芝傲擾崔安潛首請討之賊不敢犯其境又以兵授

張自勉解宋州圍使江淮漕運流通不輸寇手今罷自

勉而以所將兵七千人隸宋威威復奏加誣毀若勅寇

忽至何以枝梧臣請以四千人授威餘三千人使自勉

將之守衛其境盧攜不以為然上不能決畋復上言宋

威歎罔朝廷敗衄狼籍宜正軍法早行罷黜不從至是

元裕大敗仙芝殺萬人招降散遣者亦萬人乃罷威而

以元裕為招討使自勉副之胡氏曰僖宗諸相幸有鄭

畋若專守其策賊必可平矣雖然秦有趙高而後關東

兵起漢有中常侍而後黃巾賊作正使畋計得行之策

破滅而田令孜在內與僖宗如一人畋獨且柰何哉唐

亦必亡矣

**大同軍亂殺防禦使段文楚推李克用**

而巳矣



為留田後

振武節度使李國昌之子克用。為沙陀副兵馬使。戍蔚州。時河南盜賊蠡起。沙陀兵馬使

李盡忠與牙將康君立。薛志勤。程懷信。李存璋等謀曰。

今天下大亂。朝廷號令不復行於四方。此乃英雄立功

名。取富貴之秋也。李振武功大官。高名聞天下。其子勇

冠。諸軍若輔以舉事。代址不足平也。眾以為然。會代址

荐饑。漕運不繼。防禦使段文楚頗減軍士衣米。軍士怨

怒。盡忠遣君立潛詣蔚州。說克用起兵。除文楚而代之。

克用曰。吾父在振武。俟我稟之。君立曰。今機事已泄。緩

則生變。於是盡忠夜執文楚繫獄。克用帥其眾趣雲州。

行。收兵眾且萬人。盡忠送符印請克用為留後。而殺文

楚。克用遂入府視事。表求敕命。朝廷不許。國昌上言請

速除防禦使。若克用違命。臣請帥本道兵討之。終不愛

一子以負國家。朝廷乃以盧簡方為防禦使。詔國昌語

克用令迎候如常儀。二月。曾元裕大破王仙芝於

除克用官。必令稱愜。

黃梅斬之。○黃巢果自稱衝天大將軍。陷沂濮。掠



除克用命官必令稱慝二月曾元裕大破王仙芝於

黃梅斬之○黃巢自稱衝天大將軍陷沂濮掠

宋汴巢方攻亳州未下尚讓帥仙芝餘眾歸之推巢號衝天大將軍改元署官屬攻陷沂濮掠宋汴王

仙芝餘黨陷洪州○黃巢陷虔吉饒信等州○

夏四月以李國昌為大同節度使國昌不奉詔

朝廷以克用據雲中以李國昌為大同節度使以為克用必無以拒也國昌欲父子并據兩鎮得制書毀之殺

監軍與克用合兵進詔河南貸商旅富人錢穀除

擊寧武及岢嵐軍官有差詔以東都軍儲不足貸商旅富人錢穀以供

數月之費仍以空名告身賜之時連歲旱蝗南詔請和親南詔請和無表但

租賦不足故有是命南詔請和親南詔請和無表但

通鑑綱目卷一百一十一



為第而不稱臣。詔百官議之。禮部侍郎崔澹等以南詔驕僭無禮。高駢不達大體。反因一僧咕囁。卑辭誘致。其

使若從其請。恐垂笑後代。駢五月。鄭畋盧攜罷。鄭畋

上表與澹等辨。詔諭解之。駢五月。鄭畋盧攜罷。鄭畋

議變事。攜欲和親。畋不可。攜怒。拂衣起。袂臂視墮地。以

破之。上聞之。曰。大臣相詬。何以儀刑四方。遂皆罷之。以

### 豆盧瑑崔沆同平章事

時宰相有好施者。常以囊貯錢自隨。行施。凶者每出。

繼禮盈路。有朝士以書規之。曰。今百姓疲弊。寇盜充斥。

相公宜舉賢任能。紀綱庶務。捐不急之費。杜私謁之門。

使萬物各得其所。何必如六月。以曹翔為河東節度

此行小惠乎。宰相大怒。六月。以曹翔為河東節度

使。河東節度使竇滸發土團千人戍代州。土團不發。求

使優賞。時府庫空竭。滸遣虞候鄧虔往慰諭之。給錢三

百。布一端。衆乃定。朝廷以滸為不才。遣曹翔代之。翔

誅亂者。引兵救忻州。為沙陀所敗。乃還晉陽。閉門守

以高駢為鎮海節度使。王仙芝餘黨剽掠浙西。



尋以高駢為鎮海節度使。王仙芝餘黨剽掠浙西。朝廷以高駢先在天平。

有威名。仙芝黨多鄆人。乃徙駢鎮浙西。秋七月黃巢寇宣州入浙東。

黃巢寇宣州。觀察使王凝拒之。巢攻城不克。乃九月李引兵入浙東。開山路七百里。攻剽福建諸州。

蔚罷。以鄭從讜同平章事。○冬十月河東昭

義合兵討沙陀。大敗。昭義節度使李鈞戰死。

○十二月黃巢陷福州。○曹師雄寇掠二浙。王

芝餘黨曹師雄寇掠二浙。杭州募兵。使石鏡都將董昌等將以討之。臨安人錢鏐以驍勇事昌為兵馬使。

六年春正月高駢遣將分道擊黃巢。大破之。巢

朱亂者。引兵救。忻州。為沙陀所敗。乃還晉陽。開門守。



趣廣南○嶺南西道節度使辛讜遣使如南詔

初辛讜遣賈宏等使南詔相繼道死時讜已病風痺召攝巡官徐雲慶執其手曰遣使入南詔而相繼物故吾子既任則思徇國能為此行乎讜恨風痺不能拜耳因嗚咽流涕雲慶曰士為知己死敢不承命讜喜厚其資裝而遣之雲慶至善闡城驃信見之與抗禮使人謂曰貴府牒欲使驃信稱臣奉表貢方物驃信已遣人與唐約為兄弟不則舅甥何表貢之有雲慶曰驃信之先由大唐之命得合六詔為一恩德深厚中間小忿罪在邊鄙今驃信欲脩舊好豈可違祖考之故事乎順祖考也事大國義也息戰爭仁也審名分禮也四者皆令德也可不勉乎驃信待雲慶甚厚授河東軍亂殺節度使崔季康○夏四月朔日食○以王鐸為行營

使崔季康○夏四月朔日食○以王鐸為行營

招討都統  
上以羣盜為憂王鐸曰臣在朝不足分陛下  
之憂請自督諸將討之詔以鐸為荆南



復崔季廉○夏四月朔日食○以王鐸為行營

# 招討都統

上以羣盜為憂。王鐸曰。臣在朝不足分陛

節度使。行營都統。鐸奏以李係為副使。將精兵五萬屯

潭州。以拒黃巢。後晟之曾孫也。有口才而實無勇略。鐸

以其世將。奏用之。胡氏曰。王鐸憂賊而不治其本。不能

已亂。祇以滋之。無已則力為上言。宦官擅政。綱紀紊亂。

將帥顧望不肯盡力。若其開悟。格去非心。治自內興。秋

外患弭矣。不然與其無益。曷若奉身而還之為愈也。

# 九月黃巢陷廣州

黃巢上表求廣州節度使。上命大

船實貨所聚。豈可令賊得之。宰相請除巢。率府率從之。

巢得告身。大怒。詔執政。急攻廣州。陷之。執政節度使李迢

使草表。迢曰。予代受國恩。親戚滿朝。朕可斷。袁不可草。

巢殺之。高駢奏請遣兵馬使張璠。將兵五千於郴州守

險。留後王重任將兵八千於循潮二州邀遮。自將萬人

自大庾嶺趣廣州擊黃巢。巢必逃遁。乞敕王鐸以兵三

通鑑卷之二

二



萬守梧。昭。桂。永。四州之險。不許。胡氏曰。高駢所建。良策也。而朝廷不從。則亦崔沆。豆盧瑑。昧於制勝之道耳。爲宰相而不知兵。輕用人國。以致傾危。安得專歸罪於北司哉。凡人才氣。當及其鋒而用之。高駢既不得所請。又移鎮淮南。知朝廷不足稟畏。其冬十月。以高駢爲淮精銳。亦自銷悞。不復能振矣。

南節度使。充鹽鐵轉運使。崔安潛爲西川節度

使。安潛到官。不詰盜。蜀人怪之。安潛乃出庫錢千五百緡。分置三市。榜其上曰。能告捕一盜。賞錢五百緡。同

侶告捕釋其罪。賞同平人。未幾有捕盜而至者。盜曰。汝與我同爲盜十七年。賊皆平分。汝安能捕我。我與汝同死耳。安潛曰。汝既知吾有榜。何不捕彼以來。則彼應死。汝受賞矣。既爲所先。死復何辭。立命給告者錢。鬻盜於市。於是諸盜相疑。無地容足。散逃他境。安潛以蜀兵怯弱。奏遣將詣陳許諸州募壯士。與蜀人相雜。訓練得三

千人。戴黃帽。號黃頭軍。又奏乞洪州營手教。蜀人用黃



千人戴黃帽。號黃頭軍。又奏乞洪州弩手教。蜀人用黃弩。走丸而射之。選得千人。號神機營。蜀兵由是浸彊。

**巢陷潭州** 黃巢士卒惟瘴疫死者什三四。其徒勸之北還。以圖大事。巢乃自桂州編筏沿湘而下。抵潭州。李係不敢出。巢攻陷之。

**黃巢將尚讓逼江陵** 王鐸走守。尚讓進逼江陵。衆號五十萬。江陵兵不滿萬。王鐸留劉漢宏守江陵。自帥

**將劉漢宏作亂** 衆起襄陽。漢宏大掠北。歸為盜。後數日。賊乃至。山南東道節度使劉巨容

**大破黃巢於荆門** 黃巢趣襄陽。劉巨容與江西招討使曹全晟合兵屯荆門以拒之。賊

至。巨容伏兵林中。全晟逆戰陽敗。追之。伏發。大破之。俘斬什七八。賊渡江東走。或勸巨容窮追。巨容曰。國家喜

負人。有急則撫存將士。不愛官賞。事寧則棄之。或更得罪。不若留賊以為富貴之資。衆乃止。全晟渡江追賊。會

罪。不若留賊以為富貴之資。衆乃止。全晟渡江追賊。會







遺侯昌業

昌業以盜賊滿關東而上專務遊戲賞賜無度田令攷專權無上社稷將危上疏極

諫上大怒召昌業至內侍省賜死上善騎射劍槊法筭

至於音律蒲博無不精妙好蹴鞠聞鷄尤善擊毬嘗謂

優人石野猪曰朕若應擊毬進士舉須為狀元對曰改

若遇堯舜作禮部侍郎恐陛下不免駁放上笑而已

楊子院為發運使

從高駢之請也度支以用度不足奏借富戶胡商貨財之老駢

上言天下盜賊蜂起皆出於三月以陳敬瑄為西川

節度使

崔安潛之鎮許昌也田令攷為其兄陳敬瑄

陰為幸蜀之計奏以敬瑄及其腹心楊師立王勗羅元

果鎮三川上令四人擊毬賭之敬瑄得第一等即以為

西川節度使代安潛師以鄭從諱為河東節度使

立鎮東川由鎮興元

節度使事出一時各宜自安勿復憂懼二月殺左拾



康傳圭既死。河東兵益驕。故以宰相鎮之。從譙奏以王  
 調。劉崇龜。崇魯趙崇。為參佐。時人謂之小朝廷。言名士  
 之多也。從譙貌温而氣勁。多謀而善斷。將士欲為惡者。  
 輒先覺誅之。知張彥球有方略。本心非欲為亂。獨推首  
 亂者殺之。慰諭彥球。委以兵。以高駢為諸道行營都  
 統。盧攜奏以駢為都統。駢乃傳檄徵天下兵。且廣召募。  
 統得兵七萬。威望大振。攜病風不能行。內挾田令孜。外  
 倚高駢。寵遇甚厚。貨賂公行。豆盧瑑無  
 他才。附之。崔沆時有啓陳。常為所沮。夏四月。以李

琢為蔚朔節度使。○五月。劉漢宏寇宋。充徵諸

道兵討之。○以李順融為樞密使。始降白麻。六月。

黃巢別將陷睦婺州。黃巢屯信州。遇疾疫。卒徒多  
 死。張璘急擊之。巢以金啗璘。

且致書請降於高駢。駢欲誘致之。許為之求節鉞。時昭



黃巢別將陷睦州 黃巢屯信州 遇疾卒 徒多 死 張璠急擊之 巢以金啗璠

且致書請降於高駢。駢欲誘致之。許為之求節鉞。時昭義感化義武等軍皆稱淮南。駢恐分其功。乃奏賊不日當平。不煩諸道兵。悉遣歸之。賊知之。乃告絕。請青城妖戰。駢怒。令璠擊之。兵敗。璠死。巢勢復振。陷兩州。青城妖

人作亂。討平之。為誰。青城有妖人詐稱陳僕射。止逆旅。索馬甚急。馬步一納。瞿大夫覺其朔州降。李琢將兵

妄執之。沃以狗血。即引服。誅之。朔州降。李琢將兵州。與幽州節度使李可舉。吐谷渾都督赫連鐸。共討沙陀。李克用遣大將高文集守朔州。自將其眾拒官軍。鐸遣人說文集歸國。文集執克用將傳文達。黃巢陷宣

州。劉漢宏掠申州。遣宗正少卿李龜年使南詔。與和親。初。西川節度使崔安潛表以崔澹之議為是。上命宰相議之。盧攜。豆盧瑑。曰。蠻

州。劉漢宏掠申州。遣宗正少卿李龜年使南詔。與和親。初。西川節度使崔安潛表以崔澹之議為是。上命宰相議之。盧攜。豆盧瑑。曰。蠻

南詔。與和親。初。西川節度使崔安潛表以崔澹之議為是。上命宰相議之。盧攜。豆盧瑑。曰。蠻



數犯邊。天下疲弊。致百姓困苦。皆由官軍故也。不若且  
遣使臣報復。縱未得其稱。臣奉貢。且不使之懷怨犯邊。  
亦可矣。乃詔陳敬瑄許其和親。而不稱秋。七月。黃巢  
臣。以宗正少卿李龜年充使。賜以金帛。

**渡江**

黃巢自采石渡江。圍天長六合。兵勢甚盛。淮南將  
畢師鐸言於高駢曰。朝廷倚公為安危。今賊數十

萬衆乘勝長驅。若不據險擊之。使踰長淮。必為大患。駢  
以諸道兵已散。張璘復死。自度力不能制。不敢出兵。且  
上表告急。稱賊六十餘萬。去城無五十里。先是盧攜謂  
駢有文武長才。若悉委以兵柄。黃巢不足平。及表至。人  
情大駭。詔書責駢。駢  
遂稱風痺。不復出戰。

**劉漢宏降** ○李可舉討李

**克用大破之** 李琢討李國昌。敗之。國昌克用亡

**走達韜**

李克用引兵擊高文集。李可舉遣兵邀之。於  
藥兒嶺。大破之。殺萬七千餘人。李盡忠。程懷

信。皆死。李琢及吐谷渾都督赫連鐸。進攻蔚州。李國昌  
敗。部衆北。貴。蜀。與。克用。及。宗。族。比。入。達。韜。本。殊。



走達。韃靼。藥兒。嶺。大破之。殺萬七千餘人。李盡忠。程懷。於

信。皆死。李琢及吐谷渾都督赫連鐸。進攻蔚州。李國昌  
戰敗。部衆皆潰。獨與克用及宗族北入達。連鞞。本鞞  
鞞之別部也。居于陰山。後數月。赫連鐸陰賂達。鞞使取  
之。克用知之。時與其豪帥遊獵。置馬鞭木葉。或懸針射  
之。無不中。豪帥心服。又置酒與飲。酒酣。克用言曰。吾得  
罪天子。願效忠而不得。今聞黃巢北來。必為中原患。一  
旦天子若赦吾罪。得與公輩南向共立大功。不亦快  
乎。人生幾何。誰能老死沙磧邪。達鞞知無留意。乃止。黃  
巢渡淮。黃巢之衆號十五萬。副都統曹全晟。以其衆  
上。以俟援軍。而高駢竟不之救。賊遂擊全晟破之。時詔  
諸道發兵屯激水。徐州兵過許昌。大譟。節度使薛能登  
城慰勞。久之方定。時忠武亦遣大將周岌。詣激水。行未  
遠。聞之夜還。襲殺徐卒。遂逐能殺之。於是激水之兵皆  
散。黃巢遂悉衆渡淮。所過久。十月。黃巢陷申州。入潁  
不虜掠。惟取丁壯以益兵。

久十月黃巢陷申州入潁

黃巢傳



宋徐兗之境○羣盜陷澧州羣盜陷澧州殺刺史

鎮舉進士二十三上不中第詢辟之賊至城陷鎮走問

人曰使君免乎曰賊執之矣鎮曰吾受知若此去將何

之遂還詣賊竟與同死十一月河中虞候王重榮作亂詔以

為留後○黃巢陷東都初黃巢將渡淮豆盧瑑請

鎮討之盧攜曰盜賊無厭雖與之節不能制其剽掠不

若急發諸道兵扼泗州賊既前不能入關必還掠淮浙

偷生海渚耳從之既而淮北相繼告急攜稱疾不出京

師大恐巢自稱天補大將軍轉牒諸軍云各宜守壘勿

犯吾鋒吾將入東都即至京邑自欲問罪無預衆人豆

盧瑑崔沆請發關內及神策軍守潼關上對宰相泣下

田令孜陳幸蜀之計瑑和之上不懌令且發兵守潼關

令孜薦張承範等使將兵以令孜為都指揮制置招討

等使黃巢入東都境汝鄭把截使齊克讓收軍退保潼

關奏乞早遣使上命選兩神策營將得二千八百人



令改爲張承範等使將兵以令改爲都指揮制置招討

等使黃巢入東都境汝鄭把截使齊克讓收軍退保潼

關奏乞早遣糧援上命選兩神策弩手得二千八百人

令張承範等將以赴之巢陷東都留守劉允章帥百官

迎謁巢入城勞問閭里晏然田令改奏募坊市數千人

以補兩軍以周岌為忠武節度使秦宗權為蔡州刺

史初薛能遣牙將秦宗權調發至蔡州聞許州亂託云

赴難選募蔡兵遂逐刺史據其城及周岌帥忠武即

以為十二月黃巢入潼關張承範等發京師神策軍

刺史竄名軍籍厚得稟賜未嘗更戰陳聞當出征父子聚泣

多以金帛產病坊貧人代行往往不能操兵是日上御

章信門樓臨遣之承範進言聞黃巢擁數十萬之衆鼓

行而西齊克讓以饑卒萬人依託關下今遣臣以二千

餘人也於關上而未聞為饋餉之計以是觀之臣竊寒

心願陛下趣諸道精兵早為繼援上曰卿輩第行兵尋

道精兵早為繼援上曰卿輩第行兵尋

道精兵早為繼援上曰卿輩第行兵尋

道精兵早為繼援上曰卿輩第行兵尋

道精兵早為繼援上曰卿輩第行兵尋



至矣。十二月，承範等至潼關，與克讓軍皆絕糧。黃巢軍抵關下，不見其際，呼聲振河華。克讓力戰，自午至酉，士卒饑甚，遂潰。克讓走入關，賊急攻潼關，承範悉力拒之。賊自關左禁阬入，夾攻潼關。關上兵潰，王師會自殺。承範變服脫走，巢入華州，留其將喬鈴守之。河中留後王重榮請降於賊。

### 以黃巢為天平

## 節度使 ○ 以王徽、裴澈、同平章事盧攜自殺

田令

致聞巢已入關，恐天子責已，乃歸罪於攜，貶為賓客分司。而薦徽、澈為相，攜仰藥死。胡氏曰：元稹、盧攜初年奏疏，其意氣豈不壯哉！終自浼於北司，義理不勝，私欲為主。其意謂媚竈可恃以安也，不知以勢合者勢傾，則離以利合者利窮，則散。盧攜之事，亦可監矣。

### 黃巢入長

## 安帝走興元

鳳翔博野，援兵至渭橋，見新軍衣裘濕鮮，入怒，掠之，更為賊鄉導，以趣長安。既

入城。令致帥神策兵五百，奉帝自金光門出。惟福、穆澤



安帝走興元  
鮮。入怒。掠之。更為賊。鄉導。以起。長安。安。就。

入城。令攷帥神策兵五百。奉帝自金光門出。惟福穆澤  
壽四王及妃嬪數人從行。百官皆莫之知。晡時賊前鋒  
入長安。金吾將軍張直方帥文武數十人迎於灊上。巢  
入城數日。其徒各出大掠。巢不能禁。尤憎官吏。得皆殺  
之。范氏曰。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夫為吏而使民愛  
之比父母。則愛其君可知矣。苟使民疾吏如寇讎。則其  
君豈得不危亡乎。○上趣駱谷。鳳翔節度使鄭畋謁於  
道次。請留鳳翔。上曰。朕不欲密迹巨寇。且幸興元。徵兵  
以圖收復。卿可糾合鄰道。勉建大勲。畋曰。黃巢僭號  
道路梗澁。奏報難通。請得便宜從事。許之。**黃巢僭號**  
巢殺唐宗室在長安者無遺類。遂入官。自稱大齊皇帝。  
改元金統。唐官二品以上悉停。四品以下如故。以尚讓  
為太尉。巢將礪山朱溫屯東渭橋。溫少孤貧。與兄存昱。  
依蕭縣劉崇家。崇數笞辱之。崇母獨憐之。戒家人曰。朱  
三非常人。汝曹善遇之。豆盧瑑崔沆。于琮。劉鄩。匡民。間。  
巢搜獲。皆殺之。廣德公主曰。我唐室之女。誓與于僕射。



俱死。賊并殺之。將作監鄭綦。庫部郎中鄭係。義不降賊。舉家自殺。張直方多納亡命。匿公卿於複壁。巢殺之。

鳳翔節度使鄭畋合鄰道兵討賊。鄭畋還。鳳翔召

曰。賊勢方熾。且宜從容以俟。兵集。乃圖收復。畋曰。諸君勸畋臣賊乎。因悶絕。仆地不能言。會巢使者以詔書至。

監軍與之宴。樂奏。將佐以下皆哭。使者怪之。幕客靳備曰。以相公風痺不能來。故悲耳。民間聞者莫不泣。畋聞

之曰。吾固知人心尚未厭唐。賊授首無日矣。乃刺指血為表。遣使詣行在。召將佐諭以逆順。皆聽命。刺血與盟。

完城塹。繕器械。訓士卒。密約鄰道。合兵討賊。鄰道皆許諾。發兵。時禁軍分鎮關中者尚數萬。畋使人招之。皆至。

軍勢大振。巢遣人車駕至興元。詔諸道出兵收復。齋詔召畋。畋斬之。

京師 ○以張濬為兵部郎中。初。楊復恭薦處士張

通潼關。濬避亂高山。上幸興元。道中無供。頗。漢陰令李



京師○以張濟為兵部郎中初楊復恭薦處士張濟拜太常博士黃巢

遍潼關。濟避亂商山。上幸興元。道中無供頓。漢陰令李

康。以騾負糗糧數百馱獻之。從行軍士始得食。上問康

何能如是。對曰。臣不及此。乃張

濟教臣。上召濟。拜兵部郎中。義成節度使王處存

舉兵入援。處存聞長安失守。號哭累日。不俟詔命。黃

巢遣朱温攻河中。節度使王重榮與戰。大破之。

遂入援。巢遣使調發河中吏民。不勝其苦。王重榮謂

眾曰。始吾屈節以紓患。今調發不已。亡無日

矣。悉驅巢使者殺之。巢遣朱温擊河中。王重榮與戰。大

破之。獲糧仗四十餘船。遣使與王處存結盟。引兵營於

北渭

浙

中和

元年春正月帝幸成都

陳敬瑄遣兵奉迎請幸成都田令孜亦勸

五辛



上上以蕭遘同平章事○以樂朋龜為翰林學

士裴澈自賊中奔詣行在時百官未集乏人草制右拾遺樂朋龜謁田令孜而拜之由是擢為翰林學士張

濬先亦拜令孜至是令孜召朝貴飲酒濬恥於衆中拜

之乃先謁令孜謝酒及賓客畢集令孜言曰令孜與張

郎中清濁異流嘗蒙中外既慮玷辱何憚改更今日於

隱處謝酒則又不可濬慙懼無所容胡氏曰張濬才氣

亦有過人者觀其教李康奉糗糧於行在責王敬武效

忠順於朝廷其與庸人遠矣卒之功名不立者急於自

售行事反覆故也使其抑制欲心克忍私憤豈不以其

才氣表見於當時哉故君子有言富貴易得名節難守

又曰富貴有命枉道以求徒喪

二月以王鐸同平章

事○加高駢東面都統

上遣使趣駢討黃巢道

三

月朱溫陷鄧州○以鄭畋為京城四面諸營都



事○加高駢東面都統上遣使趣駢討黃巢。道三

月朱温陷鄧州○以鄭畋為京城四面諸營都

統詔以畋為都統。蕃漢將士赴難有功者。並聽以墨黃

巢遣尚讓寇鳳翔鄭畋擊手敗之黃巢遣尚讓帥眾五萬寇鳳翔。畋使

司馬唐弘夫伏兵要害。自以兵數千陳於高岡。賊以畋

書生。輕之。鼓行而前。伏發。大敗於龍尾陂。斬首二萬餘

級沙陀李友金入援。至絳州。刺史瞿稹謂曰。

賊勢方盛。未可輕進。乃俱還代州。募兵得三萬人。皆北

方雜胡。屯於崞西。獷悍暴橫。稹與友金不能制。友金乃

說監軍陳景思曰。吾兄司徒父子。勇略過人。為眾所服。

請奏天子赦其罪。召以為帥。則代北之人。一麾響應。賊

不足平也。景思遣使言之。詔如所請。友金以鄭畋傳檄

五百騎迎之。克用帥達靺諸部萬人赴之。



天下合兵討賊

宥州刺史拓跋思恭本党項羌也。糾合夷夏兵。會鄜延節度使李孝昌。同

盟討賊。奉天鎮使齊克儉遣使詣鄭畋求自效。畋乃傳檄天下合兵討賊。時天子在蜀。詔令不通。天下謂朝廷

不能復振。及得畋檄。爭發兵應之。賊懼不敢復窺京西。而諸道并四夷貢獻行在不絕。蜀中府庫充實。賞賜不

乏。士卒欣悅。夏四月。官軍入長安。黃巢走。還襲之。殺副

都統程宗楚鳳翔司馬唐弘夫復據長安

是時唐弘

夫屯渭北。王重榮屯沙苑。王處存屯渭橋。拓跋思恭屯武功。鄭畋屯藍崖。弘夫乘龍尾之捷。進薄長安。黃巢帥

衆東走。程宗楚先入。弘夫繼至。處存帥銳卒五千夜入城。民譴呼出迎。爭以瓦礫擊賊。軍士釋兵入第舍。掠金

帛。妓妾。賊露宿霸上。詞知官軍不整。還襲之。大戰長安中。宗楚弘夫死。軍士死者什八九。處存收餘衆還營。巢

復入長安。縱兵屠殺。流血五月。官向駢移檄討賊出



復入長安。縱兵屠殺，流血。五月，高駢移檄討賊，出

### 屯東塘

有雙雉，集廣陵府舍。占者以爲城邑將空之。此駢惡之，乃移檄四方云：將入討黃巢，發兵

八萬，舟二千艘，出屯東塘。諸將數請行期，駢託風濤爲阻，竟不發。

### 忠武監軍楊復光

### 克鄧州

黃巢之陷長安也，周岌降之，嘗以夜宴急召監軍楊復光。左右曰：周公臣賊，將不利於內

侍，不可往。復光曰：事已如此，義不圖全。即詣之。酒酣，岌言及本朝，復光泣下。良久曰：丈夫所感者，忠義耳。公自

匹夫爲公侯，奈何捨十八葉天子而臣賊乎？岌亦流涕曰：吾不能獨拒戰，故貌奉而心圖之。今日召公，正爲此

耳。因瀝酒爲盟。分軍八千人爲八都，遣牙將趙晏、孫晉暉、王建、韓建、張造、李師泰、龐從等八人將之。復光辭之

以擊朱溫。數之。遂克鄧州。六月，以鄭畋爲司空，同平章事，都統

中宗楚弘夫死。軍士死者什八九。處存收餘衆還營。巢



如故○李克用陷忻代州李克用謀河東稱奉詔將兵討黃巢令具頭

鄭從謹開城設備而犒給之克用累日不發縱沙陀剽掠城中大駭尋引兵還陷忻代寄居代州秋七

月以章昭度同平章事○西川黃頭軍作亂討

平之田令孜為行在都指揮使置使頒賜從駕諸軍無虛月不復及蜀軍頗有怨言令孜宴土客都頭以

金杯行酒因賜之諸都頭皆拜受黃頭軍使郭琪獨不受起言曰蜀軍與諸軍同宿衛而賞賜懸殊頗有缺望

一則萬一一致變願軍容減諸將之賜以勻蜀軍使土客如一則上下幸甚令孜默然乃自酌酒於別樽以賜琪琪

知其毒不得已飲之歸殺一婢吮其血以解毒吐黑汁

數升遂帥所部作亂令孜奉天子保東城閉門登樓命

諸軍擊之琪夜突圍殺左拾遺孟昭圖上日夕專與出奔高駢於廣陵宦官同處議

天下事待外臣殊薄左拾遺孟昭圖上疏曰治安之代



天下事待外臣殊薄。左拾遺孟昭圖上疏曰。治安之代。遐邇猶應同心。多難之時。中外尤當一體。去冬車駕西幸。不告南司。遂使宰相以下悉爲賊所屠。前夕黃頭軍亂。陛下亦不召宰相朝臣。至今未知聖躬安否。夫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比司之天下。天子者。四海九州之天子。非比司之天子。比司未必盡可信。南司未必盡無用。若天子與宰相了無關涉。朝臣皆若路人。臣恐收復之期尚勞宸慮。疏入。令攷屏不奏。矯詔貶昭圖嘉州司戶。遣人沈於墓。願津聞者氣塞。范氏曰。自信宗播越。幾於亡矣。而諫爭之職猶有人焉。蓋天下未嘗無賢。惟其君不能用也。昭圖豈不知言發而禍應哉。特出於忠義憤激而不能已耳。夫明主導天下而使之言。故國家可得而治也。苟上下各隔。使言者出於憤激之氣。則其國豈不殆哉。八月。星交流如織。

或大如杯椀。○感化牙將時溥殺節度使支詳。



詔以溥為留後

支詳遣時溥陳璠將兵入關討黃巢。二人皆詳所獎拔也。至東都。璠稱詳

命還師。屠河陰。掠鄭州而東。及彭城。詳迎勞甚厚。溥說詳曰。衆心見迫。請公解印以相授。詳不能制。璠謂溥曰。

支僕射有惠於徐人。不殺必成。後懷溥不許。送詳歸朝。璠伏甲於七里亭。并其家屬殺之。溥表璠為宿州刺史。

壽州人王緒作亂陷光州

壽州屠者王緒與妹夫劉行全聚衆五百。盜據

本州。月餘。復陷光州。有衆萬餘人。秦宗權表為光州刺史。固始縣佐王潮。及弟審邽。審知。皆以材氣知名。緒以

潮為軍正。信用之。南詔上表款附。九月。高駢罷兵還府

駢與鎮海節度使周寶俱出神策軍。駢以元事實。及封

寶相鄰。數爭細故。遂有隙。駢檄寶入援。寶治舟師以俟之。怪其久不行。幕客或曰。高公有併吞江東之志。聲云入援。未必非圖我也。會駢使人約寶。面會瓜洲。議軍事。

寶辭疾不往。由是遂為深仇。駢留東塘百餘日。詔屢趣



寶辭疾不往。由是遂為深仇。駢留東塘百餘日。詔屢趣之。駢上表託以寶將為後患。後罷兵還府。其實無赴難心。但欲襍雉。以董昌為杭州刺史。高駢召董昌至廣陵。錢鏐說昌

曰。觀高公無討賊心。不若去之。昌從之。自冬十月。鳳翔石鏡引兵入據杭州。周寶表為杭州刺史。

**行軍司馬李昌言作亂**。鄭畋赴行在。李昌言將兵屯興平。

時鳳翔倉庫虛竭。犒賞稍薄。昌言因激怒其衆。引軍還襲府城。鄭畋登城謂之曰。行軍苟能戢兵愛人。為國滅賊亦可以順守矣。乃以留務委之。即日西赴行在。詔以畋為太子少傅分司。昌言為鳳翔節度使。胡氏曰。人固

有能謀而不能為者。鄭畋是也。畋為僖宗畫命將之策。視諸相為賢矣。及自當大鎮。身任討賊。乃不知居重馭

勢而倒持太阿。又不知和衆豐財。而士有饑色。空被襲

逐。何取如之。此用之者違其才。而畋不審已之過也。



裴澈罷○十二月。武陵蠻雷滿等寇陷朗衙澧

州

二年春正月。以王鐸為諸道行營都統

王鐸以高駘無

心討賊。自以身為首相。發憤請行。懇款流涕。至于再三。上許之。以鐸充都統。罷高駘。但領鹽鐵轉運使。鐸碎雀

安潛為副都統。以周岌。王重榮為司馬。諸葛爽。康寶為先鋒使。又以王處存。李孝昌。拓跋思恭為京城三面都

統。以楊復光為南面行營都監使。二月。朱溫據同州。以鄭畋為

司空同平章事

軍事一以咨之

李克用寇蔚州○邛州

牙官阡能作亂。陳敬瑄遣兵討之

敬瑄多遣人歷縣鎮。謂之

尋事人。所至多所求。取。有二人。過資陽鎮。獨無所求。鎮



牙官降能作亂陳敬瑄遣兵討之

尋事人所至多所求取有二人過貨陽鎮獨無所求鎮將謝弘讓邀之不至自疑有罪夜亡入羣盜中而實無

羅也捕盜使楊遷誘而執之求功敬瑄不之問釘於西城煎油發之備極慘酷邛州牙官降能因公事違期亡

命遷復誘之能方出首聞弘讓之寃發憤為盜踰月衆至萬人橫行邛雅所過塗地蜀中盜賊競起州縣不能

制敬瑄遣楊行遷將兵數千人討之夏四月王鐸以諸道兵逼長安

鐸將兩川興元之軍屯靈感寺涇原屯京西易定河中屯渭北邠寧鳳翔屯興平保定難屯渭橋忠武屯武

功官軍四集巢勢日蹙五月加高駉侍中罷鹽鐵

號令所行不出同華轉運使駉既失兵柄復解利權攘袂大詬上表自訴

言辭不遜上命鄭畋草詔切責之駉臣節既虧貢賦遂絕初駉好神仙有方士呂用之坐妖黨亡命

歸駉駉補以軍職頗言公私利病駉信任之用之欲專



權浸以計去駢舊將梁纘等。又引其黨張守一。諸葛處  
 共盡惑駢。殷詭辯風生。駢以為神。駢與鄭畋有隙。用之  
 謂曰。宰相有遣劍客來刺公者。今夕至矣。駢大懼。同計  
 用之曰。張先生可以禦之。駢請於守一。守一乃使駢夜  
 婦人服。潛於他室。而代居駢寢中。夜擲銅器於階。令鏗  
 然有聲。又密以燕血灑於庭宇。如格鬥之狀。及旦。笑謂  
 駢曰。幾落奴手。駢泣謝之。用之刻青石為奇字云。玉皇  
 授白雲先生高駢密令左右置道院香案。駢得之。驚喜  
 用之曰。玉皇以公焚修功著。將補真官。計鸞鶴不日當  
 降。此際用之等謫限亦滿。必得陪幢節。同歸上清。耳。是  
 後駢於道院庭中刻木鶴。時著羽服跨之。用之常厚賂  
 駢左右。使伺駢動靜。共為欺罔。駢不之寤。少有異議者。  
 輒為所陷。死不旋踵。奪人資財。掠人婦女。所破滅者數  
 百家。公私大小之事。皆取決焉。用之又欲以兵威脅制  
 諸將。請募驍勇二萬人。號莫邪都。駢即以張守一及用  
 之為軍使。置將吏如帥府。慮人泄其姦謀。乃言於駢曰。

神仙不難致。但恨學道者不能絕俗累。故不肯降臨耳。



神仙不難致。但恨學道者不能絕俗累。故不肯降臨耳。  
駢乃悉去姬妾。謝絕人事。賓客將吏皆不得見。有不得  
已見之者。皆先令沐浴齋戒。拜起。纔竟。已復引出。由  
是用之。得專行威福。無所忌憚。境內不復知有駢矣。  
六月。蜀中羣盜應旣能。官軍與戰大敗。蜀人羅渾

羅夫子。韓求。各聚眾數千。以應旣能。官軍與之戰。不利。  
恐獲罪。多執村民為俘。日數十百人。敬瑄不問。悉斬之。  
其中亦有老弱婦人。或問之。皆曰。我方治田。秋七月。以  
鎮麻。官軍忽入村。繫虜以來。竟不知何罪。

鍾傳為江西觀察使。王仙芝寇掠江西。高安人鍾傳  
聚蠻獠依山為堡。眾至萬人。仙

芝陷撫州而不能守。傳入據之。詔即以爲刺史。至是又  
據洪州。朝廷遂以傳為觀察使。傳既去。撫州南人危  
全諷復據之。遣其弟仔倡據信州。劉漢宏寇杭州。董昌擊破之。  
漢劉



宏既降。以為浙東觀察使。漢宏遣弟漢宥將兵二萬營于西陵。謀奔浙西。董昌遣兵馬使錢鏐拒之。鏐夜濟江。襲其營。九月。朱溫以華州降。王鐸以為同華節度。大破之。

使朱溫見巢兵勢日蹙。知其將亡。遂舉州降。冬十月。賊帥韓秀昇屈行

從斷峽江路。○以朱溫為河中行營招討副使。

賜名全忠。○以王敬武為平盧留後。諸道兵皆會關中。獨

平盧不至。王鐸判官張濟往說之。時平盧大將王敬武。方逐節度使。自為留後。已受黃巢官爵。不出迎。濟見

而責之曰。公為藩臣。侮慢詔使。不能事上。何以使下。敬武愕然謝之。既宣詔。將士皆不應。濟徐諭之曰。人生當

先曉逆順。次知利害。黃巢前日取鹽虜耳。公等捨棄素天子而臣之。果何利哉。今天下勤王之師皆集京畿。而

滿青獨不至。一旦賊平。天子返正。公等何面見天下之



天子而臣之。果何利哉。今天下勤王之師皆集京畿。而

濁青獨不至。一旦賊平。天子返正。公等何面見天下之

人乎。將士皆改容引咎曰。諫議之言是也。敬武即發兵

從濟。十一月。李克用將沙陀趣河中。黃巢兵勢尚彊

而西。王重榮謀於都。監揚復光。復光曰。鴈門李僕射驍勇有彊兵。素有徇國

之志。所以不來者。以與河東結隙耳。若以朝旨諭鄭公

而召之。必來。來則賊不足平矣。時王鐸在河中。乃以墨

敕召克用。諭鄭從。諫克用。遂將沙陀萬七千人趣河中。

不敢入太原境。獨以數百騎過。陳敬瑄遣押牙高仁

厚討。阡能等平之。阡能入蜀州境。陳敬瑄以楊行遷

討。指揮使往代之。未發前一日。執阡能之謀者仁厚。溫

言問之。對曰。某村民。阡能囚某父母妻子。而曰汝謂事

得實。則免汝家。不然皆死。某非願爾也。仁厚曰。誠如是

我何忍殺汝。汝歸。但語阡能云。高尚書來日發。所將止



五百人。無多兵也。然我活汝一家。汝為我潛語寨中人。  
 云僕射閱汝曹皆良人。為賊所制。故使尚書救汝。汝若  
 投兵迎降。當書汝背為歸順字。遣汝復舊業。所使諜者  
 所能。羅渾擊。句胡僧。羅夫子。韓求。五人耳。諜曰。此皆百  
 姓心上事。尚書盡知而赦之。其誰不聽命。遂遣之。明日  
 引兵發。至雙流。屬視壘柵。怒曰。重複牢密如此。宜其可  
 以安眠飽食。養寇邀功也。將斬之。監軍力救得免。命悉  
 平壘柵。留兵五百守之。賊伏兵千人於野橋。箐以邀官  
 軍。仁厚謂知之。引兵圍之。下令勿殺。遣人釋戎服入賊  
 中告諭。賊大喜。等投兵請降。仁厚悉撫諭。書其背使歸  
 寨中。餘眾等出降。渾擊走。其眾執之以來。仁厚謂降者  
 曰。不欲即遣汝歸。為前途諸寨未知吾心。或有憂疑。藉  
 汝曹為我前行。過諸寨示以背字告諭之。乃取渾擊旗  
 倒繫之。每五十人。授以一旗。使前走。揚旗疾呼曰。羅渾  
 擊已擒。大軍行至。汝曹速如我出降。立得為良人。無事  
 矣。至穿口。新津延貢寨中皆爭出降。執句胡僧。斬韓求。

羅夫子奔。能寨。與之謀。悉眾決戰。未定。執旗先驅者。



羅夫子奔阡能寨。與之謀。悉衆決戰。未定。執旗先驅者。至。能欲出兵。衆皆不應。明旦諸寨呼譟爭出。羅夫子自到。衆挈其首。縛阡能。驅之前。迎官軍。見仁厚。擁馬首大呼。泣拜曰。百姓負冤日久。無所控訴。自謀者還。百姓引領。度頃刻如暮年。今遇尚書。如出九泉。睹白日。已死而復生矣。賊寨在他所者。分遣諸將往降之。仁厚出軍。凡六日。五賊皆平。敬瑄梟二首於市。釘阡能。羅潭擊句胡僧。而為之。阡能孔目官張榮。屢舉進士。不中第。歸於能。為之謀主。仁厚送府釘於馬市。自餘不戮一人。敬瑄勝邛州。賊黨皆釋。不問。未幾邛州刺史申捕獲阡能叔父。行全家。請準法。敬瑄以問孔目官唐溪。對曰。公已勝。勿問。而刺史復捕之。此必有故。今若殺之。豈惟使明公失大信。竊恐阡能之黨紛紛復起矣。敬瑄從之。因問其所。以然。果行全有良田。刺史欲買之。不與。故恨之耳。敬瑄召刺史將按之。刺史以憂死。他日行全密餉溪金百兩。溪怒曰。此乃太師仁明。何預吾事。汝乃懷禍相餉乎。還



其金斤逐使去。胡氏曰。唐溪明足以照姦。智足以守信。廉足以裨身。若使處敬瑄之位。所能韓秀昇揚師立之。禍無從而起矣。由此觀之。自古衰世人才之易地者。豈特一唐溪哉。經世之人。所以汲汲於求賢。惟恐不聞。良有以也。十二月。李克用為鴈門節度使。李克用將兵四萬至

河中。皆衣黑。賊憚之曰。鷄軍至矣。當避其鋒。



三年春正月。李克用敗賊將黃揆于沙苑。王鐸

以克用為東北面行營都統。揆。巢之弟也。以王鐸為

義成節度使。田令孜欲餌重北司。稱鐸討黃巢久無功。卒用楊復光策。召沙陀而破之。故罷

鐸兵柄。以以田令孜為十  
二衛觀軍容使。令

自以建議幸蜀。收傳國寶。列聖真容。散家魏博節度使。



自以建議幸蜀。收傳國寶。列聖真容。散家財。犒軍為已功。令宰相請加賞。故有是命。魏博節度

使韓簡寇鄆州及河陽。其將樂行達殺之。詔以

為留後。賜名彥禎。以王鎔為成德留後。○三月李克

用圍華州。黃巢遣尚讓救之。克用逆戰破之。巢

數敗。食復盡。陰為遁計。發兵三萬。搃藍田道。遣尚讓救

華州。李克用及王重榮引兵逆戰。破之。克用進軍渭橋。每夜令其將薛志勤。康君立。潛入

長安。焚積聚。斬虜而還。賊中大驚。以楊行愍為廬州

刺史。淮南押牙楊行愍。勇敢。屢有戰功。高駢以為押牙。知廬州事。朝廷因而命之。行愍聞州人王勗賢。召

欲用之。固辭。問其子弟。曰。子潛。好學慎密。可任。以事。弟

子稔。有氣節。可為將。行愍召潛置門下。以稔及定遠人季

復光... 以田令孜為十... 二衛觀軍容使... 孜



章為夏四月陳焜瑄遣高仁厚討峽路羣盜平

之賊初陳敬瑄遣兵討韓秀昇屈行從皆為所敗江淮貢

為行軍司馬將兵二千以討之行遇敗兵還走仁厚叱

之即日斬都虞候一人更令修媛部伍乃召耆老詢以

山川蹊徑及賊寨所據喜曰賊精兵盡在舟中使老弱

守寨而資糧皆在寨中此所謂重戰輕防其敗必矣乃

揚兵江上為欲涉之狀賊晝夜禦備遣兵挑戰仁厚不

應潛遣勇士千人攻焚其寨賊救之不及資糧蕩盡仁

厚復募善游者鑿其舟底相繼皆沉賊惶惑不能相救

仁厚詰之曰何故反秀昇曰自大中皇帝晏駕天下無

復公道紐解綱絕今日反者豈惟秀昇枕上之肉惟所

烹醢耳仁厚愀然命善食五月李克用破黃巢收

復長安李克用與忠武將龐從河中將白志遷等引



復長安

李克用與忠武將龐從河中將白志遷等引兵先進與黃巢軍戰于渭南一日三捷義成

義武等諸軍繼之賊衆大奔克用等入京師巢焚宮室遁去多遺珍寶於路官軍爭取之不急追賊遂逸去詔

克用同平章事斬巢相崔瑒克用時年二十八於諸將最少而兵勢最彊破黃巢復長安功第一諸將皆畏之

克用謂之獨眼龍時

六月黃巢取蔡州節度使秦宗

權降之合兵圍陳州

巢使其驍將孟楷將萬人擊蔡州宗權逆戰而敗遂稱臣

於巢初陳州刺史趙犖謂將佐曰巢不死長安必東走陳其衝也不可不為之備乃完城塹繕甲兵積芻粟六

十里之內民有資糧者悉徙之入城多募勇士使子弟分將之楷果移兵擊陳犖先示之弱伺其無備襲擊殺

獲殆盡擒楷斬之巢聞之怒與宗權合兵圍之掘塹五重百道攻之陳人大恐犖諭之曰忠武素著義勇陝州



魏為勁兵。况吾家久食陳祿。誓與此州存亡。且徇國而死。不愈於臣賊而生乎。有異議者斬。數引銳兵開門擊賊。破之。巢益怒。營於州北。為持久之計。以劉謙為封

州刺史。初。上蔡劉謙為嶺南小校。節度使韋宙奇之。妻以兄女。謙屢擊盜有功。故有是命。秋

七月。以朱全忠為宣武節度使。時汴宋荐饑。驕軍難制。外有大敵。衆

心危懼。而全忠勇氣益振。左驍衛上將軍楊復光卒於河中。復

懷慨喜忠義。善撫士卒。及卒。軍中慟哭累日。八都將各以其衆散去。田令孜素忌復光。聞其卒甚喜。因擯斥其

兄樞密使復恭。為飛龍使。令孜專權。人莫與之抗。惟復恭數與之爭得失。故令孜惡之。鄭畋罷

為太子太保。畋雖當播越。猶謹法度。田令孜為判官。吳圓求郎官。畋不許。陳敬瑄欲立於宰

相之上。畋以故事使相品秩雖高。皆居真相之下。固爭



相之上。改以故事使相品秩雖高。皆居真相之下。固爭  
之。二人乃令鳳翔節度使李昌言上言軍情猜忌。不可  
令改扈從。過以裴澈同平章事。○冬十月李克用  
此乃罷之。

取潞州 昭義節度使孟方立以潞州地險人勁。屢篡  
主帥欲遷治所於邢州。潞人不悅。潛乞師於

李克用。克用遣李克脩擊之。取潞州。是後克用每  
歲出兵爭山東三州之人半為俘馘。野無稼穡矣。以宗

女妻南詔。○十二月忠武大將鹿晏弘據興元

晏弘帥所部自河中南掠襄鄧金洋。所過屠滅。聲  
云西赴行在。至興元。遂逐節度使牛勗。自稱留後。時溥

殺其判官李凝古 溥因食中毒。疑判官李凝古殺之。  
時凝古父損為散騎常侍在成。都

溥奏凝古與父同謀。田令孜受其賂。令御史臺鞠之。蕭  
遠奏曰。李凝古行毒事出曖昧。父損相別數年。安得誣



以同謀。溥恃功亂法。欲殺天子侍臣。若徇其欲。朝廷何以自立。由是損得免。時令致專權。羣臣莫敢逆視。惟遠

屢與爭辨。朝廷倚之。朱全忠據亳州。趙犖求救於鄰道。朱全忠救之。與賊戰于鹿邑。敗之。

遂入亳  
州據之

四年春二月。東川節度使楊師立舉兵反。三月

詔以高仁厚為留後。將兵討之。陳敬瑄之遣高仁厚討韓秀昇也。詔

之曰。成功而還。當奏以東川相賞。楊師立聞之。怒。令致恐其為亂。徵為右僕射。師立得詔書。怒不受代。殺官告

使。及監軍使舉兵進屯涪城。移檄行在。及諸道。數陳敬瑄十罪。自言集本道將士十五萬人長驅問罪。詔仁厚

討之。夏四月。李克用會許汴徐兗之軍于陳州。黃

巢退走。黃巢兵尚彊。周岌時溥朱全忠等求救於李



巢退走

黃巢兵尚彊。周岌時溥朱全忠等求救於李

三百日。趙犖兄弟與之大小數百戰。雖兵食將盡。而衆

心益固。克用會許汴徐兗之軍于陳州。攻尚讓于太康

按之。巢聞之。五月。黃巢趣汴州。李克用等追擊。大

懼。解圍去。

破之。尚讓帥衆降。巢收餘衆奔兗州。

五月。六月。平地三尺。

巢營為水所漂。且聞李克用至。遂引兵東北。趣汴州。至

尉氏。尚讓以驍騎五千進逼大梁。全忠復告急於李克

用。克用追之。及於中牟北。王滿渡。乘其半濟奮擊。大破

之。殺萬餘人。賊遂潰。尚讓帥其衆降。巢踰汴而北。克用

追擊之於封丘。又破之。巢收餘衆近千人。東奔兗州。克

用追至冤句。騎能屬者纔數百人。晝夜行二百餘里。以

糧盡。還汴州。欲裹糧復追之。獲巢幼子。及棄。李克用

與服器符印。得所掠男女萬餘人。皆縱遣之。



至汴州朱全忠襲之克用走還

李克用至汴州全忠固請入城館於

上源驛就置酒甚恭克用乘酒使氣語頗侵之全忠不

平薄暮罷酒從者皆醉宣武將楊彥洪密與全忠謀遣

車塞路發兵圍驛而攻之克用醉不之聞親兵薛志勳

史敬思等十餘人格闔侍者郭景銖扶克用匿牀下以

水沃其面而告之克用始張目援弓而起須臾煙火四

合會大雨震電天地晦冥志勳扶克用帥左右數人踰

垣突圍乘電光而行汴人扼橋力戰得度敬思為後拒

戰死克用總城得出全忠誤射彥洪殺之克用妻劉氏

多智畧左右先歸者以變告劉氏神色不動立斬之陰

召大將約束謀保軍以還比明克用至欲勒兵攻全忠

劉氏曰此當訴之朝廷若擅舉兵相攻則天下孰能辨

其曲直且彼得以辭矣克用從之引兵去但移書責全

忠全忠復書曰前夕之變僕不之知朝廷自遣使者與

楊彥洪為謀彥洪既伏其辜惟公諒察克用乃還晉陽

克用養子嗣源年十七從克用自上源出矢石之間獨



楊彥洪為謀。彥洪既伏其辜。惟公諒察。克用乃還晉陽。

克用養子嗣源。年十七。從克用自上源出。矢石之間。獨無所傷。嗣源本胡人。名魏信烈。無姓。克用擇軍中驍勇者。皆養為子。張存信。孫存進。王存賢。安存孝。皆以養子冒姓李氏。胡氏曰。克用固全忠所忌也。然親救其危。困全忠。雖欲圖之。必未敢發。其固請入城。特欲示殷勤。伸謝悃。爾而克用不謹於禮。激全忠禍賊之心。而召其兵。全忠失矣。克用亦豈為得乎。得免之後。宜以書與全忠。引咎脩好。勸以勤王。則善矣。乃不省己失。力殺犯者。拏兵至死。志不哀。用惜哉。

### 高仁厚敗東川兵於鹿頭關。進圍梓

州。高仁厚至德陽。楊師立遣其將鄭君雄據鹿頭。以拒之。堅壁不出。高仁厚曰。攻之則彼利。我傷。圍之則彼困。我逸。遂列寨圍之。夜二鼓。君雄等出。勁兵掩擊。城北寨。副使楊茂言不能禦。帥衆走。諸寨聞之。皆走。仁厚聞之。大開寨門。設炬火照之。自帥士卒為兩翼。伏道左右。賊至。開不敢入。還去。發伏擊之。東川兵大奔。追至



城下。甚衆。仁厚念諸寨皆走。當死者衆。乃召孔  
官張韶論之曰。爾速遣數十人分道追走者。自以爾  
論之曰。僕射幸不知汝曹速歸來。旦牙參如常。勿憂也。  
韶素名長者。衆信之。皆還。惟茂言走至張把。乃追及之。  
詰旦。諸將牙集。仁厚謂茂言曰。昨夜聞副使走至張把。  
有諸對曰。昨日聞賊攻中軍。僕射已去。遂策馬參隨。既  
審其虛。復還寨中矣。仁厚曰。仁厚與副使俱受命討賊。  
若仁厚先走。副使當叱下馬行軍法。代總軍事。然後奏  
聞。今副使既先走。又為欺罔。理當如何。茂言拱手曰。當  
死。仁厚曰。然。命扶下斬之。諸將股栗。仁厚陳於關下。鄭  
君雄等悉衆出戰。仁厚設伏於陳後。陽敗走。君  
雄等追之。伏發。大敗遁歸。仁厚遂進圍梓州。

資治通鑑綱目第五十一



資治通鑑綱目卷五十一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善本

027695

一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善本

甲登記號：027696

一九 年 月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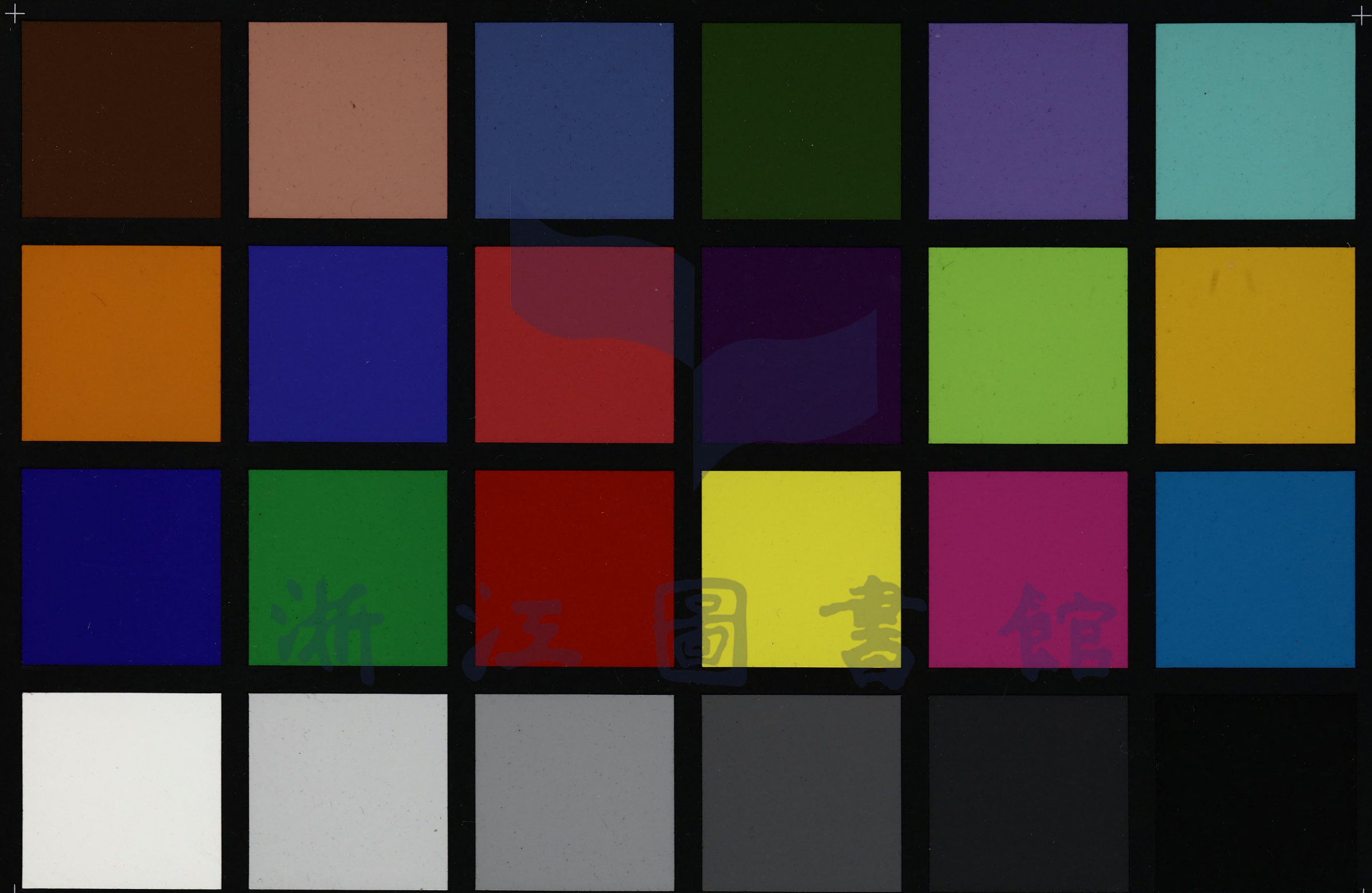


浙江圖書館

民國卅五年 書目 第一冊



colorchecker CLASSIC



x-rite





